

04013

譯 剛

楊

.....

著 夷 威 德 魯



者

放

(傳 肯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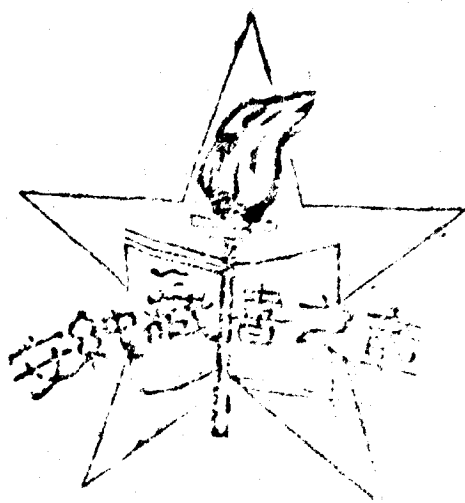


解 放 者

(林肯傳第四卷)

魯 德 威 夷 原 著

楊 剛 譯



美 學 出 版 社

是一場生死的衝突。兩股在衝突之中的力量各自相信自己是對的，各自決定貫徹他自己的主張。這一場不同主張之間的戰爭，雖然是籠罩在重重霧之下，被私心，野心和金錢遮蓋住了，但是牠依然係有比較純潔的光輝。被肉身的戰士們看得出來，正如向荷馬所曾經歌唱的那一場大戰一樣，那些在爭鬥中的大神們也是看不見的。假如我們把這一種衝突，這場戰爭看成是悲劇的，那麼我們當然要把美利堅內戰比之於一個希臘悲劇，牠喚起同情，興起敬畏，當牠結束的時候，好似暴風雨掃去了空氣裏的塵霧，大地爽然清明。

當後來如歡呼自由的勝利時，他萬萬不要譴責那些戰敗了的人們——即使他深深感覺到：假如他生在當時，他就要高舉起那昭然勝利的主張。假如他以爲那些南方的主人由於無恥的壓迫無辜人民方始建立了他們的權力就藐視他們，他就無須向他自己，也向別人說明當時雙方領袖意見混亂的情形；他更不會了解，到後來，一個只有主張的大力才能一勞永逸而解決的問題，何以就被武力來橫斷的做了決定。他不會公平了解南方的英雄們，也不會了解北方領袖光輝的忍耐和慎重。那些少數曾經像德羅伊的英雄們一樣勇猛的戰到了四年之久。而總統在他一千五百天的任期之內，彼時在戰場上在人民對他的態度上，命運的向背來去無恆，而他從來不會失了他的把握，他的信仰，從來不會丟掉他的幽默感和他的智慧，雖在困難的洪流中間，他依然保持住他的德性發展，他的才能，使他的弱點也都變成優點來實現一個念頭，或者兩個念頭，這兩股念頭其實已經在他心理溶而爲一，被他深深的情感浸透了。不能夠敬仰南方的熱情，犧牲和他的理直氣壯之痛的人，不能夠說出林肯真正的價值。

難道真是這樣不容易替南方講話嗎？照例，勝利者得到了權力，傳之子孫，傳授過程的降開已久，他的子孫，就相信享有這份權力是天經地義。在古代奴隸和主人的戰爭中間到處的貴族都認爲自己是對的，因爲永無間斷的世襲制度支持着他，因爲幾百

年平安無事的產業遺傳支持着他；他覺得他的權威已經被無始無終的時間所承認，鋼與鐵的武力被蓋上了古代的神怪的祭盤。幾時會看見一個王公武士馴馴服服的獻上他的豐盈，僅僅爲了新時代有那麼一聲呼喚呢？幾時會見他們服從着崇高先見的指揮，和平的呈獻他們的堡壘，僅僅因爲道德世界裏有一些先進的勇士在捶打他的大門？

并且那些捶門的人們難道個個都是真誠的使徒嗎？在南方人看來，那些都是涼心冷血的商人，盎格魯撒克遜種田漢的子孫，一心只想發財，等到他們弄到了錢夠得上發點小脾氣，罵別人不講道德，就決心來搶奪聯合國的領導權，而實際呢，是既沒有一點文化，也不配統治旁人，在南方人看來是如此的。而南方人自己呢，覺得他們原本出身於諾曼貴族，保有英國貴族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他們的代表們曾經做過了許多次總統，這使得他們感覺到自己有引導國家命運的責任；在內閣裏面在法院上面，他們供獻的重要領袖人物比北方的多了兩三倍。這樣有榮譽的一羣人，生來就是治人的人，這些在戰爭中，在和平中領導全國的人們，當他們被別人詆譏，斥爲不講道德的時候，難道他們能夠馴馴服服的躺着不動嗎？

這樣的情形已經繼續了三十年了，到了最後十年，是變得愈來愈加無可通融——爲什麼呢？成千上萬的外來移民流入了北方，那些都是身世破碎的人們，舊歐洲的渣滓。

他們被加里福尼亞的黃金誘惑着，轟擁而來只求趕快抓錢，不顧其他一切。即使是更有黑人才受得了的下流粗惡也不在意。當然，當人人能夠用勞力換取工資的時候，每個人很容易講出自由和民主，因為在這裏有金錢就有自由，在機器代替着人擔負了繁重工作的地方，黑人的背脊，就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擁有很多大城市，平民工業的中心的地方，談談平等也是不要緊的，那平等其實是違反上帝的法則。假如在過去十年之間北方的人口增加到了一千九百萬，而南方呢，現只有八百萬白人，那麼，很自然的北方人在國會裏的職員就比南方人的多了三分之一，維持穩了參議院中的多數。

心裏橫下了這些念頭，南方那小小一羣強有力的領袖們很自然的就一心一意愈加堅持自己，直到一八六〇年的選舉把十年以來潛伏地下的濃烟煽成燎原的火焰。鄉下人反對城裏人，獵人騎士們反對會計生和工廠老板，軍官反對商人，尊嚴古老的傳統反對燥急的新觀念，階級反對階級，一個種族反對另一個的保衛者，生來治人者的熱情，風俗，驕傲和榮譽反對社會平等這一種觀念的扯平力量。實際上，在這一點，新大陸是再一度的動員來自歐洲作戰，以此，南方能夠得到歐洲的同情。

南方的超越感在法律上也在經濟上，難道聯合國不會確定牠的身份，認為牠不過是一種約法的同盟，任何一方如果感覺到約章被侵犯了，就可以從牠撤退嗎？難道考航

Cathorn 的大手筆不足以支持這個金言。關於自然富源方面，上帝降福於南方，一位南卡羅林那的參議員就表現了南方人誠實的信心。他說：「沒有人能夠反對南方的奴隸制度。暫時的擾亂是會有的，但是棉花，煙草和白米統治了全世界，沒有我們，北方不過是沒娘的小犢，除了嘵嘵叫之外，什麼也做不了。並且，不久就要餓死哩。」

雖然如此，在熱情的南方，人人連婦女在內，似乎都願意採取守勢；在北方呢，雖然比較冷靜比較能辨是非，却不得不採取攻勢，然而這種攻勢却又與北方人的氣質，他們內部的紛歧不大調和，而且根本就與他們的動機不合。假如在這個時候，南方六州決議退出，那是兩個原因：如果南人一威脅，北人可能吃了一驚，像過去屢次的情形一樣，趕忙退步；其次，那就只有戰爭——這就成了南人抵制北方人口增長的威脅。最後手段。否則南方（只有最激烈的人們才要剝奪他們一些東西，奴隸是不在其內的）在經過長期的鬭爭之後，當情願再耗牠短短的四年，希望等到選舉再一次到來的時候，牠能夠和從前一樣重新貫徹牠自己的意志。究竟那個「黑皮」總統無論是在議院裏面，或者是在人民中間都不是什麼有人望的角色哩。

此時柯爾溫 Thomas Corwin 寫道：「一雙方像一叢猛犬，磨牙礪齒準備搏殺。我們還能夠奇怪嗎？幾個月以來，全南方的土地都種上了自由的大樹；在每一角落的南

方，年青人們反抗地唱起了馬賽歌，雖然他們唱着這一支最最迷人的自由之歌，使他們奴隸制度變得非常非常地可笑，千千萬萬的五陵年少，南方紳士的兒子們，都在馳騁他們的駿馬，射擊他們的手槍。希望不久將在廣大的場面上露露身手，不只是在一小羣貼身的黑人和白人中間而已；此時號角高揚，旗旛飄舞，榮譽高呼，一個統治階級完全爲之沉醉，平民的怨語和警告完全是秋風過耳，不見不聞；於是，最後，分裂到來了，國家的鈕帶割斷了，就是一個作爲反抗對象的權力都已不復存在。這一切，我們就能夠奇怪嗎？

南方怎麼不會感覺到它自己在軍事上的優越性呢？不錯，就人口來算，它是少數；但是，在第一聲槍還沒有響出來以前，南方的武裝隊伍已經比北方的多了兩倍，並且還有權可以徵集三倍這樣多的兵士，只要戰爭不延長太久，南方在每一方面都是處在有利的地位上：首先是服從，貧苦的白人們久已受慣了這種教訓了，它不但沒有被民主所嚴重傷害，反之，一種共同危險的感覺且已經把它加強起來。其次是軍官，這些人在國外戰爭中早已出盡風頭，他們的生活形態和階級偏見，正好適合於他們在戰爭中所要去的那個角色，第三、南方是全然沒有什麼黨派觀念。第四、南方是處於內綫戰爭的地位，打起仗來，全綫軍隊的集中很是便利迅速。北方的情形恰恰相反，在那兒每個義勇軍各



有天地，人人都是獨立自主的角色，每有命令下來他們總要吹毛求疵。都是商人：兵士都來自城市，長期的勉強在敵人的土地上行軍，受着突擊隊和便衣隊神出鬼沒的襲擊，弄得疲倦不堪：內部黨爭又正在囂張，因此不能不妨害戰爭的進行。除此之外，北方人又無所謂共同的災難來鼓動他們，他們也就沒有共同的熱情，他們採取大攻勢的動機不過是一個概念，在北方其實只有一部分對於這個概念有深深的信仰。

所以南方只想着一件事情：戰爭延長，那時北方可以動員它無盡的人力和物力，訓練軍官和兵士，利用封鎖來餓死南方。但是在北方有政治紛爭，又缺少戰鬥熱情，這些情形將使戰爭不大可能延長下去。南方現有的戰爭熱情是當前的危險造成的。北方假如也要這種熱情，那麼除非它有一個領袖既有權力又得人心可以奔走天下英雄——但是當前新總統却沒有多少理由使人從他看出一個這樣的領袖人物。

## 二

總統宣誓以後第二天，林肯第一次在白宮醒來，發現他的檯子上有一封信是從松特要塞 Fort Sumter 寄來的，要塞司令親自向新總統寫信，因為前任總統已經幾個月沒

有給他幫助了。信中說：「如果增援隊伍再不上來，幾個星期之後，他就無法再守住這個要塞了。林肯已經宣誓要保守聯合國的寸地尺土，這要塞也在其內。」假如安特遜退出松特要塞，我就得退出白宮。」他說。

自從一月以來，位於查爾斯香港 Charleston Harpor 的這個要塞就當作下是一種默契的暫時的和平。牠只有一百多軍隊，不過砲火倒是很充足。兩下相比的兄弟之間有過一種默契只要北方不向那裏增援；南方也就不向那裏進攻。

但是，西華德 Seward 現在主張投降；甚至於老司各德也認爲那要塞難以堅守。這是第一件令人灰心的事情，自此以後，我們會看出這位遲疑不決的總統怎樣不得不去鼓舞那些遲疑不決的軍人。問題不僅僅在於勇氣。且在於外交。如果是退出要塞，南方就會按着這條路走下去。但是假如要把軍隊和軍火運進去，那又是向敵人公然挑戰，那就要打仗，那就要得罪歐洲，而且，那就要使當地一羣怨家們抓着上好的口實來大肆批評。

難道這些批評不是已經夠兇很了嗎？全國的急進報紙都在罵總統瞎了眼睛。沒有能力或者胆小懦弱，說他已經染上了西華德的和平主義。他究作了什麼？他只做了一件好事；他拒絕接見叛徒的代表。在另外一方面呢，民主黨却又在大吹大擂主張放棄要塞，

主張不問代價，只要和平。他們不願意和那些「黑皮」的共和黨人辦交涉。同時，毫無根據的謠言廣泛流行，有的講常備軍中的軍官和兵士私自逃出往南方的是越來越多了。林肯樣樣都聽下去，讀着報紙，傾聽客人，專家和一般平民的意見；在三月裏，整整的一個月，他考慮着解決的辦法。

後來給他找到了一個法子。三月將盡，安得遜的困難越來越大了，守軍恐怕已經是缺乏糧食了。這時候，白宮舉起了一個大招待會，林肯穿着一件新做的燕尾服和他穿的非常大方的夫人一起招待來賓。幾百雙眼睛都帶着惡意的釘着他，看他怎樣表示禮節。他呢，還是和平常一樣，隨隨便便，高高興興，和人們很弄得上來。第二天泰晤士報的記者就報告說總統很會講許多故事，關於馬，關於喝醉了的車夫以及許多關於西方生活的小事情，弄得人人都大為高興。照此看來，客人們告辭的時候一定會覺到目前並沒有臨頭的危險。這正是林肯所要造成的印象。但是到了他的閣員們面前，他的話就那樣了。他請他們在招待會完了之後等一會兒。那時他告訴他們司各德勸他立刻放棄松特要塞。他們離開白宮的時候，大家都激動得很。過了幾個鐘頭到了早上，他們又回來開會，聽總統的決定。林肯決定派一批船運送糧食到要塞裏去，公開通知那兒的州長聲明目標只是在於救濟守軍，免致餓死。假如州長相信，容許這樣做，那麼美國政府的威信

就可以恢復，而守軍的緊急需要也可以解決了。如果，情形不是這樣，州長還是和幾個禮拜來一樣的戰意甚濃，他就會認為這是一種挑戰，就要開火來表示報復，這樣，就把緊張的形勢解除了，南方將負起開始戰爭的責任，而激發北方的憤怒，沒有這，勝利永遠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個農民的也是外交家的念頭，而一切開展都正好是他早已見到了的。把船隻趕走了之後，南方就砲轟松特要塞，把國旗打下來了。他們一直轟擊着要塞，最後，安得遜只好投降，把軍隊撤退了。這是八月十四日，內戰開始，全世界都記下了這一個日子。但是在那個時候很少有人看出來，四年之後是誰的鮮血把這個日期再一度施行洗禮。

效果是可怕的呢，但是，它令人鼓舞，從北方的每一個角落發出了這樣的呼聲：「星光燦爛的旗幟被南方人射倒了！」立刻，報仇的呼聲緊結了北方千千萬萬的人民；黨爭立刻沉默，政府和解了，或者，停止了吵鬧；人人覺得可怕的事件發生了，這是白八十年前，星星和光帶在華盛頓頭上飄揚以來，從來不曾有過的一件事。這時候，只有這時候，林肯才把全國搬在他的手心裏，國家要求七萬五千名義勇軍，幾天之內人民的答覆是九萬二千人，到六月裏將有三十萬，不過他們的在役期間僅僅是三個月，法律所

定的最長期限。

可是，在眼前，却看不見一個兵士，全部軍隊只有三千人，義勇軍在那裏？怎樣在傾刻之間集合他們，武裝他們，訓練他們呢？戰爭將在那裏進行？因為是一場內戰，所以至今也沒還沒曾草擬好戰鬥計劃，邊遠省分將採取什麼態度呢？最要緊的是：近在首都門口的佛吉尼亞，它將怎樣決定？人們很簡單的問他對待聯合諸州 Confederate State 的態度是怎樣的，他含含糊糊叫人去看他的就職演講，說他的路線都在那裏面，「我勸你細讀那篇演講，在那裏面，我的主張有了最好的說明。」

接着，佛吉尼亞宣布退出聯邦，於是波多馬河變成了國境。敵人就在河對岸，從白宮都可以看得見。事情的發展正和新總統五個星期以前就職的時候所擔心的情形沒有兩樣。

佛吉尼亞退出，華盛頓人民頓覺全身發麻，軍隊在那裏？首都在彈指之間變成了兇濤惡浪中的一個孤島；即使是它的後方那一條大谷也在敵人的掌中，背後的襲擊，是可能的。全城飛走着恐怖的流言，明天就要受包圍了。得趕緊囤積糧食。把光明宮用水泥壩圍起來，用鐵皮掩護起來！疏散婦孺！誰是統帥？七十五歲的老頭子新陸軍部長司各德，他直到現在還是個金融家呀，而林肯，他在軍事上的光榮不過是救了一個印度人的

性命而已。

沒有增援，一個新兵都看不見！林肯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的自答自問：「他們爲什麼不來呢？」據報告他們已經是在佛吉尼亞做了俘虜。過了幾天林肯同叔慈 *Southey* 就這個時候他覺得他是完全全的孤獨無告。一小隊南方人很容易走近玻多瑪河上那一條長橋，把他和他的內閣人員抓起來。他忽然就聽見砲聲。他們來了！每一秒每一秒他都覺得有事情發生。沒有。他下樓去問別人。沒有。上街去，越走越遠，走到了兵工廠，那座廠又完全沒有保護，任何人都可以搶它的軍火庫，他問那些在廠值班的少少幾個人問他們聽見遠處的砲聲沒有。沒有一點聲音。於是他才自己的暗示在作祟，在緊張的時期，他的神經總是敏感異常，現在，和他結婚的那一天都是一樣。真的，在歷史上，他是最不能武的元帥呵！他會去面對戰爭的需要嗎？

後來，汽笛一聲把望眼欲穿的火車帶來了。全城的人民都奔到火車站上去；紐約軍團到了。人們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可是，且慢。別的那些軍隊在那裏？

「我正在想，北方是沒有的，」林肯向兵士們說：「第七團簡直是神話，羅得島又是一個，只有你們才是現實呢！」

從這些話（原是不應該講的，它們可能叫新來的人生氣或者使他的誤解）可以看出

他當時感受的沉重壓力。他是一個生人，他從沒有負過執行的責任，現在忽然被拉在全國最高的位置上；他得處理這種在美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形勢；孤零零的，沒有幫手，沒有國會，有一個不服他的內閣，而他得做一個最嚴重的決定，一個沒有任何總統曾經做過的決定。

一個軍事領袖的王國呵！最好的人當然是李了。他在佛吉尼亞，向來患於聯合國，而且反對分裂。林肯請他來做元帥。李拒絕了，說他不能和人來侵略南方。同時，他向司各德將軍他的同鄉也是上司，提出了辭呈，退出了聯邦的軍隊。

「這件事比兩萬人投降了的損失還要重大，」司各德說，他的話是對的。

同時，巴的摩要求總統保證不讓軍隊通過那座城。

好吧，那麼他們可以繞城而過。「不成」，巴的摩說，「我們是中立的，軍隊就不能繞着我們走。」

「我們非有軍隊不可呀，」林肯說：「他們既不能從瑪蘭的下面爬過來，又不能從天上飛過，他們就非通過那裏不行。」於是瑪利蘭人就把橋破壞了。華盛頓三面的道路不通，不能增援；第四面呢，走通敵人。就這樣和南方見了頭一陣；擔架抬着傷兵，通過街道，向光明宮而去。

這是親兄弟們的血，從祖製濫造的綳帶裏流出來，第一次流在林肯的跟前；這都是天真的年青兒子們的血，這些年青人毫無政治興趣，既不主張奴隸制度也不反對它，他們飛奔到國旗下面來，僅僅是爲了一聲呼喚：「國家破裂了。」是這一股在光明宮前的第一陣血使這偉大的仁人證明了他內心的信念：就人民的想像來說，內戰並不是爲了一個抽象的觀念。人民交出自己的血來，決不是爲了非洲黑人的自由，而是爲了他們的美利堅祖國。

### 三

兩個家庭能夠在一夜之間紛紛亂亂說打就打，兩個弟兄在一所房子裏打架却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暴風雨開場過了之後，內戰有了三個月的休戰，那時雙方穩定自己的糾紛，雙方準備，一面是爲了裝備，一面是爲了慎重。

七月四日林肯向國會提出了他的咨文，他是一篇莊嚴偉大的演講詞，其中他說明了他對於這一場戰爭在道德上在歷史上的看法。這一種辯護戰爭的演講在歐洲從來就不曾有過。在美洲，以前也幾乎沒有。一開始，總統要求四十萬人，四萬萬元。「這個數



目對於好像是準備了獻上全部的人民，僅僅等於他們所有全部貨幣價值百分之二十三。」接着他把眼前的危機和開國時候的危機比較，當時是爲了建立國家，現在是爲了保存國家；他指出現在的國家比當時的更富足了多少，於是他說：「一定的，爲了保存我們的自由，每一個人該有同樣強烈的動機，正如同當初建立自由的時候，人人所有的一樣。」講到「各州權利」他指出其中所含的金融問題，國家「曾經花錢買下了許多地方，在那裏建立了這些（南方）州省。他們能夠并不告辭也不還錢，就這麼走掉嗎？」

不久他又發出了更深沉的聲音，他堅持認爲「聯合諸州新憲法證明了一個結論：北方和南方在法理上在思想上都抱了不同的態度，『我們的敵手採用了一些獨立的宣言，但是，和傑佛遜所寫那個好的舊宣言兩樣，他們把『人類生來都是平等』這一句話取消了。爲什麼呢？他們寫下了一章暫時的憲法，那緒言裏面，和華盛頓簽字的那章好的舊憲法兩樣，他們把『我們，人民』取消了，而代之以『我們，自主的獨立諸州的代表們。』」

他繼續說明這個戰爭的內在的性質，這場戰爭「本質地是人民的鬭爭。在聯合國這一方面，它是爲了使一種政府的形式和本質能夠生存在世界上，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要提高人的情況——把一切人爲的壓力從所有的肩頭挪開，使人人能夠追求自己應有的

想望；使人人生活競賽中間都有一個公平的機會在它的起點上就不受任何束縛。……常常的人們說我們的人民政府是一個試驗……這兒還有一點——它得生存，生存着衝破一切想要傾覆它的內在企圖。現在是他們（人民）向全世界證明它的時候了，證明那些能夠公平地選舉的人們必能鎮壓反叛；選舉票正是槍彈底正當而且和平的承繼人；并且，當選舉票已經是公正而且合法地決定了時，再向槍彈去求救是沒有用處的……這就是和平底偉大教訓：教訓人們去理解他們不能夠從選舉得到的東西，就是用戰爭也拿不到手；讓所有的人們知道發動戰爭的人們是愚蠢的。」

何等的才能呵，他在這裏，首先，從數目字說到思想，首先向選舉人講話，然後對全世界發言。假如他把美國政府當作是在全人類眼光之下進行的一種試驗，那麼我們就知道林肯底宗教有着它內心底本質，雖然那是被演說家的數字統計層，包裹住了。這個本質是他在年青的時候，在他的壯年中年一直就發揮着的；在這兒我們看見了傑佛遜和克雷的信念：爲了人類，在這一個國度裏面生死攸關的不僅僅是一個獨立國家底存在底問題。自今日以至於將來，我們一直看見林肯的眼光牢牢不放的釘在人類的身上，奴隸制度，他看得比聯合國要輕，但是自由的原則却又比聯合國要緊；當他堅持要向全世界做一次偉大的道德明證的時。是他底真實的心在發言。

因為他看問題總是把政治的一方面看得較輕，總是把社會的一方面看得較重，所以更是這樣。過了幾個月，他再向國會發表了一篇咨文，他說戰爭的主要目標是保護民主的原則，因為在南方已經有人在暗示採取君主制度以逃避人民的權力了。

「這裏還有一點，比較起許多別的來要更新鮮，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就是要努力在政府的機構裏面把資本和勞動放在平等的（不是更高的）地位上面。一般都假定勞動只有和資本連在一起才有用處；除非某人有了資本，在他運用資本的時候引人來工作，那裏就不會有人去勞動了。既已假定了這一點，第二步就考慮究竟是用資本去雇用勞工，引他自願的去工作好呢，還是把他們買來，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就趕他們去做工的好。弄到了這個地步，那麼很自然的結論就是：所有的勞力者不是雇傭工人就是我們所謂的奴隸。并且，更進一步說凡人一當了雇傭工人，他就釘在那個地位上了。」

「現在，根本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就沒有這一種假設的關係存在，也沒有這種事情說什麼一個自由的人可以終身釘下來是一個雇傭工人。兩個假定都是虛偽，因此，所有的申論都是毫無根據。」

「勞動先資本而存在，對資本獨立。資本是勞動的葉實，假如沒有先在的勞動，根本就不會產生資本。勞動比資本高貴，在考慮的時候，應該把它的地位看得更高。資本

有它的權利應該和其他各種權利一樣的受人保護。也沒有人否認資本和勞動之間有一種產生相互利益的關係。那恐怕是永遠會有的。錯誤就在於這種假定以為社會中的全部勞動都只有在那一種關係之中才能夠存在。」

「少數人有了資本，自己不肯勞動，就用資本來買，或者雇些人來替他工作，然而極大多數並不屬於那兩個階級——他們工作既不是爲了別人，也不是要了別人來替他們作工。在南方多數的省分裏，大部分人民，各種膚色的都有，既不是奴隸也不是主人。……人們和他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田莊上，在自己的家庭裏，在自己的店舖裏爲了他們自己來工作，自己享受全部的生產品，他們既不求資本的幫助，也不要奴隸和雇傭工人……一個謹慎的窮人，在他們開始走進世界的時候得拿一陣子工錢，積一點錢下來買點工具或者土地，以後就自己爲自己勞動一些時候，最後就雇一個新的闖世界的人來幫幫忙。這是一種公正的、寬大的、繁榮的制度，它向所有的人敞開大門，它把希望給每一個人，隨着所有的人都有了力量，有了進步，生活狀況也就能夠改良了。沒有一個活人是比較窮苦出身的人更加值得信靠的；不是自己誠實地掙來的錢就不大想要，不大想去摸一摸的人是沒有的。讓他們小心別把自己已經到手的政治權力送出去罷。假如送出去，那麼，人家就會利用它來纏緊他們向前進的門戶，就會把一些新的禁令和負擔釘在

他們身上，直到一切的自由都喪失得乾乾淨淨。」

假如這些意見是印在一本教科書上，或者由一位教授講出來，那也不過是盡人皆知的真理而已；在那樣一個時代裏由一個總統寫出來，它自然就是針對着全國的農民雇員們，這些人都是要談到它的。同時南方的貧苦白人，也可能因此懷疑他們的戰爭目標；不過，這篇咨文的力量和它的歷史意義却來自作者的人格。假如他僅僅是一個策路家和詞藻家（現在他兩樣都是能手），假如他的眼光不是永遠貫注在普遍的問題上面，假如他不是有意向六十年代那些愛聽新的社會理論的人們講話，他就不會在一篇戰爭演說光輝地結束的時候，綴上這樣一篇理論的文章，他原是一個樵夫，一個雇工，他在自由的國土無須乎像在歐洲一樣，掩飾他的下層出身。反可以驕傲地把它指出來；並且明顯地反對他的敵人，反對華盛頓的「上流社會」，他告訴他們在他看來，社會裏面有那些人是最值得信賴的。——他自己原是一個雇工，僅僅靠了他的才能和耐勞才掙到了上流。

#### 四

清晨六點鐘，街道上空空蕩蕩，春日的陽光躺在上面已經是很久了，有人從白宮門前走過去，看見一個非常之高的人，穿着藍色短褲，載着一對大拖鞋，站在門口。這人是他看熟了的，這時正是像朋友一樣的叫着他：「早安，早安呀。」我想找一個賣報的孩子。你到了那邊角兒上，給我打發一個到這兒來好嗎？」林肯還是他在春陽 *Spiritist* 當律師時候的那個樣兒，那時節他那種老實農人態度常常使人覺得可怪。就算他不是每天早上這樣站在門口，這個故事也足以表明他這種蠢動不止的好奇心時時會把他的舊習慣引上來。

當然囉，他要什麼東西，只消把坐在大寫字檯旁邊的那一條又細又長的電鈴帶扯一扯就行了。可是，他現在坐在大圈椅裏面把那個鈴子一扯，雖然有僕人會進來，却萬萬不會在這個時候把他的祕書尼古拉請到，因為總統是全美國工作開始的最早的一個人——對於一個無論是在天性方面或者教養方面都不習於按時作工的人，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天然的傾向是任意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喜歡的事置之不理，把自己完全安排在

公共事務的韻律裏面來生活，是由於他的責任感所使然。他的辦公室在白宮的南部，要到那兒去，他得穿過一條大雨道。假如他把這件事辦得晚些，那麼許多等在那裏看他的人們，將使他有一種遭受連續的鞭打的感覺，到了三年以後，才替他開了一道特別的旁門，使他到辦公廳去的時候免掉了這些煩擾。

辦公室很寬大，因為房子的中間要擺下那張橡木檯子，以備舉行內閣會議。另外有兩隻馬稷（？）沙發；因為他是喜歡伸直了他的長腿，躺着讀書的，有兩隻沙發他可以掉來掉去的躺。做總統使他平空挑起了數不清的重擔子，這兩隻沙發讓他舒服舒服，可以說是他唯一的報償。牆上的圖片中間有一張賈克遜 Jackson 的像，恐怕是老早就有了的，他大致不會老去看牠；但那位英國自由商人白萊特 John Bright 的照片却是他自己的，從此可以看出總統對於英國激烈派的尊敬。牆上還有地圖。那些軍事地圖告訴每一個來客：「我們是在戰爭。」

不過，在那些九點鐘方到辦公室的人們那方面，人們却看不出戰爭的痕跡。林肯所任命的內閣曾經使全國人民吃了一驚，這內閣若使身當太平之世，情形也不過是這樣，內閣開會的時候，他是主席，一邊宣談他自己的時局報告，一邊聽取內閣諸閣員的陳述，他流露着一種平靜的自信，使別人做夢也不會想到直到現在，他五十三歲的時候

爲止，他還沒有在任何這種會議上當過主席。可是那些預會的人們呢，一個個都是精通世故的脚色，人人都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他，自然都是甯願相信自己的。爲什麼這新來人不替自己找一個體己朋友呢？却偏偏要把自己擺在生人的陣營中間，這些人一半是屬於另外一黨，另一半（雖然是黨籍相同）都是自己的敵人。有人問他爲什麼派四個民主黨，却只有三個共和黨，他說：「我自己是個共和黨。這樣人數是一樣的。」他特別努力使那些自命爲是他的敵的人們參加工作，這正是政治智慧與非常寬容的標誌。

坐在林肯身邊，眼睛半睜半閉地觀察着他的那個人難道僅僅是不高興，僅僅是吹毛求疵嗎？即使西華德 Seward 的虛榮心小一些，以他在專業上的訓練，以他的名望和才能來說，很自然的他是像命中注定要當國家元首的，可是現在却被打下去在另外一個人的手下當差。這個人長得一表人才，可是他那漂亮鼻子和嘴却帶着一種酸澀的表情，他那銳利而狡猾的眼睛被野心和嫉妒籠罩着。在頭幾個月，有人對他說把某人放在某個位置上，就會使許多人感到失望的時候，西華德發氣的說：

「你還和我講什麼失望！我呢，有一切理由應該做總統候選人的，現在却不得不來侍候伊林諾城的一個小律師，你還對我講什麼失望！」

他不能夠和那個勝利敵人和解，但是他也很高興接受那個國務卿的位置，喜歡人



家叫他首相（因此惹起冷酷的批評）。他又喜歡藏起一些秘密情報以資驕傲。

他的對面人也是妒火騰騰的。這人並不說什麼話反對林肯，可是他的沉默正是雄辯——因為他也是林肯的敵人，他覺得他被黨欺騙了。哲斯 Chase 身材結實勻稱，儀容開朗，臉圓無鬚，年紀比較青；好像是希望下一次的運氣會更好，所以更容易忘記個人的煩惱，努力從公。他決不妥協的反對奴隸制度，比較西華德甚至於比較林肯，氣質上却更加富於熱忱。當着財政部長，哲斯在數目字那種清醒的領域裏，一面是主人一面又是差役。他爲人有时候雖然是頗爲自負，却還是願意爲那個人民所選擇的人服務，他的自傲自大在此并不爲害。無論是關於個人問題或者公事上，他都能夠深入，他的能力和他的品格都是不消人去過問的，所以總統由他放手辦事。

還有一個不大舒服的人，同樣誠實，同樣見多識廣。這是威爾斯 Gideon Welles。他的風度立刻使人想到海洋；眼睛銳敏，眼皮却膨脹像一個袋袋；沿着嘴唇一圈白鬚，像修得和鏟子一樣，長長的灰色頭髮。他會守住他四年的孩子，會是林肯的部長們中間最成功的一個人。我們可以想像福格斯 Fox 坐在他的旁邊，那是他的次長，一團深眼英國人；此人勇氣大，常常流於跨過他那小心的上司。

福格斯和他的姻兄弄得很好，兩人做事很能得手。此人面貌年青，但是形容冷峻，

鼻子尖，眼睛鋒利，嘴唇閉得鐵緊，好像是一個數學家；布雷耳 *Brewer* 是郵政局長，出身世家且有強有力的人情關係，他和福格斯一樣已是深恨那些反叛者，也是同樣的實際。貝芝 *Beets* 是總檢查官，看起來是冷靜一流的人；他來自密蘇里，所以大致能夠懂得南方。至於史密斯那個內政部長呢，他是從印第安那來的；是一個有名望的人；此人對於手上的事情恐怕是懂得更多，但是講到那些遼遠的遠景，那些淪入於不可知的東西，就不大行。

林肯的眼光在桌上週流，他最後的一位部長，那第七個人的頭，不能不使他得到一種獨特的印象——雖然其他六個人也都是極端獨一的典型。第七個人沒有鬍子，花白頭髮，前額端正，鼻子大，眼睛利害，嘴唇擠得逼緊，是愛好沉默和含蓄的人；這人似乎不大會肯讓步，而且會喜歡藐視同人，對世界他抱着一種挑戰的態度，打定主意要騙人的：這是加麥農 *Cameron*。黨把他栽進林肯手裏，總統可是不能立刻把他擺開；現在，他是陸軍部長，只要林肯像對待他的同僚海軍部長一樣由他放手辦事，他就是內閣裏面的主要人物。不過，既然林肯和加麥農都不是軍事專家，一個是事務人材，一個是國家掌權的父親，加麥農做明沒有人幫忙，他的位置就站不久。

把這樣心志不一的內閣聚在一張會議檯子上已經是久已沒有了的事。總統的第一個

任務而且也是最難的，便是要把這些各有目標各有脾氣而且相互衝突的人們團結起來，使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從而使他們在精神上接受領導權。這種領導權，至今還不過是紙上文章而已。這是一個重要的試驗，要試出他是不是一個知人善任的人。他受得住這個試驗。這恐怕是林肯最大的勝利，並且，毫無問題是戰爭勝利的條件。因為在這裏，一半國家自行分離出去，已經是使離散的份子得到了似是而非的承認了；千千萬萬的頭腦和心臟，昨日還聚在一起，變得猛烈的互相歧視；衝突不僅僅是由於內部利益的矛盾，而且是由於種族和民族的不同。由於愛國份子所持的觀感大相逕庭——免不了的，不能協調的精神自會侵入每一次的討論。每一個辦事機關，最後，侵入到內閣裏面去，而這一個內閣之被選舉，並不是由於他們對基本問題的一般態度，不過是從一些黨派與政治的考慮上面發生的，這些人面對着一些生疏的任務，這些任務只有一個熟手才能辦理得聰明順手。

同時也是不可避免的，惡感集中在一個從來沒有當過領袖的領袖身上，這人甚至於是連一個國會委員會的主席都不曾當過的呵。林肯既不研究那些新的公事禮節，根本就不打算去遵守它們，他隨隨便便的就管起事來，領導討論好像是平常談話一樣，很少問問題，可是聽每個人講的話，把自己能懂的和不能懂的分得很清楚，末了只把他自

已覺得便於行事的提出來，把他所謂不重要的靈巧地忽略過去。他天天到各部，特別是陸軍部裏去，弄得下屬會奪去了他的權力。照他的秘書講來，這樣做時候，總是極其有禮貌。『他非凡細緻的尊敬他們，不但是他們在職業上的權威，並且尊重他們的情緒，他們的判斷和他們的人格尊嚴』。

這樣，在開頭幾個星期裏，他以年氣勃勃的姿態維持了他的領導權。三月初，總統就職前不久，西華德想辭職，正當戰爭要爆發的當兒，他給總統去了一通教訓的備忘錄：

「第一 我們當政已經是一個月，可是我們還沒有一個政策，無論是對內對外。

「第二 不過，這并不是罪過，并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參議院在這裏，任用人物必須得真好意，致使注意力不能用於其他更嚴重的事情上面。

「第三 但是如果再不探察我們的對內對外的政策，并且把它們付之實施，那麼不但政府將要遭受譏諷，而且國家將遭受危險。

「第四 要這樣做，我們必須把任用的事情取消……

「第五 對內政策。我知道我的意見頗為特別，但是恐怕也沒有解釋得夠。我的體系是建築在一個主要觀點上，那就是我們必須：

「把公眾當前的問題改變，從奴隸問題或關於奴隸的問題變為統一或不分裂的問題。」

「換句話說把可能被認為是黨派問題的問題一變而為愛國或者統一的問題。」（在這裏，他提出了放棄蘇姆特要塞的意見。）

外交方面：

「我主張立刻無條件的向西班牙和法國要求解釋。」

「我主張請英 和俄國解釋，并且派人到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去，在本洲掀起強烈的……獨立精神以反抗歐洲的干涉。」

「并且，假如西班牙和法國沒有滿意的答覆。」

「就召集國會向他們宣戰。」

「不過無論我們採用了什麼政策，就必須把它盡力地實行。」

「爲了這個緣故，必有人負責遵守它，不斷地運用它。」

「要就是總統自己來做，無時無刻不爲它而活，否則，

「把它交給內閣中的那一位。一經採用，就不能再有討論，全體只有同意，只有遵

行。

「這并不是特屬於我名下的職務。」

「不過，我既不逃避，也不濫負責任。」

這是西華德的哀的美敦書。過去，因為林肯請求，他答應不離開他的職務。現在，他把手槍放在他上司的腦袋裏，像那麼一位深信沒有自己不行的部長，乾着喉嚨宣佈說，要就由他自己愛怎麼幹怎麼幹，否則他什麼也不幹。他有一點小小禮貌，算是讓總統有可能管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到了那末尾一句，那種威脅的口氣都把它取消了。在讀着這一通備忘錄的時候，林肯對於放棄蘇姆特要塞的感覺可能還是和從前一樣。現在，這正是當前重要的問題，關於它，西華德依然是那錯誤的看法。主張放棄。總統拒絕了放棄的意見，就因為在這件事情上一讓步，南方將提出一百種新的要求，現在他也照樣不肯接受。西華德備忘錄裏面，要求，向西華德讓步。在這兩件事情上都是下屬要求國家的首領在基本問題上向他們屈服，一方面是幾個州，另一方面是一位部長。林肯說過，假如安德生退出了蘇姆特要塞，他自己就得退出白宮。關於在外交方面要求他讓步的事情，他也是這樣看法。當天，他給西華德寫了一封這樣的回信：

「親愛的先生，你走以後，我就在考慮你今天的這一張文件，……在就職辭裏，我說過：「多給我的這種權力請用來掌握政府所屬的財產，土地，佔住它們，領有它們，

并且收捐收稅。」當時，你對於這一點清清楚楚的同意了，並且爲此，我立刻命令司各德將軍，命他用所有的方法加強和守住那些要塞，這正包括了你現在所要求的對內政策，只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並沒有主張放棄蘇姆特要塞。……

「昨天收到的關於三多明各的消息，確實使我們的外交政策上發生了新內容，不過直到那時候爲止，我們還是在向我們的公使等人發下通電和指示，大家完全和諧，所謂沒有外交政策的話連暗示都沒有。關於你最後的建議……我說，假如非如此不可，我一定做。政策的總路線一經決定，我想不會無正大理由的將它改變，或者繼續成爲激辯的主題；不過，當路線進行之中如有問題發生，我願意，並且，我想我有權利得到全內閣的意見。」

你忠順的僕人 A. 林肯

這好像是一個發了多年命令的人的口氣。部長原已同意既定的政策，他得記住他以前的態度；在不需要他同意的地方，並沒有請他來作內幕人。關於和兩個歐洲強國開仗的事他簡直提都不提，只在事後，林肯私下的說：「在一個時候一個戰爭就已經很夠了。」控制外交政策的權力是確定了，侵略總統權力的企圖受了反擊——一句話，假如他要人幫忙，他會求之於全體閣僚——忠順的僕人。

現在怎麼樣呢，西華德辭職嗎？雖有野心，國務部長却也有充分的丈夫氣，一認識別人比自己強，就承認它。五月裏，他由林肯修改了致英國的一件重要公文：六月裏，他寫信給他的太太說：「元首的力量和精力是難得的。總統是我們中間最好的一個。」

## 五

總統和他的僚屬共事一點也不按照白宮向來的規矩，就像店員對待主顧，律師對待訟家一樣，辦事全然不照公式。戰時局面使這種情形顯得正當並且掩護了它，有時候還必須如此。可以說國家特殊的情形，因此，政府特殊的情形，比較平時，要與總統這種特殊的人物更爲調和：因爲無論如何戰爭的特殊之點，它的偶然性和它的需要原來就突破了公式的藩籬，而爲創造性大開了門戶。

「請財政部長和國內稅收委員見見某先生，一個最好的人，並且，假如稍有不同，是比較喜歡我，他們會更喜歡他。」

林肯的介紹信都是這樣口氣。談到一件委任職務的事情，他這樣寫：

「現在我對你有件非常特別的要求，請你別和某先生發生爭執，他也是我的朋友，」



比你的資望還高。假如有機會你能夠給他幫幫忙，我非常之感謝。」

這裏還有一封信：

「親愛的先生，上帝幫我吧。聽說我得罪了你。希望你告訴我怎麼回事。你非常忠實的。」

收信的人回答說他沒有留心林肯什麼地方得罪了他。於是總統把信送回去，加一句話說：「知道我沒有，非常高興。」

一次，他要個可靠的人帶文件到德格薩斯的州長那兒去。「這是一張祕密文件。除了我自己和我的內閣，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情，我們大家都發了誓守住祕密。現在我要宣誓是我內閣中的一員。把你的右手舉起來。現在把你自己當成我內閣中的人。」

「你叫一個政府官吏去不是好嗎？」

「不成。假如德格薩斯抓到一個帶這張文件的官吏，就會把他絞死。」

「我也一樣，假如他們抓住我有這個東西。」

「我不願意你被絞死；假如你覺得會有這麼多危險，我就不叫你去了。不過，因為你在德格薩斯住，又是要回來的，我希望你會帶去。」

這樣他弄服了那個人把信帶去了。假如有一位州長因為自己把軍隊遣調得太慢，尋

找口實認爲是軍需官和付款人阻攔了事情。林肯就寫信說

「請你告訴那些先生們，假如他們不把事情辦快一點，我就要爲他們做快事情了。依情理。究竟要多少時間才能夠發兩團人的餉呢？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甚至於今天，這樣需要軍隊開到的呵。」

有一次一位參議員勸他放棄自己的意見聽他的辦法，說：「你說你是人民的律師。那你現在得承認我這辦法是最得人心的。」林肯說：「我不能夠讓我的訟家違反我的判斷替我辦事。……假如我做得不滿意，他們漸漸自然有機會把我弄走。」

他看不起這個參議員，簡直不能想像他會尊敬這樣一個參議員；但是他從前是一個砍樹木的人，對於身體上的長處頗爲印象深刻，老想把自己的長處向人賣弄。和許多高個子的人一樣，要是看見一個比他還高的人，他心裏怪不舒服。「原來你是薛爾曼先生？好，看看你是不是有我高。」他這樣的招呼一個參議員，弄得那人好笑的不自在。在一條戰艦上，看見一把斧頭放在砍木頭的磴上，他就手癢？非把它抓上手不可。並且只用大姆指和食指捏住柄頭，把斧頭直伸出去站了幾分鐘。許多人都看得吃驚，他看見就是最強壯的水兵都不能這樣，就大爲快活。

和平民這樣溝通，對於他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尊嚴，沒有擔心，無論什麼都不能改

變他這樣做法。日子越久，他越是這樣，戰時情調與他的特點相調合，這又是一點。每禮拜兩次，誰要見他，誰都可以，不用什麼手續——是真民主的標誌，至今也還是白宮的特點，不過直到他那時爲止，全歐洲沒有一個皇宮一個總統府知道這樣做。總統照例是不大講究穿衣服的，但是到了這時候，他就要穿得整整齊齊，坐在大圈椅裏面，靜靜的聽着一切。人家說：「他的『是的』聽來可愛，使人大大高興；他的『不』也沒有

一點刺人的聲音。就我自己講，我離開他的時候，覺得自己是精神上揚，被他鼓舞起來了。」在這種時候，他留心聽話的程度是談話人所不曉得的，常常，他從此懂得的國民感情，比他們從此認識的自己的命運還要更多。對於個人，他的忍耐是無窮無盡。比方，有一次三個衣着不好的女孩子走到白宮來，羞羞怯怯的在招待室裏來回走着。他攔住她們就和每個人握手。假如他聽見門房攔阻什麼人，他立刻就去干涉，但是叫參議員等着他，他是不在乎的。時常名片一拿進來，他就捏着名片跑到門口，好自己把客人帶進來。

他知道他有時候受騙，但是，當女人們替開小差的兒子求情時，他還是不肯硬起心腸來，甚至於即使他們假說自己是寡婦，或者帶一個借來的小孩充兒子，他相信仁慈是比較懲戒更好，他情願過於同情。難道戰爭不是已經給大地帶來了夠多的災難嗎？

有人就來勸告他，要不就是向他抱怨，他可總是有些新比方新故事講出來，叫人家相信他對。有一次他向一羣人說：

『先生們，假如你們全部的財產都是金子，你們把它放在布郎丁手上，叫他帶它在一條繩子上走過尼亞加拉河。你們會搖動那條繩子嗎？會老是叫他：『布郎丁，站直一點兒——布郎丁彎着點兒腰——快點兒走——靠北邊一點——靠南邊一點』嗎？不，你們會提着呼吸，閉住嘴，什麼也不做，直到他平安到了那邊的時候。政府現在肩着極重的担子。奇寶正在他們手上；他們在盡力量做事。不要吵他們。安靜點，我們會帶你們過去的。』』

還有一次，恰恰他到一個軍事學校去的時候，流傳起了要把一些將軍解職的謠言，他簡短的說：

『從霧裏看鳥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假如我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原故去見司各德將軍，你們的情形也是這樣。因此，我只能說我去……是關於一些你們已經知道了的事，和我告訴你們的是一樣。……陸軍部長把新聞界的嘴勒得緊緊的，免得他們講出他們不該講的話；我怕假如我饒舌太多，他也要把我的嘴勒緊了。』』

這種口氣誰都聽得懂。人人都相信他的話。

唯一叫他生氣的，是裝模作樣。自命爲專家的專家們和外交家們的傲慢，他不理會；關於他的一些可笑的行動，他的衣服，以及他的故事在趣味上發覺問題，他們都有些想法，有些談論，但是他裝着不知道。但是，有一次蘇爾茲 SCULZ 帶一個普魯士大使館的什麼年青伯爵來，那人想在軍隊裏找個位置，就講自己是出身在一個幾百年的老世家門第，林肯截住他（不過是用友誼的語氣）說：「別發愁，那是不會妨礙你上進的」。林肯那種幽默的鋒芒是任何人的敵手。但是找差使的人們却真是叫他頭痛。做總統的頭幾個禮拜，這類事比較多，命運還要使他感到沉重。因爲他籌了對付這命運，可是找差使的人們卻太多了。

「在離開春場的時候已經就緒可以了，可是和這長比較起來，那個直是兒戲，目前這種轉變的情形。也可算直昇昇等民吃飯睡覺都不容易。個個飯的人把我當他們打獵的目標」。

首先，樓梯上和過道上都擠滿了人，人人都籌計着自己的機會好像是在交易所裏面一樣；他們的朋友們又在門口逃避着，新總統的街上都被八抓住。因爲共和黨原是一個新黨，第一次才掌權；他的目的總是要找最有效力的人，他想盡可能引用民主黨的人以調和黨制的缺點，他打定主張不採取親舊主義，因此在這種國家有難的時候，一些人那

麼酸冷的求告着，把他當作散放差使的人，使他加倍覺得討厭。他有一句警語綜合了他的情緒：「當房子着火的時候，人們在要我替他們在烈火熊熊的大廈裏找可以安身的地方，我得替他們作苦工流血汗呀。」

「他很少發脾氣，只有在找事人完全不講理的時候才這樣。有一次一個傢伙要用林肯的名字去幫忙他做一件賺錢買賣，非答應不肯走。這一下把火擦發了：「你把美國總統當做猜客嗎？你跑錯了地方了；像你和抱着你這樣主意的人，門在那裏！」

又一次，一個少了一條腿的人要個位置，他說是一個傷兵，可又拿不出文件來證明，總統叫起來，「什麼！沒有文件，沒有證書，沒有東西來證明你怎樣丟了你的腿！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跑進別人的園子裏，掉在陷坑裏面了呢？」

這就是農民的兒子，他深知這一套，就不肯受騙；不過末了，他還是給那人寫了一封介紹信。

只有幽默才使他想又不在意。他有本領把他們開頑笑，用他更聰明的頭腦賽過他們卻不叫他們生氣，使他也覺得好頑的時候；他又回到從前巡迴法庭的那種好日子去，好像那些找差使的人都是一件案子裏的兩造一樣，覺得他們也和自己一樣，有所贊成，有所反對。最特出的是一些郵政局長們跑來把他當老同事求他。有一次一個西部的

人來了，講許多不相干的事情，總統（他現在老是提防着找差使的人）就拍着他的肩膀說：「你沒有一個郵政局長在你口袋裏嗎，你有沒有？」那人有些煩惱。「你看，我覺得有些不大自然……從前我見過的許多人現在是外交部長囉，收稅官囉以及別的，我想你假如不是至少有一個郵政局長在你口袋裏，你也不會到這兒來呢！」

有一次他去看醫生，要他替他治好一種惡性的瘡。「大夫，這些爛疤是什麼？」林肯問着，把他的雙手伸出來。「那是變性痘疹或者是輕性的天花，」那醫生說。「我全身都有。是傳染的吧，我相信？」

「非常之傳染，真的！」那能幹的醫生說。

客人掉頭就跑了。

## 六

他的內閣和一般的政治界一點兒也不相信他能夠處理外交問題。這個鄉下暴發戶，地方上的律師怎麼會懂得外交這樣精緻的藝術，那是道格拉斯的茶廳和起居室研究了幾十年的呀？西華德能寫文件；蘇姆勒，參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深懂歐洲的風度；加麥

真知道怎樣在歪歪曲曲的政府生活。狹小弄堂裏鑽來鑽去。但是新總統却是來自民間，一個說故事的人。非得把他好好的擠出這方面不可。

那些職業政治家的偏見和後世人的長久的錯誤都被他打倒了。他們沒有看出林肯的機警，演說才能，他那些靈巧的精通世故的阿拉伯式點綴和他品格上大處落墨的地方是相互並行的，他的豐富才力，敏捷手腕，他對付中立者的忍耐都是他生來就有好處，不是年深月久所能夠慢慢成熟起來的。

他對待那惡意的新聞界的做法就充分證明他是個外交家。大有權力的格力雷 Greeley 他少不了他的擁護，可是，在春場見面的時候，他就不會把那個人弄到手。他現在卻把政府的一切計劃都告訴他，彼此諒解一點：格力雷的報紙得替政府說話。

「結果，他會變成我的發言人，可是我却用不着自己開口。用不着告訴你格力雷先生我是極端的相信。他是大力量。只要他堅定的站在我背後，我就等於有了十萬軍隊。」

他要告訴格力雷，如果他不同意林肯的政策，「我情願他把意見向我坦白的充分的講出來。假如能夠，我會採用他的辦法。假如不能夠，我至少會把我的理由告訴他。他和我應該站在一起，別讓兩個人中間有小意見發生，因為他的目標和我的一致，都是要



救國家。現在，州長，這是我一月以來最長的一封信——，除了給荷萊斯和力雷HOLICE Greely 以外，我沒有寫過更長的信了。」

這封信是一種精神上的賄賂。它的用語是那樣小心使受信的人能夠信賴地交給一個大新聞記者。即使不能全部成功，對於雙方也都是有利的。

更困難的是對付那些邊境各州的問題，那些重要的中立者一有所決定，將於戰爭的成敗有致命關係。它們之間意見紛歧，重要點就是要它們都擁護統一。在田尼西和阿甘薩斯，北方的朋友很少，不足以阻礙分裂。德拉威爾派了軍隊來聯邦政府參戰，但是州長却沒有一點政治行動。一切都得集中起來保障瑪利蘭，肯特基和米蘇里三州的忠誠。這是可能的，因為這三州都不是南方州，雖然有許多奴隸主住在那裏；從政治上，從道德上的觀點來說，這都非常之重要。在米蘇里，州長想阻止替北方召兵，但是德籍人民一向是到處擁護北方的主張，自己就走進了徵兵站；另一方面呢，南方還想在伊林諾和賓夕凡尼亞找到立足點。因此有好幾個動搖不定之州，得先用靈敏的手段把它們的態度確定，然後，就佔領。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林肯這個外交家既不用法制的壓力，也不用感情聳動聽聞。比如，肯特基州的州長要求把聯邦軍隊撤退的時候，林肯答覆說：「閣下要保持我本州肯

特基的和平，我極端熱忱的同情。使我惋惜的是，我在你不短的信裏面，沒有找到你宣佈或者表示你要保護統一聯邦的意思。你忠順的僕人。」

一句簡單的話，充滿了和平的裏貌以及不露鋒芒的輕蔑把這問題解決了。肯特基是他的故鄉這種感情的成分只引起了冷淡的，邏輯的推論，並且，客客氣氣的又把州長邀到殘酷的鏡子面前來想想他自己的境象——這些做法難道不使我們回想他出二十年前的技巧嗎，那時候，這一半訂婚了的人設法逃出了他那位好女朋友替他在四面張起來的網羅？

對於外交使節，他不久就對付得很好。在戰爭的結果上這一點發生了重大關係。對他們，他把自己表現得像是個久已在位的皇帝，在每一種情形之下，他都有適當的口氣，知道對於那些人他可以隨便談話。

一天晚上，有四個加拿大有地位的人來了，發現有位教授在那兒向他解釋工業數字受了戰爭影響的情形。林肯的服裝是很隨便的。他翹着腿，拖鞋吊着，褲口上露出了一大堆藍色厚羊毛襪；現在他就來講一個可笑的黑奴的故事。客人們雖然種類不同，但各人用各人的說法承認那意外的情形有趣；教授覺得總統的消息正確；加拿大人覺得他那種古典的尊嚴使人愛好。又一次，一個瑞典人，一個挪威人來了，兩個都是軍官。他就

向他念一首英譯的瑞典詩，其中有古代的神話，和描寫的瑞典風景。

暹羅國王送了他種種表示尊敬的禮物，他寫信去謝謝他：「皇室的禮物……一柄精做成的貴重質料的劍，陛下和陛下的愛女的玉照，以及兩隻既長且大的象牙是只有在暹羅生長的獸才能夠有的。陛下的信表明您知道我們的法律不許總統把這樣的禮物當做私人的寶藏……國會正在首都開會……在他們的安排之下，這些禮物將被存入政府的寶庫裏面去。」

接着他謝禮國王還來的大象，寫下去：

「假如用途相同，政府決不遲疑要使這樣厚重的禮物實際上適用於美國當前的情形。不過，我們的政治權力達不到那樣低緯度使我們需要發展象羣，水陸上運用蒸汽是我們在內地交通上最好最有效的交通工具。不久我就要……你的好朋友亞伯拉罕·林肯。」

他念這封信的時候，難道我們看不見他眼睛裏放的光嗎？沒有那一個部長和暹羅辦交涉。西華德既無想像力也沒有那種富有風格的手段使他能夠寫出上面那樣微妙的諷刺來。從鄉下來。律師，除了在字面上以外，就不知道外面的大世界，但是他却有政治家 and 詩人所同有的藝術，把自己放在別人的地位上的藝術，他能夠在緊急政爭的威脅

之下，想像自己在暹羅，謝謝那一柄裝璜美麗的劍。謝謝那一對大象。其實，劍對於他，只是無聊，象呢，不過供他講講故事而已。

在過去十年之內，這種在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緊急關頭很有把握的做法一定是更加有準頭起來；即使不說靦腆吧，一個本性沉默的人，現在週圍遭受着懷疑批評，譏笑，又是剛開始，就能夠撤開了用精神而來用權力。在戰爭的百種危機之中，努力說服人而不用命令，就這樣他得以控制了許多矛盾，無論如何，這不能不說是非常奇特的。因為在這年青的民主國家，忠於統一的各州之內也還有許多極其猛烈的紛爭，而內戰却不得不在此中進行，只有一個精於選擇，能夠對付，能夠調和幹部的領袖才能夠使它得到圓滿的結束。

實在的，政治腐敗，黨派成見，以及獵取地位，這種種惡劣細菌在這時候是正在滋長，特別在軍隊裏面。

## 七

在那時候，美國比任何歐洲國家的戰備都差了很遠，特別是北方，自從蘇姆特要

塞倒了以後，北部諸州有的是人，有的是熱情，也有的是錢，但是，沒有將軍，將帥尤其少。總統是海陸軍大元帥，但是他的軍事知識並不會比他的前任總統或者敵人更多。即使他是一個全能的將軍，他也不能夠根據軍事才能來選擇該方面的領袖，因為在大元帥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元帥，比英國的夏利害，法國就不用提了——那是輿論。利用報紙，一些政治會社，國會委員會，銀行，每個黨，每個州都要把自己提出來的人放在領袖地位上面，在這方面頗有壓力，並且常常使用威脅手段。

假如不讓他們佔據高位，誰能夠叫那些州長徵集軍隊呢？甚至於後來，實行普遍徵兵制度時，最高統帥還得考慮這些有力角色以及國內其他有力集團的感受性，小心翼翼的在這些相互衝突的勢力中間走過去。另外一方面，軍隊司令部却非常反對這種事，他們大有理由，不能夠讓那些只有政治後台而無其他才能的軍官或文官來驅遣他們。下層軍官們則老是爭爭吵吵，像一些初入門的人，彼此深知彼此的缺點。除此以外，最糟的是總統的道德感與此頗難相容，因為，特別是在戰爭初起的時候，他一面有內在的知識，一面要外在的機巧，一面是生死的需要，一面是政治的考慮，這常常引起強烈的內心衝突，「你得把這當件事做，替帶信的人找個位置……把它當件事和稅官安排好。你會為我做的，你非如此不可。」

他用加急信寫給司各德將軍此類的函件有幾百封，替一個和他不相干的人找事，這人他恐怕只見過一面，而且明明知道是無用的。寫的時候他就嘆氣。他精神頹喪，感覺疲倦。根本上他是個誠實人，從來不替自己找什麼好處，也不肯替他的朋友們這樣做，但是現在，却不能不運用權力來滿足一個生人的私人利益，不是爲了國家，也不是爲了軍隊，完完全全是爲了黨派之間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得要元帥「爲了我」來安插他薦去的那些人。這些情形，使他憤慨。

同時，爲了自己缺少專門知識，他老是苦痛不堪。這一點對於那種自己苦學成功的人，比對其他的更加不能饒恕。這個人，不但是能夠控制律師和法官，還能夠提起鋸子來，教訓一個本事不行的人怎樣用它，他知道一所房子蓋得好不好；在攢交競賽的時候他能夠做仲裁人，他能夠制馬，制牛，制筏子和船，在戰爭期間，這些特別知識都是大有用處的。這樣一個人，却不能不在與戰爭有關的重要問題上，向部長們請教，使他一時之間感覺到他靠他們，他強迫自己這種事內心總有很大的煩惱。這些感覺都不在表面，更煩心的是南方擁有最能幹的將軍——李不過是許多轉向南方的一個，而北方呢，却沒有一個人使國家放心的把軍事大權交給他。

他站在房間的一扇大窗面前，向寬闊的河流對岸望去。從望遠鏡裏他可以清清楚楚

地望見分裂着藍色的旗幟勇敢地在上帝的風中飛揚，正如合衆國的國徽一樣，也是同樣的尊榮，晚上，又是一個憂愁的日子空空地過去，一個可靠的人，加拿大人來了，帶來一些英國人送到南方去。信件，是半路上截下來的。客人聽見總統嘆氣說：「自從我到華盛頓來我就一直是睜着一隻眼睛睡覺；除非是我位置的人來找我的時候，我總不肯合上兩隻眼睛。」現在，林肯讀着那些沒收了的郵件，使他吃驚的是有些通訊處他非常熟悉，他把信分開來；加拿大人看出了一兩個月來的重憂和困難所造成的痕跡，他憂傷而嚴肅的眼光比語言更響亮地說明了戰爭發生以來他的失望，考驗，和心寒。眼週和前額的縐紋更深了；嘴唇更堅強了，但是都表現着慈愛和忍耐。」

當時新聞界都主張向李集部 *Richmond* 進攻，因為一方面既怕歐洲會來干涉，一方面一般的又相信敵人的準備也不充分，只一立刻進攻，就可以趕回去，難道南方把它的首都和合衆國的首都擺的這樣近，僅僅是爲了表示傲慢？爲什麼他們不選擇遠在南方的紐俄寧斯，偏要定在那離華盛頓僅僅百里之遙的地方？佛吉尼亞是強大的州，第一流的，從那裏最方便向邊境諸州施行壓力。此外，世界等着看呢：「到華盛頓只有一步路，我們很快就會回去的！」因此，東部戰場很窄，西部的都是廣闊無垠。

軍隊源源不絕的開進來，出乎意料以外的強大，而且超於所要求的，但是，却是沒

經訓練，差不多是散漫無主。而合衆國的都城近在邊陲，變成了一個軍營，幾萬兵士不得不在四郊宿營，總統一面祭旗，訪問醫院，接見人物，苦心使國家意志努力向着進攻——一面他却不能發令前進，因為將軍不夠。「我的窟窿非常多，可是塞子大不夠用，」他用這樣有力的比喻來講。他派了布爾 *Bull* 作俄亥阿軍隊的統帥，派了麥克多維 *McDowell* 作東面軍隊的統帥，但是他自己和國家却說不出此二人有何長處。只有弗烈芝 *Fremont* 西面軍統帥還有足資號召的聲名。

林肯和司各德是被國家的茫茫的希望推着前進。在林肯，他看出鐵道運輸力不夠，反對總攻，主張主動的採取佯攻以分散敵人的兵力而免除敗北的可能。但是司各德滿不理會，下令東面軍在七月一個星期日進攻，結果在牛奔河 *Bull Run*，波塔瑪河的支流，遭了大敗仗。軍隊向首都退下來，一些參議員和觀風家，這是些爲了看打勝仗的熱鬧來參加行動的角色，鬧得恐怖滿城。謠言和謠言對陣着，當然說南軍要乘勝進攻是很有理由的。四面是廣泛的混亂，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都丟了頭腦，總統却顯然保有鎮靜。一面安排首都的準備工作，一面打電報到那敗仗將軍：「保全軍隊，保全華盛頓。」但是在一天晚上，一位老朋友來看他的時候，他說陸軍部長不許他向非軍事人走漏消息。「這些打仗佬待我嚴緊得很……我想我得依他們，一直等到我把事情抓上手



了的時候。」

這樣，在第一個敗仗以後，就打定主意把事情抓上手。

不過，這還是太早了。目前的需要很明顯就是一個新統帥。國家需要一個年青的英雄，司各德却已經是七十五歲了。簡直沒有什麼具有成熟經驗的人現出頭來，總統就想誰是兵士所最喜歡的人，誰是在人民中間最負有聲望的。在目前暗示的力量萬不可少，但是，誰的名字有那宗力量？誰能夠在戰爭初期的三個月之內做出一些積極的成就來？馬克列郎 McCreary 很快的組織成了西佛吉尼亞州（該州始終忠於合衆國的一部分）把殘餘的南方勢力掃清了，因此頗得社會的稱譽。軍隊指揮官的資格可並不大行，但是却也比其他的人稍多一些。是不是現役軍人呢？他曾經是，現在却是一個管鐵道的人。在墨西哥戰爭時，他當軍隊工程師，做得很好，在克里米亞戰爭時他做過了軍隊觀察員，是個共和黨員嗎？不，是民主黨。更好！大家就會他完全是因爲天才的緣故才派到這個位置的。他是嗎？誰知道？無論如何，人民在說他是第二個拿破侖呢。

確實的，馬克列郎三十四五歲，樣子叫人一看就愛上他。他是個很好的紳士，坐在馬上很是端正，南方的態度，大鼻子，濃濃的短鬍子，深眼睛，蒼白的臉，看人時好像是看透人而不是看着他，身材小——一個小小的人像拿破侖。」他就利用那科西嘉人

的感情效用來行事，把東面軍改稱波塔瑪軍，騎馬向前走的時候，總是讓後面跟隨着一隊漂亮的衛隊。他自己騎得漂亮得很，眼光深思的向前望去，他的嘴唇響出他的祕密：「我要用大手筆來幹這件事，一戰就把叛徒粉碎乾淨。」又有一次，他好像自己是傑佛遜一樣的寫給他的太太：「人民要我來救國家。我非救它不可。凡有妨礙我的，我對之一無尊敬。」聽聽這音韻吧！每個字都是文學。

新統帥開始打算用三個月來訓練他的二十五萬軍隊，林肯極其不安心，東田聶西被南方威脅得緊，再三再四求援。林肯恐無論用多大力量把北方深入敵境的這一個前哨保持住。但兵將軍們的計劃，不，昏想頭綁住了他，他是個囚犯，輿論誓死擁護第二拿破侖，內閣相信他。這時候，有個老朋友告訴林肯說馬克列朗暗暗計劃做總統，林肯毫不在乎的說：「我十分願意只要他把戰爭告一個結束就是。」這時候，除了讓新統帥在波塔瑪河上忙着訓練他的軍隊以外，什麼事也不能幹。西面情形怎樣呢？在那兒，恐怕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勝利的遠景來吧。

同樣的，在聖路易也有一位將軍騎着漂亮的馬，帶着漂亮的衛隊，不過，無論如何，弗列芒的過去甚爲了不起，或者傳說是這樣的。他是西部的先驅者，開路人，一位浪漫的角色，共和黨曾經推他做黨第一次的總統候選人，林肯曾經爲他倒過，那僅僅是五年以前的事嗎？太近了，弗列芒不會忘記的，太長遠了，若沒有新的花冠，人民却不會記住。眼前呢，林肯和內閣都很重視他。閃耀，沉默的本事，一無統帥經驗，這些都是他和那波塔瑪河邊的同事共有的；不過他做出了一個特點，造成一個保鏢，躲那裏面，藏得不可發現，禁它保證他可以延遲答復政府的信件和電報——或者簡直就不管。東面和西面的兩位將軍有一個共同目標：藐視華盛頓和政府。只此而已，在其他事上，兩個人好像老是彼此搗亂的。

但是和東面那一位不同的是，西面這位將軍連軍隊裏的和平事情都不做，虛榮心又大致使他變成了那些騙子（恐怕陸軍部長都不知道這些人）的俘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和總統商量，就自己任命旅長軍官們。幾個星期之內，雖然他會躲在他銅牆鐵壁的沉

獄之內，嚴重聲討弗烈芒的材料已經到了華盛頓，那個失敗了的總統候選人據說是想造成一個西北聯合國。謠言並無根據，林肯也不相信，但是流言傳得很廣，足見人民相信那是可能。

八月一個早晨，林肯在報紙上讀到了弗烈芒一篇文告，說凡是反對合眾國的密蘇里人財產要被沒收，假如他們有奴隸，那些奴隸就要解放，變得自由，林肯讀的時候怎樣想呢？以政治家的自治力，以統治中樞應有的責任感，他是違反着他自己自然的感情和願望；自開仗以來，他就不肯提到奴隸問題，因為他相信他的第一件事是保存聯邦，而不是解放奴隸。只有當戰爭口號還是保存聯邦時，他才能夠得到忠誠的諸州裏面民主黨的擁護，使邊境諸州保持中立。假如他的戰時舉動表示這是解放戰而不是保存國家的戰爭，他就會丟去了他的立場，從而丟了戰爭，甚至於就在戰時沒收的問題上，他都小小心心不提起奴隸的問題。可是現在這位將軍却把他管養的指頭插到這政治網裏來，完全不理解軍人服從政治那一套！第二天那冬眠了的問題又在全國蘇醒了。北方口急進報紙讚揚那大膽的將軍跨過遲疑的總統。而邊境諸州，首先就是肯特基，認為這就是公然宣佈的戰爭目標，又威脅着要分離。難道把那將軍撤職嗎？

一點也不。林肯給他寫了一封友誼的信：

「我覺得那（文告中）最後一段有很大的危險……會把南方我們的朋友嚇壞，弄得他們反對我們；恐怕要毀了我們在肯特基的好前途。所以，容我請你作爲你自動的，把那一段改一改，以符合國會法案第一節和第四節……我寫這封信是爲了謹慎，不是爲了檢舉你，我派人特別送來，使它能夠一定的到你手裏」。

怪極了！在這件事林肯是太隨便了。他努力不願開罪這個人，因爲覺得此人的聲譽比自己高；他放棄了正式運用權力的方法，這些都過於隨便，即當前的形勢也並不一定需要這麼作。結果怎樣呢？起先，將軍是找不到，後來他回信請總統自己修改那一段，而叫弗烈芒太太，一個野心而有能力的女人，素稱爲他的真正參謀長的角色，把信送到林肯那裏去。

不，這不是開頑笑，事情真是那樣的。

將軍夫人怕自己的丈夫要被撤職，決計反攻。半夜裏到了，她就要當時當地見到總統，大罵他，威脅着說弗烈芒可能建立起獨立的政府。林肯能夠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嗎？他素稱一半是農人，沒有禮貌，很是粗鄙。後來他說：「我用了我所有的硬辦法來避免和她吵架。」他不願意運用鐵手腕，國家和他自己的力量都還不夠，並且他的主要目標從來就不在乎風頭。因此，他將就了，最傷害自己的那麽將就着——答應按照

弗烈芒所說的用自己的名義替他改正，被千萬北方人士鄙薄他怯懦而稱弗烈芒為英雄，有些報紙宣稱不如叫弗烈芒代替林肯做總統，有個作者問：「爲了肯特基，我們要犧牲自尊心多少次呢？」

在這裏，林肯還是同樣看法，政策趨於野心，並且是哲學政策。他一點也不在乎。他起始來考慮下面那件事背後所包涵的活動成分。

「我非常尊敬弗烈芒將軍和他的才力，不過事實上是任何運動的先驅者，並非通常都是完成那運動的最好的人。在往古的時候也是這樣，摩西開始了猶太人的解放，可是並沒有把以色列帶到恩許的地方去。他只有讓約書亞來完成這件工作。看起來好像是這樣，第一個改造者不能夠不遇到這樣堅強的阻力，被攻打，被拋散，使將來人民不能不接受他的改造時，另外一個人能夠比較容易的把它完成。」

這樣，他寫信給洪特爾將軍 General Halle 請他到密蘇里去

「他（弗烈芒）得有一個有大經驗的人在他旁邊，你能爲我做那件事嗎？你的軍級比那地位是高了一級，但是你能夠爲了救國家自動的替我就那個職分嗎？」

不過，洪特爾並沒有做出成績，他的信和弗烈芒的一樣無禮。於是他被他的上司溫和的取消了

「我不能不說，要溫和的答覆這樣醜惡的一封信，非常不容易。你知道，我對你很大的信心已經喪失了許多了，並非因為你在公事上的行動或缺少行動……只是爲了你那潮水似地衝來的抱怨的信……我曾經是你誠實的朋友，現在還是，以此，我大膽的建議說，你是在採取最好的方法毀你自己。」把自己的本分做好，那裏有一切的尊榮。」——末了，他不得不再去找弗烈世，他的信差起初簡直不能進那將軍的門，還是用了戰略才把信交到。

合衆國的總統就不得不這麼又精微又惡劣的對付他的將軍們。

馬克烈朗呢？當時我們那漂亮朋友在波塔瑪河邊怎麼樣了？過去三箇月中，他訓練了十七萬五千軍隊。現在他會進攻嗎？總統是下令進攻呢，還是要和那將軍商量？馬克烈朗不要誰的意見，林肯的更用不着。他背地裏抱怨說總統常常來軍隊裏看是搗麻煩。他寫着

「我越來越討厭這個政府——完全厭惡它……我勉強參加了一次內閣會議，厭氣得很，叫人生氣。在那內閣裏有幾隻我從來沒見過的最大的鵝。」

這是帶劍的將軍照例對待哲學家的態度。可是他爲什麼不用他的劍呢？敵人太強嗎？不過是一個對三個！馬克烈朗不相信這個。他一仗也不會打過就有五拿破侖的聲

名。他怕打個敗仗把它炸掉了。他老是要軍隊，軍隊，軍隊；一星期的過去，他守在戰壕看着敵人，軍隊的士氣免不了要受傷害；南人因為怕遭受突襲退出了馬那撒斯 Manassas，他只稍稍追了一陣就又挖戰壕了，大將普魯送報告：「波塔瑪河平靜無事。」國民的情緒始而不安，繼而憤怒，繼而訕笑，終而懷疑，這民主黨員有政治野心嗎？難道他想不用戰場上的聲威却要靠了不動不幹來爬上最高地位嗎？

不可能，因為總統把他提昇起來。退伍了的司各德現在尊榮地退休了，年青的馬克烈朗昇了元帥。爲什麼？林肯找不出人來！他甚至於忍受那廢軍無禮的待遇，讓自己被收在過廳裏等着，事情鬧到報紙上去了，與精大憤。總統自己不齒與嗎？絲也不！他本來就不顧自己的尊嚴，他唯一的目標是打勝仗。『我會替馬克烈朗掌馬蹠，只要他替我們打幾個勝仗。』後來有一天，將同司令部來，發現林肯和西華德在等他，他跑到自己房間裏去，打發人送張條子來說對不起，他太累了，今天不能見他們。國務卿氣得發抖，林肯却不動聲色。不過，以後他再也不去看那將軍，命令也應得更斷然了。

兩人的關係帶起一種惡意的音調，聲音發空，好像是基礎已經挖空了。瓦列克河越見惡劣了，越看得久越是這樣。『那將軍這樣寫着。他被吸緊在波塔瑪河及其支流之間已經有半年了。他老是要求更多的軍隊，要去却使之被虛無吞滅。林肯說：『好像像極掌



簸箕搬運倉房地板上的跳蚤一樣——一半也到不了那裏。——他又說：「如果要再不做一點什麼，全部事情就要塌台了，假如馬克列朗將軍還不用他的軍隊，只要人能教我怎樣用它做點事，我情願把它借過來。」雖然如此，林肯還是在國會的監察委員會面前保衛馬克列朗。

同時，在西面一切都停頓了。要求補充，軍火，馬等等東西的文件來之無窮，總統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覺得被人騙了却不知道怎樣去對付。在這兒有最高權力的人不知道戰爭的藝術而兩個將軍不肯打仗。

這種沉鬱的僵局却被陸軍部的一些謠言打破了一些。加麥農過於相信軍用品商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於說他也在於中取利。襪子輕輕一扯就破了，軍毯太薄，麻袋用膠黏住，不是用線縫起來的。這一切都由陸軍部負責任。調查委員會成立了。但是林肯出來保證加麥農，聲稱假如有什麼毛病，他自己和他的內閣一齊負責。雖然此人品格有問題，雖然此人是栽在他身上的，他情願，即使亦不必如此，把自己已經受了污染的名譽來替那有疑問的行為負責任，不肯在戰爭中間犧牲他的同事。

雖然他對加麥農的個人的不滿，他這樣做。加麥農曾經自己主動，以解放派的身份，就在這軍用品謠言大起的時候，暗暗準備了一個報告說：

「凡向政府作戰的人，財產，權利，憲法和法律上的保障一律充公取消，因為他們正在對憲法和法律實行軍事叛變。奴隸所供獻於他們的勞動和役務，構成叛徒的主要財產，這種財產也要遭同樣的戰爭的命運。」

再一次林肯待考慮自己的願望，不過他採取相反的辦法。現在是二八六二新年他覺得時機還未成熟，本來是沒有。他用電報把那報告的小冊子從郵政局要回來，把那成問題的段取消了。

這是林肯典型的品格，當個人問題發生的時候，他衛護他的部長，當國策有關的事發生時，他立刻反對他。雖然在後一件事上他實實在在同意如麥農，而前一件事和他是驢頭不對馬嘴。假如他在這兩件事上把處置的方法調換一下對於他的聲名大有好處。

他把國事看得如何重，把個人關係看得如何輕，當他認為一個敵手對於危難的國家有用時，他是如何的把小小的輕蔑放在一邊，在他任命史丹東 Stepha 爲陸軍部長時，表現得特別顯著。

林肯只見過這人兩次，一次他是律師，隨後是布肯南 Buchanan 手下的檢察官，只有一會兒，那還是林肯做總統的一年以前。又一次是在七年以前，那時候他們在星星那底，那一天林肯的自尊心受了二十年來沒有過的重傷。那時有一件重大的案件在進行，

兩個有名的東部律師任一邊，爲了政治的原因，林肯一個西部人也被邀來參加。五人之中，後者其實對於這案子最清楚；這是第一次他跑這麼遠來參加案件；幾天來，他都是沉默着。後來，到了林肯該說話的時候，史丹東站起來自命爲總律師，把林肯的話說了一通，他對他的朋友們說，無論什麼都不能夠使他和那個「該死的愚笨的長胳膊猴子」在一起。兩個人原是住在一家旅館裏，史丹東對林肯的態度是無禮的挑戰神氣。

史丹東討厭林肯被選爲總統的事——「並不僅僅因爲他是民主黨。在華盛頓後來那幾個月中間，他老是罵林肯，說他是「原始的人猿」。他問馬克列朗，爲什麼人要跑到非洲去找那種他們在伊諾諾州市場很容易找到的東西？總統不見得恰巧就聽見了這些話，但是他十分明白史丹東對他的態度。

然而現在他任史丹東來擔任政府裏面這最重要的職務，並且這事情是要他兩人常常見面的。他要這樣做因爲史丹東對於合衆國是不可動搖的忠誠，他既有本然的力量又有智識；有以情又勤勉，有方法有技巧。身材雄偉，寬平的額角，虬曲的鬚鬚，大腦袋，堅強的鼻子；人見他就知道是個實際的人，全能的人。他和林肯是多麼湊合得好呢！兩個人都是嚴正不阿，能幹認真的人。不過林肯是小心過當，而史丹東却過於撒手作事。後者總好埋下頭向阻力進攻，而前者却要遲疑很久慢慢才作決定。他們好像是生來

就互相補充的，而在相同之點上，他們却相互加強。  
不久，他們就變成了緊密的朋友。

亞伯拉罕·林肯在研究戰略。在這冬季的歲月裏，兩個將軍替換着找出些東西來要求，找出新理由來搪塞他們按兵不動的情形，戰爭拖下去，兩個將軍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大，林肯認為非來研究一下他的主要事情不可。假如他以總統的身份應該研究歐洲外交，他就這樣做，很快他就發現了那不過是一種人的智識，從普通生活中搬到政治場合去了而已。假如，依照憲法，他是海陸軍大元帥，假如在他手下的軍官們，在才氣和品格方面，他都不能信任，那麼，當前形勢的實際需要，他對於將軍們不信任和他自己的責任感就免不了要強迫他決定研究他負了責任的事情。

真的戰爭的藝術沒有什麼神祕吧？沒有多大的幫助，他已經能夠寫了，什麼幫助都沒有，他已經讀了歷史和科學。難道那一雙大手上長滿了木瘤的砍樹人不是到商店的去作店員，因此能夠伸直了雙腿躺在櫃檯上學習法律，會了拚字嗎？當他循迴的時候，他

躺在鄉下小旅館裏，讀到深夜，那時尤克里得 Heron 不是把古典書籍的寶藏獻給他讀嗎？當他和道格那斯競選的時候，其初原怕自己不行，但是不久他不是就明白了，這些了不起的人也得用永遠東西和平常人一樣，並且，一個參議員到最後還是只有應用常識和人的智識嗎？假如他不能夠不（像古羅馬的獨裁者一樣）把自己放在帶兵的位置上，和傑佛遜或維斯比比，他的氣質雖然使他和戰場上的領導任務不適合，而他的體力可與會受得住戰事的考驗。現在命運對他的召喚和他的性質與他的能幹都正相合。林肯立刻就應了召。

照總統的書記說來那年冬天成日成夜，特別是十二月和正月裏，總統深深的研究戰略，地圖，以及和帶兵有關係的文件，供應，行軍等。喜歡作比較，天才的想像（大軍事領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需要）同時又是個現實主義者，計算家（精明農人一定是這樣）——他有了成功的一切條件。他還記得那次對印第安人的小小戰爭，把這和去年那經驗合起來，他對於目前的軍事形勢有了分明的圖畫的理解，眼睛望着地圖，他能夠構成繁複的包圍敵人的計劃。他自己學會了作戰的基本東西正如他學會了其他一切的一樣。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恰好是怎樣學的，無論如何，結果表現了他所學的範圍。

因為現在他對將軍們用另一種口氣講話了，再也不是從前那種胸無所主的外行人

的樣子。他試探着地寫給布爾將軍說：

我亦不會把我自己的意見，當命令，現在也不是；雖然我希望它們能夠受人尊重，但是假如你違反了自己清白的判斷來照它們做，我是會怪你的，除非我用命令把它們提出來……有了這個前提，我再把我對於這個戰爭應有的方向說出來。我們有更大的兵力，敵人却能夠更便利的集中兵力在爭奪點上；假如我們不能夠利用自己的優點養過敵人，我們就要失敗。這只有一個辦法：同時在幾個要點上用優勢的兵力威脅敵人，這樣假如敵人無所動作，我們可以放心的攻擊一點或兩點；假如他削弱一點來加強另外一點，那麼，不理那堅強的據點，而奪取並佔領弱點，算是收獲。

馬克烈朗生病，又有了不進兵的理由。總統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他都只是草幾個逃避的鉛筆字。林肯於是向他的高級發出調查，結果找出了許多那將軍不喜歡的事。新陸軍部長到今為止是馬克烈朗的朋友，他直奔目標的做法，很是生硬，他抱怨着，寫着：「軍隊不打就得跑掉，西面的人既然在光榮地戰爭，波塔瑪河上就得停止香檳和生蠔才行。」

林肯做得謹慎些。他把那統帥和他的將軍請來參加內閣會議，讓那些憤怒的閣員提問題問他。馬克烈朗不肯答覆，除非總統命令他這樣做，後者只問他在他頭腦是否已經

定下了進攻的一個日期。

「我自然有，」那將軍冷淡而神祕地回答。

「那麼，我宣佈會議結束，」林肯說，想避免爆發。史丹東氣壞了。後來他說：「我們在那兒有十個將軍，可沒有一個敢打。假如馬克烈朗有一百萬人，他一定發誓說敵人有一百萬，他就要坐在泥坑裏，號叫要三百萬人。」

林肯並不說什麼，他還是來研究。現在他對於軍火與軍需的問題已經懂得了，將軍們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時，他常常推翻他們。在隔壁的碼頭上，每出什麼情形就要人講給他聽，一個一個的實例這樣看去，這就是自學的人頭腦工作的方法。有一封短柬是寫給海軍部長的：「我想我看見了三條船剛才開進海軍船塢。你能夠打發人來看看它們是什麼嗎？」

一個發明家拿了一支新槍來，林肯素來連啞巴動物都不肯射死一個的，現在却要自己試槍。他和一個書記走到白宮前面的草場上去，用一張國會記事紙做標的，射得很好。他就說：「我相信，我能叫這支槍射得更好一些。」他切下一片松枝來，裝在槍上，果然就射得更好些。有時候，在他自己的房間裏，靠一個海軍上將幫忙，他就在壁爐裏試驗一種新火藥，細細考察灰屑，提出改進這種火藥的意見。

對於海塔瑪河軍隊的行動他和那吊兒朗當的馬克烈朗意見不同，那將軍想從半島過去，林肯却直接攻擊李榮芒，爲了推動那個對他失了信用的將軍，總統就發出了他那爭執很久的戰爭總令第一號：

「命令，定於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合衆國海陸軍向叛徒行動。特別是門羅要塞的軍隊，波塔瑪的軍隊，西佛吉尼亞的軍隊孟浮得非爾 MONTFORT-LE-KEP 特基的軍隊，開羅的軍隊和艦隊墨西哥灣的海軍都準備在那一天行動。」

究竟什麼是適於當前形勢底止當戰略，還是在爭執之中，於是林肯給馬克烈朗寫了一封簡凝恰切的信：

「假如你能夠把下面幾個問題答覆得滿意，我會很高興收回我的意見採用你的：

「第一、你的計劃是否比我的需要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第二、你的計劃比較我的使勝利更有把握的地方在那裏？

「第三、你的計劃比較我的更有價值的地方在那裏？

「第四、事實上，它不能突破敵人的重要交通線而我的能夠，它是否更少價值？

「第五，假如失敗了，你的計劃是否比我的更不容易退却？」

馬克烈朗的答覆糊裏糊塗。隨後就開了軍事會議，許多參加的軍人都擁護馬克烈朗



的計劃。總統并不相信，他的意見是很有根據的，但是他小心從事，讓馬克烈朗進行了他自己的做法。評論家們還是議論紛紛不知是白宮中那外行人對，還是戰場上的將軍對。

在這戰爭的黯淡時期，他左右都受着政治的攻擊，社交場中把他當笑話，他的將軍們看他不起，他不知道究竟那可怕的事情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在一羣不合作的顧問中間摸索着探討光明和智慧——他的兩個小兒子因為去訪問醫院受了傳染，病了。威力，他最心愛的十二歲的兒子，幾天工夫就完了。林肯和看護守在苦痛的兒子的床邊，那看護是個真誠的基督徒問她的情形怎樣。她告訴他自己是個寡婦，丈夫和兩個兒子都在天上，她和自己的苦痛調和了，學會了比快活的時候更加愛上帝。那是怎麼會的呢？信仰他，相信他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第一次丟親人的時候，你就完全順服了嗎？」

「一步一步的。一錘一錘的下來時，我就學會應該怎樣順服。」

「我很喜歡你這句話。你的經驗會幫我擔當我的苦痛……這是我生命上最苦的考驗……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她告訴他許多基督徒都在替他祈禱，他說：「我很喜歡聽見這件事……我需要他

們作禱告……我願意我有你那種孩子樣的信仰，我相信上帝會給我的。」他又講起他的母親來，也已歷是半生半壽安那的野外有多年了。「我還記得她的祈禱，它們老是跟着我的。」

在病榻微弱的燈光下夜談着，這瘦削的憂苦憔悴的人把他的腿伸到牆邊去，他的本性一部的脫離了習慣和拘束，他的懷疑暫時是停止了。他的太太本是個歇斯底里性的人，走來走去快要發瘋。但是林肯靜靜的坐着，想着他母親的祈禱，問那生人是不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向苦痛低頭；等到他一走出去那就是碰見西華德等着他，拿着一封從歐洲來的威脅的電報，或者史丹東報告前線不利的消息，或者一個不幸的女人要求把她的兒子從軍法下面救出來，而同時他自己的兒子呢，却被戰爭把他的生命提早切斷了。不是很自然的嗎？他會反對陸軍部長的意見，雖然嚴格的處罰能夠成為更有效的阻力。他還是要採取寬大的做法。一個年青的兵士因為在哨崗上睡着了判決槍斃。「帶着那可憐的年青人的血在我手上，我不敢想我能夠走進永恆。本來無足奇怪，一個從鄉下來的孩子，大概習慣是睡得早，到了站崗的時候，會睡着的。」

一個年青的在白宮服務的軍官本是林肯的親信，在戰爭的初期中倒下來了。

「你的兒子死得太早了，」林肯給他的父母寫信說：「我們的悲傷和你們的是差不多。」

多一樣的。國家將來數不清的大利，自己的和朋友們的光輝，希望在他這一死上所受突然的打擊是少有的。從身體，從年齡，從青春的外表，他還不過是一個孩子，但他領導人的力量卻是超越的重大……然而他在社會交際上却是獨特的謙虛和尊敬，我認識他是在兩年以前，可是在兩年中的後半截，我門是在年齡距離和事務煩擾，可能允許的範圍之內，親密無間的。在我看來，他從來不放縱，沒有混時間，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下流的或者任意的話……因為希望我不至於冒瀆你們神聖的憂傷，我大胆給你寫這封信，表示紀念我年青的朋友，你們勇敢的，早逝了的孩子。」

在這以前或者以後有那一位國家的元首曾經在血海戰爭中寫過了這樣一封信呢？沒有一個字講到「英雄的死亡」來傷害這封信哀沉的音調，也沒有一點在上位者自鳴得意的氣味使人情的聲音漏到低下的水平。那是一個詩人的信件。同樣的我們看見他蒼白的，胸前熱情起伏，眼淚在臉上流着，雙手壓住他自己的心，當他從馬克烈朗將軍的司令部裏走出來時，連衛士的敬禮都沒答覆——那是因為他聽見老朋友，凡達尼亞時代的同志倍克爾上校死了。真的不過只一年嗎？那時候他和另外一個朋友坐在春場的爐邊，缺着容西馬尼？

但是現在，他耳朵上有了響聲，他知道人們在等着他的決定。

# 十

他的老朋友們在那兒呢？在這樣危急的時候，真的他們會一齊擁來支持他吧。比較起敵手來，他們大部分都表現的很壞。戰爭開始的那幾個星期，道格拉斯跑來報告說他接到了幾封電報要他去伊林諾幫助鞏固人民的信仰。他應不應該去呢？這樣，那小小的道格拉斯又找上了這高高的林肯，和他談話既不是傷感情的刻薄，又不是惡意的賞面子；這一次他不是把總統的帽子拿在自己手裏，却來問他自己該怎麼做。林肯要是在從前就會努力叫道格拉斯不去伊林諾，但是現在他却打發他上那邊去爲北方的主義努力。道格拉斯去了，但是不幾個星期就犯中風死了。林肯命白宮爲他下半旗，在這大廈爲他誌哀。道格拉斯爲了想佔住這個地方，曾經打過了一輩子。

有時候他是多歡喜看那些舊面孔「希爾」已經做了軍官，從總統得到了許多好處，但是後來不喜歡他，還動筆罵他。別的人他在介紹信裏寫着：「我的好朋友的兒子」，或者「我的特別好的朋友」，赫爾登收到他一封短短的可是非常親熱的信：「親愛的威廉，一月三十號信收到了。錢就按你說的辦吧，你深知我沒有時間寫一封長些的信給你

，上帝祝福你，你的朋友亞伯拉罕林肯說的。」赫爾登來了，就受歡迎，但是他從來不  
闖犯他，也從來不替自己要求什麼。

年青時候的朋友來了，總統的憂容也變快活了一些。別的人來了，他就叫人回說很  
忙，不能夠見他們。但是和老朋友們在一起，他就會一個小孩子一樣又頑又鬧，對我  
講許多故事……問起許多我們在伊林諾州所認識的老朋友們。」林肯把地圖搬出來指  
點給客人看，用骨節棱棱的手指指着當場的形勢和戰場。接着一個將軍來打斷了：「好  
吧既然他是一個當大炮的人，我想我得見見他。那將軍出來時講他的印象說：「和一個  
從伊林諾來的老胡西 Hooser 關在一起，講着二小個故事，而國家是在靜靜的走到地獄  
裏去。」

有一次，他坐在白宮的涼台上，音樂會在演奏，一羣人在底下走過去。他不見了一  
個人，便跳起來靠在欄杆上揮起他的長胳膊叫道：「赫巴得 Herber 赫巴得，這兒來。」  
涼台圓門上的鑰匙一時找不到，他就叫那人爬上欄杆來和他聚在一起。

這些熟習的面孔雖然親熱，但是却有好幾百從前的朋友斜着眼望他。有許多因為他  
把弗烈芒的解放宣言取消了，認為是不可原諒。有信件來因為這件事罵他時，他一點也  
不忽視它們便親自提筆寫回信：

「你十七號的信收到了；我承認這封信使我吃驚因為是從你來的。不到一個月以前，你曾經幫忙製成了這種法律提到我這兒來，可是你現在反對我遵守它，真是怪極了……重要的是抓住肯特基，從而保住密蘇里和瑪麗蘭，從而戰爭的結果就靠有它……假如你放棄這種煩燥情緒，改變主張，勇壯的支持我，爲了你和別的好心朋友們選舉我，承認我各種文告的原因，我們就會勝利的走出去……你永遠的朋友。」

有時候他却更明白的表現了他的憤慨和焦燥。他從郵局發一封信去回答老朋友的譴責：

「你說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朋友。當敵人刺我的時候，抓住我的手的朋友們，我懷疑他們的智慧，即使不說真誠。自命爲朋友者的呼籲在這次戰爭中比什麼還麻煩我的機能。……我是個有耐性的人——永遠願意原諒……假如可能，我還是要保存這個政府，我不能作的，自然我不會作，但是很不妨就作一次把它完全了解，我要是不把一切方法用盡，總是不把這件事放棄的。你忠實的。」

又一次，陰謀在進行，他說：「我要做超於我所能夠的事，我能做的一切我都做，爲了保全這國……我決不做害人的事。我所要對付的過於廣大不是惡意的做法所能領會。」

他一面帶罪從前線反軍，使他們覺得他是過於小心，另一面他却敵手當中得到了新朋友，他們多多的認識了他之後，就改變了對他的意見。特別是西華德和史丹東，不過內閣中所有的人也都是這樣的。蘇姆勒 Sumner 也在其內。此人是參議員，幾年以前曾經被一個政治敵手野蠻的收拾了一頓，但是後來變成了外交委員會主席。林肯對蘇姆勒的印象深，原因很簡單，那人和他自己差不多是一樣高。此外，蘇姆勒態度宜人，行動文雅，林肯沒有，所以也是欣羨不止。這位清貴的紳士容顏開朗，額角高，鼻樑直，受過教育，飽浸歐洲文化，像一個南方的領袖一樣。好像他的外表他的本性都證明一個大謊，那就是說：高貴的品格只有在養奴才的人裏面才能產生。

多年以來，他就公開的熱烈的反對奴隸制度，而且武斷之至，比如誰要對對方也有什麼理由，他總是發氣的說：「沒有什麼對方！」既是這樣窄狹的，毫不妥協的，他就很難了解林肯。而林肯呢，向來是觀察一個問題的各方面，倒熱熱的佩服蘇姆勒這種性格。那參議員由於環境和經驗都不充分，不能夠喜歡林肯這種人，當林肯初上台的時候，蘇姆勒曾經就總統的外表和態度說了些可怕的評論。蘇姆勒是新英格蘭人在哈佛博習文史，又漂亮，又驕傲，對於他，就是合衆國的參議員也帶了些虛偽的羅馬獨裁者的尊嚴。他看見這西部的自然的孩子來佔據總統的高位，覺得是受了侮辱，而且感到痛

苦。他并不像史丹東隨意把這些感覺表現出來，但是他深深可憐他的國家，可憐那個人。林肯聽着這位教養有素的人漂亮的談話十分高興，而後者却討厭他的頭腦，那種慢吞吞的想法，特別是他的幽默。常常的蘇姆勒爲了這一點弄得煩惱，有時候，他就要林肯解釋他的故事有什麼意思。

然而不久他兩個就相互信任起來，蘇姆勒變成了總統信賴的政治顧問。在反對奴隸制度上，他兩人是相同的，而他們的和平傾向也是。在十五年以前，在一次有名的講演中，蘇姆勒曾經說過：「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不尊榮的和平，也沒有不可恥的戰爭。」現在他兩個人都在領導內戰的一邊，雖然兩個人都相信最要緊的是挽救國家，蘇姆勒却比較林肯更傾向用戰爭來解決奴隸問題。

現在，除了蘇姆勒之外就沒有幾個人理解林肯。在毀罵，污蔑和諷笑的合奏中間，富有想像的作者和政治家們贊許的聲音就被孤立起來，幾乎是聽不見了。惠特曼簡直不能充分頌揚這人的簡單之處。現在他週圍是三十個亮出了刀的騎兵衛士，而他卻平常更加謙柔。他自己「穿着黑色衣服顏色發鏽或者帶着塵土，帶着黑色的硬帽子，看起來和一個最普通的平民一樣。」在惠特曼的眼睛裏，這種單純使他和那些發光的將軍們迥然不同，那些人總愛叮叮噹噹的帶着叮噹的衛隊招搖過市的。



愛麥孫認識他，曾經這樣寫了一句很好的話：「林肯爲美國做的事比任何美國人還要多，他擔當得住。」蘇爾茲 Carl Schurz 對總統的好感似乎不甚自然的，但是他寫了下面一段光輝的性格描寫：

「他非常尊敬別人更高的智識和文化，可是他亦不怕它們，事實上他誰也不怕，什麼也不怕……不怕有什麼會使他抱着他的獨立見解和意志而投降。見到最偉大的人物他也沒有絲毫偏促，好像他一輩子都是和這樣人來往的……他總是能夠承認別人的長處而絲毫不怕自己的會被它們蓋過。無論如何重要的問題都不會使他感覺煩擾，因爲他總是按着普通的邏輯和常識的規律去判斷一切他所遭遇的事情……可是，再也沒有像他這樣樂於接受誠懇的忠告，而對於批評卻保持寬大的……假如有有人攻擊他或者誤解他，他就會請別人來好意的交換意見，可不肯斷絕關係。」

林肯還活着的時候，蘇爾茲在一封信裏面這樣寫着：

「對於自由社會林肯永不會成爲危險，他沒有天才們的志趣……他是人民的現身……他的政府是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我大胆說句古怪的預言。五十年之內，或者還不用那麼晚，林肯的名字會和華盛頓的名字一起記在美利堅共和國尊榮的歷史上面……那些現在迫害他的人們，他們的子孫將爲他祝福。」

莫特雪 Motley 當時是外交使節中的人員，對於人心有深奧的智識。他是俾斯麥的親信朋友，能夠把林肯和同時另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比擬，他寫道：

「我去和林肯先生談了一個鐘頭的話，我非常高興，否則離開華盛頓的時候，我對於總統的印象就是非常之不正確的。我現在覺得很滿意，他是一種有很大的本來智慧的人；他的品格是真誠的，樸實的，坦白的，高貴的。我相信他真實如鋼，而勇敢如真實，同時無疑的他對於國事不大懂，外交方面也是那樣，他也不想掩飾，但是在這樣的危機之中，處在他這樣位置的人卻是這樣，我們不能不惋惜。不過，他的謙柔把所有對於這方面的攻擊都繳械了。……我覺得就他的完全誠實與直奔目標的情形來說，在他的手上國家是會平安的。」

後來他又寫：「他是美國民主的一種真正誠實的典型，他沒有那樣破落名門的氣味，想好而不能好的漂亮紳士派。他是偉大的美國的底摩斯 Doro。誠實，機敏，樸素，智慧，幽默，快活，勇敢，有時候闖出些錯誤，但是從錯誤裏他掙扎有走向他自己相信是對的事情。」

真白，瑪麗的失望是大極了！她抱着夢想，不顧一切的努力朝那裏走，達到了目的——這樣做到了成了白宮的女主人，真的是國家的第一位夫人，結果她發現——什麼呢？戰爭，不許她大規模請客，有一次，她開了個跳舞會，報紙上就來嚴格的批評；她想做一點公共的事情，就召起不厭不厭的批評。這幾年的預想中漏了一點點從春場一步跳到華盛頓，從西部一個城市的社交生活一步跳到首都的裏面不是容易事情，升官（在她看）的事她和丈夫都沒有準備好，只有一點不同的就是她的野心受了重傷而他卻味毫無損。她是生在南方的，可是華盛頓夫人們，那些爲了婚姻或是政治問題牽在北方南方女人，都無緣無故的輕視她。好像她們想在總統的太太身上爲她們那變幻的命運報仇；甚至於當她的車子走過時，她們要從窗戶上跑到鋼琴邊去，敲起南方的歌來挑戰。無論是口頭的或者印出來的批評，他都不在乎，她可是受不住，因爲她是來參加一份的。她是來做個什麼角色，幹點什麼的。

最急切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衣服，選舉和就職中間一段時光，她曾經在紐約定了衣服；現在她又把那些華盛頓熟人們的裁縫檢閱一遍。結果，決定用一個黑人，據說是首

都第一名縫手。這女人曾經替傑佛遜戴維斯夫人（她又輕視又佩服的人）縫過長衣，大約總配得過瑪麗。這個裁縫是黑衣解放者的夫人，唯一有色彩的人，做過了三十年  
的奴隸；她真的後來慢慢變成了林肯太太的親信，在她受苦的日子是她的好朋友。現在  
她替總統太太做了十八件衣服。

第一件曾經害得她流眼淚鬧皮氣，因為幾幾乎是來得太晚了，那是一件淺玫瑰色波  
紋綢的衣服，垂着大得非常的雲幅，領口剝得很深，是那種野心超乎愛慾的女人所喜  
歡的。這衣服和瑪麗肥大的身體很合式，假如人們不在乎她那太粗了的胳膊，她穿那衣  
服倒也很好。她丈夫第一次看見的時候，大步子圍着她走了一圈，低低的吹了一個口  
哨，叫起來：「喲。我們的貓多長的尾巴呀！」她要發皮氣，他就說：「不，不，是真  
非常的好；不過假如腦袋和尾巴能夠離得更近一些也是一樣好的。」他說這種衣服是他  
太太：「全身戰時」像」。她發現按規矩是總統和另一位最重要的夫人手臂相攙進去就  
餐，而總統太太卻是殿後，挽着另一位最重要的先生她就不依，聲言在她的時代，沒有  
別的女人可以走在她的前面，她一定要和總統兩人臂挽臂的走進去。

她一直都曉得他兩人看來不大合式；但是林肯廣大的幽默把那笑話的鋒芒取消了，  
在一次小規模的宴會裏，他向人家介紹自己一對說：「太太們，先生們，這就是總統的

長長短短哪。」因為兩人不合稱，她總不肯和他一起照像，但是她答應人家發表一張湊攏的合照，林肯的一張像和她的巧妙的拚在一起，使她的頭能齊林肯的肩，她的上身也在視線中縮小了一些。凡她所不喜歡的相片她都吩咐把底片毀掉。

蘇姆勒好像是唯一的能夠和那夫婦兩人弄得來的人，林肯喜歡他的頭腦，瑪麗喜歡他的風度，此外她卻和一些品格可疑的人來往。魏納得 *Vinard* 在起初常常看見她，寫着：

「他太太和林肯找了不少麻煩。她不但是在分配小事的時候干涉他，就在安排內閣位置上也是這樣。她接待一些想利用她的男男女女，因為她容易受一些最下流的阿諛奉承感動。」有名的是那騙子威可夫 *Wykeoff*，一個冒險家，當時頗有些人議論他，他原是紐約一家報紙，打發來做白宮偵探的人。他風度宜人，有自信力，會殷勤，其實是世故專家。「我聽見他大捧林肯太太的長像和衣服，我覺得她會臉上發紅把他當做受不了的無恥傢伙趕他走。可是，她偏喜歡他，當他導禮員似的，有什麼禮節上的問題去請教他，在家事和自己的問題（連廁所在內）上當他是顧問，並且永遠歡迎他到客廳裏或者馬車裏來。」

總統太太去參觀軍隊時，誰最會捧她，最爲她張羅，她就最喜歡誰。她並不老是真

機警，能看出一些南方太太們的陰謀，她們常常穿着侍女的服裝到白宮去找事做，目的就是想偵探國家的消息。此外，她自己的親戚們把她和南方聯在一起，一個兄弟，三個不同母的兄弟，三個不同母姊妹的丈夫都在南軍裏面，一個表親開頭就和她同住在華盛頓告訴在戰事剛開的時候，一個南方政客來向他辭行；這時候一個親戚就說：「親愛的麗西，希望你不要因為留在這裏就難過，頂好是就在這兒做客做到我們拿到華盛頓的時候為止。」

不必講這種分裂所包涵的命運性。也許她暗暗地是對於那些勇猛的軍官們抱着同情，那些人是在南方英勇地保衛着白色主人的理想呵。證據是沒有的；但是她的驕傲，她少時所受的訓練，以及她的親戚關係都使這些情形完全容易想到，因為，特別是戰爭初期，白宮中有許多爭執。林肯要給他太太的一個妹夫北軍中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那年青人卻拒絕接受，雖然他自己是肯特基人，和林肯一樣，雖然他父親對北方是忠心的，他卻情願到南軍去做事。

很自然的瑪麗亞替她伊林諾的妹妹幫忙，為她家裏找一個位置；可是她生氣了，因為得了好處的人都感謝林肯，卻想不到她做的好事。實際上，一切都靠着林肯，而林肯討厭給什麼親人好處，為這件事，他得寫一封和他自己本性不對頭的信，是寫給林肯

太太的妹夫愛德華滋的：

「親愛的先生你說在錢的事情上破了產，我很難過，我希望你只是受了些小害，並不是破產……你提的那件事，在我看來，在我還沒有允許或者命令那樣作以前，我應該先懂得清楚，我卻沒有時間去理解這件事，——現在也沒有。當然的，只要不會對不住政府或者任何個人，我不願意你沒有賺點什麼的機會，假如你肯來這裏，告訴我這件事怎樣可以辦到，我不但不會反對你，並且會樂意的幫你的忙。」

給另外一個人的信也是同樣的口氣：

「親愛的司徒 Stuart 麗西表親把你二十七日的信給我看了。把春場郵局給她的事使我為難。你看，我已經派了威廉結因 William Jayne 一個地方首長，還派了特拉姆布爾法官 Judge Trambull 的兄弟去一個土地局——我難道能夠老這樣做，證明人家說特拉姆布爾和我把所有差事瓜分給我們親戚的話是真情……報紙上說郵局事要進行選舉。你能不能提出麗西來競選，打敗也門所有的人？她在這裏，用不着知道那些事，這樣就不會要她去出頭露面了。」

這深受磨難的國家元首，爲了最高的軍職，他得和政黨團體的爭執，許多不懷好意的眼睛專心在他誠實的盔甲上偵察弱點，現在又要替他太太的妹夫和別的親戚找事情。

他的情緒該是怎樣一種情形。當他寫下愛德華滋的住址時，他必不可記起那個新年元旦在愛德華滋家裏撞見幽會的事情；有時候，他難道不會想到第二次的婚期是比第一次更加有害得多，究竟結婚於他有什麼好處？最少，有一件，瑪麗不是個懦夫，當都城危急的時候，她不肯帶了孩子到安全地方去避難，要和他守在一起。

可是她的妒嫉卻是反常的，林肯要是和任何女人談話超過了五分鐘，她就恨上了那個女的。在招待會以前，她就要教訓他別像沒有鬍子的小學生一樣和蠢女人調情。可是只有天真的調笑才能夠適當的使他從女人那裏得到那種恍惚的刺激，那是他終身所追求的。他會不會發皮氣，表示出他是他自己家裏的主人和他是國家的主人一樣呢？一點也不。他只是和她取取笑，說出一長條她討厭的女人的名字來，說要和她們談些很有趣的話，這就夠了。

此外，她就是孩子們的母親，日子久了，情形越過越穩定了，他對孩子們的愛也是越來越高了。四個孩子中間只有兩個留下來，最大的是個學生，差不多老不在家。但是泰得現在八歲的孩子是白宮的寶貝，聰明，溫柔，活潑，無論什麼時候，高興就可以到他爸爸房間裏去，跟着林肯到處走，去訪問軍隊的時候，人們總看見那瘦削的，帽子很高的大人物騎在一匹大馬上，一個披着灰色斗蓬的小傢伙騎在一匹小馬上——紅紅的，



快活的小臉老是叫軍人們高興。晚上來的客人有時就會看見泰得躺在地毯上讀書，旁邊就是書案，他父親在那裏努力工作；有時候兩個人都弄着同一本書，小傢伙在用功，大人物在投散他的腦筋。

在書案旁邊有一個寫字枱，上面有些鴿籠架子可以安插信件，但是並無繕寫簿子。林肯情願手抄重要的文件，說比較繕寫簿不容易被人偷去，在那裏老是保留着最近的漫畫，林肯就喜歡向他的客人背出他剛才看到的可笑的东西來——比如黑人逃到北方的一些可笑而甚有機智的东西——聽者如果是一個新英格蘭的道學家，就會扳起面孔，不說話，後來，就會告訴朋友們說他真奇怪總統會有時間來弄這些無聊的东西。可是酸面孔決不能完全打滅了林肯的薄希米性，他若是朗聲讀詩或者耍音樂，（蘇格蘭歌謠），她喜歡的必是講到時間飛逝，回念兒時的那些。現在，他到了他生活的最高峯，這憂鬱的人傾向於那浪漫的可是虛妄的看法，覺得他年青的時候，日子是過得更快活。

## 十二

內戰的政治目標漸漸變了；起先，原是挽救統一，慢慢的變成了解放黑奴，雖然

一個還沒有達到，第二個又非靠第一個達到了才能解決。這裏就有了很奇怪的諷刺和矛盾；但是一切已經發生了的，還有一切靠了總統這個人，在目前還未發生的，都在他的心和腦裏面植了根，受責備的是林肯，受誇獎的也是林肯。

當戰爭以攻擊叛徒而開始的時候，北方是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可是戰事一延長，黨派的紛爭就來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爭執，共和黨裏的溫和派和激烈派猛烈的爭鬪。

幾十年來就在形成中的新前途，現在突然被重視起來，但一時却不能製成法典——恐怕在戰時就不能夠製成。在這過渡時代形成了一種曖昧狀態，雖無解放的法令，這兒那兒的奴隸制度已經在自行解放，這使得那些黨派都覺不安，且甚為不滿。北方的解放主義者問：為什麼總統不把從南方逃出來的和北軍抓到的奴隸們收到軍隊裏去？他以大元帥的資格，在軍法下是可以做比這更加辣手的事情的呀。邊境各州的親黑奴派却問：為什麼軍隊把逃來的黑奴和落到他們手上的黑奴們待得那麼壞？而同樣諸州的奴隸主人却問：為什麼雙方戰線中間的奴隸們受到那樣的保護以致妨礙主人的權利呢？南方不是作得更聰明，在它的新憲法下面禁止重開非洲黑奴貿易，而且禁止從北方運奴隸進來嗎？這樣中立諸州覺得放心，奴隸的價格不致於下降，不過，同時又怕他們不能再從南方運奴隸進來。

在這些相互衝突的聲浪中間，林肯怎麼辦呢？無論如何，他把自己內心的要求壓下去了，像一個政治家來考慮正反雙方的理由。就北方說，大約用不着他來決定這問題，因為在這裏，兵士來源的地方，有討厭黑人的民主黨，也有親近黑人的共和黨。弗烈芝的解放法令和加麥農陸軍部長要武裝逃奴的做法，都是他們自己主動的很會隔離邊界各州，弄得形勢於北方不利。三十年前亨利克雷 Henry Clay（像林肯一樣是親黑人的並且許多方面都是他的影子）就曾經警告過了：「奴隸制度的罪惡者拿來和突然的，普遍的，毫無分寸的解放所造成的更大罪惡比較，算不了什麼。」

相反地還有其他中立國家也是同樣危險。它們在歐洲虎視眈眈，大部分，——特別是英國——對北方有敵意。由於對南方的封鎖，英國大部分棉花原料沒有了；只要保存統一的戰爭還在進行，就沒有希望得到，而這個統一之所以被造成就在於對付她，至今對她也還是妨礙；不過這統一如果是把解放奴隸的大字寫在他旗上，英國的清教徒們就不能替奴隸主人撐腰。

在種種考慮之中，黑奴悲慘的情況都是長遠地深入他的內心，使他不願意提到內閣去，甚至於和西華德討論。比較起來還是寫給司比德 Speed 去談要容易些，因為他和他曾經討論過奴隸問題，現在此人是在肯特基的親信代表。但是當他和蘇姆勒再三商量

了之後，他想出了一個主意，叫邊境諸州提出請求合衆國政府收買奴隸，那麼別的事就會跟着來了。他在想一個過渡的辦法。

他希望在德拉威爾開始逐步的解放黑奴，而補償主人的損失，他寫了幾封私信給反對這意見的參議員們，努力說服他們和新聞界，說收買四州的奴隸只要政府進行八十四天戰爭的費用。他告訴急躁的蘇姆勒，說他們得等候，一直等到解放令不致於瓦解北方的時候。蘇姆勒抱怨林肯，說他在這方面太猶豫，正和林肯抱怨將軍們不肯進攻一樣，他勸他在一八六二年元旦把解放當做贈送國會的禮物，還想引誘他，說這樣做時他的聲名會如何如何，林肯却截住了他說：「別提一個字，我知道和這件事發生關係的名字是永遠也不會被人忘記的。」

這是這個人的聲音，而他在二十八歲時曾經說一個人若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近代史上，他就不應該死，二十五歲時就熱烈的崇拜歷史上的英雄。他靈魂隱祕的深處，有強烈的野心的火焰在三十年前燃燒他起來說，僅僅是一個總統位置並不能令他滿意，而現在那野心却是在和人類的重要問題作戰。看他吧，面對着文雅大方的蘇姆勒，舉起自己長長的，骨節棱棱的手指，掩飾地說「我知道——」時內心的激情。難道我們感覺不到這些時機的深遠的意義嗎？這些時機在一年多以內一個跟一個的來，人類愛者的善

意，他心上早年的陰影所留下的記憶，一個理想家的熱烈的願望在這時期聯合起來，趕定政治上的懷疑主義。內心裏面，現實主義者和夢想家，法律家和哲學家進行着極強烈的爭鬥，是林肯生平所僅有的；他在這一點上，沒有接受召喚，在他的全生涯中，沒有什麼比這更真切地證明他人品的偉大了。

他的兒子死了兩個星期，此時真是毫無活動的最黑暗的時代。忽然，他派人去請蘇姆勒，要他立刻就來。「我要把我給國會的咨文念給你聽。我要看你喜不喜歡它。我今天就打算送進去了。」這樣，他征服了自己的游疑，直奔目標，生怕又有些什麼新的考慮來破壞這好不容易達到了的決定。當真的他好像是要把全心全力放在他所想的那計劃上。當蘇茲從歐洲回來時，向他報告了自己耳聞目見的當地的一般感覺，動手在紐約製造輿論，並且組織了一個解放社，把自己預備在三月一日演講的詩詞送給林肯，總統就說：「話說得對，記住，就在那一天你還可以聽見我的話呢。」在蘇茲演講完了的時候，給國會的咨文就打到紐約去交給了他。當天午夜，他就在柯拍組合 Cooper Union 許多聽衆普遍的熱情之下把它念出來。猶記得不過幾年以前，林肯曾經在那同樣的地方第一次給了那偉大的城市一個印象。

這一通咨文的目的只在於慢性的限制奴隸制度，它很小心的請國會作如下決議：

「合衆國應該與任何一個有意於漸進解放黑奴的合作，在金錢方面幫助它，由它自由運用，以便補償在推行這種變革時公私方面所受的不便。」林肯主張這種漸進的，部分的黑奴解放無非用來當作到達和平的工具而已。

「依我的判斷，漸進的，而非突然的，解放是最好的。……政府的這種建議並不使聯邦當局有權侵入各州自己的奴隸問題，它使有關的各州和它的人民有絕對權力來控制這個問題的每一種情形。」

國會立刻採取了這個決議，決定了每一個黑奴解放要補償三百元，但是邊境諸州却無理會這個決議——態度像水一樣的沉默。一連四天林肯緊張的不安，他把五州的代表請來談話，迫切的和他們講着，都無結果。

不過，無論如何，究竟做到了一些。就像在政變之前一樣，最高當局表示了寬厚的決心要緩緩進行，經過憲法手續，並且要實行補償——但是，其中却包涵了這一點：「假如你們不愛這樣，我們還有別的方法！」現在，急進派與溫和派攜了手，事情活動起來，定了新法不許海陸軍幫助追還逃奴，海地和尼比利亞兩個黑人共和國被承認爲獨立國家，有一家報紙說：「蘇姆特要塞大砲的吼聲震碎了我們四分之三的邊界線；連一遺咨文把其餘的四分之一結束了。」

自戰爭開始的幾個禮拜以後，總統又一次感覺到他自己受着全國人心的支持，他越來越激烈了，十四年前當他做着一個無名的國會議員時，他曾經提了一個建議，結果連討論都沒有，現在他卻把這件事弄到了手，美國政府所在的哥倫比亞區宣稱爲是免奴區，花了一百萬元來補償忠心的奴隸主，並且建立了學校和其他機關來教育黑人的子女。

過了幾個禮拜，又有一個將軍幹了一件又蠢又蠻橫的事，他在報紙上讀到洪特將軍的公告：「在自由的國家裏，軍法和奴隸不能並存；因此公佈，在喬治亞，佛羅里答以及南加羅林拉被視爲奴隸的人們，是永久自由了。」

這種事是第三次了！跟着是第三次的否認：「我，亞伯拉罕林肯……聲明合衆國政府對於洪特將軍發表這個宣言的動意，事先既不了解，也無報告，更不相信；政府至今對於這個文件的真實性尙未接到確實的情報。並且，還有，無論是洪特將軍或是其他將帥或個人都未曾……授權發表公告，宣佈任何一州的奴隸自由，問題中那件所謂的公告，無論是真是假，就其作爲這一種宣言來講，完全無用。我更要說明：無論我以海陸軍大元帥的資格，是否能夠宣佈任何一州或幾個州內的奴隸自由，是否在任何時候，任何一種情況之下，爲了擁護政府，必需運用上述那種權力，這些問題，爲了我的責任，

我爲我自己保留，把它們交與前方將帥去決定，我不能認爲是正當的。」

這是林肯堅決的聲調。他不能不用這種聲調，因爲他實際上想在將來運用的一個重要工具被人莽撞地使用了，而且用得不是時候。在這時候，反對着他自己的將軍，反對着他的同黨，並且和大部分的輿論與報紙作對，他正在否認他衷心所要採取的那種方法，但是，當他三番五次通電給那些邊境各州的州長，那些以斯多噶式的自制力不去進行部分解放工作的人們時，他的聲調却是溫暖的，差不多是在捧他們：

「我不辯，我求你們替自己想理由。即使你們要，你們也不能夠對於時代的表徵盲目。我求你們平靜而擴大的考慮它們，假如可以的話，要推開個人的和黨派的政治去考慮。這個建議……並無法利賽人的成分。其中的改變將如天降的甘露那樣和柔——既不破壞又不傷害任何事物。你們不肯擁抱它嗎？靠上天的旨意，你們現在有了崇高的權利，一舉之間就能做出這樣多的好事，這是過去所沒曾有的。翹望着廣大的將來，不至於因爲你們忽略了這一點而悲傷。」

他不肯生硬的推翻前案，都要溫和的勸解，弄人人都不喜歡。那些激烈的參政員們又來要求把已解放的黑人編入軍隊。他們說戰爭原是爲了黑奴打起來的，讓他們來幫幫忙，正是公平。



林肯說：「先生們，我已經放了千千萬萬隻槍在田納西，肯特基和北卡羅林那州西部的忠誠人民手上，他們說假如他們有砲就能夠保衛他們自己。我又給了他們砲。但是，這些人不願意黑人入伍。假如我要這樣做這千萬隻槍，就要掉轉來對着我們。我們曾所得不償所失。……我不能夠像你們一樣的看法。你們也許是對，我也許錯了；我告訴你們我可以怎樣做。我可以辭職請哈姆林先生 Mr. Hamlin 上台。或者哈姆林先生能夠做這件事。」

「總統那時候一定是有些絕望，」一個很知道他也明白當時情勢的人說。這難道奇怪嗎？他自己像一座要塞一樣被人圍攻着，而他所攻打的那個要塞，南方，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的頑強。」

## 十三

戰爭爆發的第一週年到了，西部只有了一點小小進展，李集邱那邊還沒有發動任何攻勢。馬克烈朗還是把攻勢拖延下去，他一定要把全部軍隊送到約克河與傑姆斯河中的半島上去。他爲什麼不肯行動呢？難道他認爲這是內戰有一種虛偽的騎士感情嗎？或者

他是怕那個教給他軍事學問的老師？那位將軍的聲威還是壓着他嗎？他這個民主黨，是不是想表明他不願意打仗却想談判戰爭，因此想弄得雙方兩老兵皮，使他於是以前總統的資格來作形勢的主人？

林肯懷疑起來，（到什麼地步，我們不知道）他留心的注意馬克烈朗親自搜集許多關於他的小事，那是陸軍部都沒有的。那位看不透的將軍，照輿論看來，還是須要擁護，他給他寫的信都是偉大的作品：

「再一再我告訴你，你必須進攻。對此我沒有辦法幫忙。我一向認為跑到港灣裏去避戰場，而不肯在馬那薩斯附近打，不過是逃避困難，決不是克服困難……全國都免不了要看清楚——現在已經看見了——目前遲疑不肯向頑強的敵人進攻，無非是要重複馬那薩斯的故事。請你明白，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寬厚的對你說話或者寫信給你，並且，我從來沒有這樣全心心腸地，只要與我最迫切的判斷不相違背，來支持你。但是，你一定要行動，你非常忠實的。」

「這位將軍敏感像個女孩子，（雖然決無那份天真，）必得溫和地對待他。雖然他什麼也不幹，總統卻得老是讓他高興，希望他會做點事。所以林肯爲了把馬克烈朗所要的一師兵派到別處去了，這樣替自己解說：「假如你知道那方面情勢的壓力，我相信你會

覺得那是應當的，非但僅僅承認大元帥有權力要怎樣做就怎樣做而已。」和上「封信一樣，威督是隱在背後的。人感覺到有一隻帶了絲絨手套的鐵拳頭，正和在下面的信裏所感到的一樣。

「並且我還要說，這不是對你個人的，參議員和衆議員們在他們的地位上談起，我可以隨他們自便，不成問題，軍官們萬不可因為對他們不能更加隨隨便便，再寫信去侮辱他們。」

到末了，總統不能不採取激烈的手段，因為人格的問題已經在軍事中引起混亂，非解決不可。西部的事情和東部的一樣糟，因為弗烈芒不肯抓住那近在手邊的州長賈克孫。

同時，北方最有利的特點：海上的控制已經遭受了南方大胆行動的威脅。他們有了第一隻裝甲巡洋艦麥里馬克 Merrimac，這隻船攻擊而且在哈姆普吞路沉了好幾隻北方的船，按照林肯的秘書所說，這件新聞產生了一全部戰爭中最興奮，印象最深的內閣會議。「假如這條船老是這樣弄下法，不是整個艦隊都要毀滅，封鎖不成了？但是據說林肯在這件事上依然保持他向來的平靜，把電報比較着，反覆根問那些軍官們，第二天，那隻不久在紐約建造的有名的新型戰艦，芒尼脫 Monitor 把麥里馬克戰退了，保全了

北方的艦隊。八個星期之後林肯到吉沙比克 Chesapeake 去觀察情形，隨行有且斯 Chase 和史丹東。總統和且斯偶然發現了一些地方適於軍隊登陸，直奔羅浮克 Norfolk。一登陸之後麥里馬克覺得自己的形勢已不可為，就自己把自己轟沉了，免得落到北方的手裏去。且斯坦然的說：「假如林肯沒有來，羅浮克就還是在敵人的手裏，麥里馬克就永遠那麼森嚴，那麼挑戰……。」他說這是總統「光輝的一週的戰役。」

此時法拉古特 Farragut 在紐俄寧斯下面的密士斯比河上開砲，幾天之內，北方的軍隊就開進了那座城，於是北方佔領了南方的最大城市，這一場勝利攪亂了歐洲對南方的信心。

但是李集邱怎樣呢？一切都轉向李集邱！那位未來派到底動了一下，到達了距離敵人首都五哩的地方——又不動了。他讓不利的形勢集中起來結果就在所謂的「七天戰爭」中被打敗了。後來的批評家們說馬克烈朗這一次可能贏一個奧斯特力茲 Austerlitz。但是那位新拿破倫怎樣講呢？

「假如再有一萬人，明天我就可以打一個勝仗，」他憤怒而又失望的打電報說。「政府萬不可以也不能夠要我負責任……政府並沒有支持這個軍隊。……假如我現在保存這支軍隊，我老實講，我一點也不謝謝你們或者華盛頓的任何人。你們是盡了自己的

力量來毀滅這支軍隊的。」

這種口氣，完全是一個慣於征服人的人失了衆望而自以爲了不起時所用的。

林肯覺得這人一定是有些神經失常？既然還不能就把他換掉，只得還是把他當瘋子一樣哄着。總統給馬克烈朗寫信說：「下午六點一刻的那一封……使我非常難受。我把我所能給的都給了你，我是假定你也盡你所能就你所有的來運用，而你還是以爲假如我肯，我還可以多給你一些，我覺得這是沒有恕道。」

第二天：「無論如何，保全軍隊。會儘可能快的把增援軍隊派來。當然他們今天不會到，或是明天，或是後天也不能。我說你沒有恕道並非指你要增援軍隊而言。我的意思是，你以爲我並沒有儘可能快的把軍隊派上去，關於你和你的軍隊遭受不幸，我的感覺和你的是一樣敏銳。假如你遭了不利，打敗了，那是我們爲了不使敵人到華盛頓所付的代價……假如我們把華盛頓剝光了」（這就是馬克烈朗所要的）「那麼在他的軍隊到你那裏以前，他就要到華盛頓了。」

從來有過這樣的事嗎？一個總統得和他的敗仗將軍這樣談話？在林肯地位上的要是一個軍人，他就會簡單的命令，是一個非軍人，他就把事情交到陸軍部去。但是在這裏，戰爭的特殊性質改變了責任的性質和分野，此外，總統的本性也改變了道德感的平衡。

他本人就是天平上的一個重量，因為他所關心的不只是治理事務，而是一種國家正在危急之秋，身當大任者的內在的責任感。國家自己也感到了她的危急之時。紐約股票市場的價格低落了；低沉的情調蔓延；重徵二萬兵員為期三年的號召一出來時，一般的都趨於響應，人民談話中認為兵是送到馬克烈朗的陷坑裏去的。

●現在是林肯把一切都抓到他自己的時候。他自己寫着溫和的信給州長們，請他們召集軍隊，勸他們寧可立刻派一些來，不要希望在茫然的將來派許多，他調和州長和將軍們中間的衝突；他主張派拉比之類到軍隊裏去滿足那些猶太籍兵士的需要，他自己又趕到前方先到戰場上去，然後才去赴波塔瑪的軍事會議，他又親自接見一些低級軍官，因為他不再相信那些軍隊的首領了。

「你們現在有多少兵？」

「大約八千人；差不了多少；總有個七萬五千。」

「你們軍隊裏的衛生情形怎樣？敵人現在在那裏？」

「每個軍官答覆得不同。」

「接着立刻他就就逃兵的事給馬克烈朗寫信：

「據我聽到的共有十六萬以上的人被派到半島上你的軍隊裏去了。那天我在你那裏」

的時候，我們所知道的是八萬六千五百人，有七萬三千五百人待考。我相信在你各次大小戰爭中失縱的，死傷的不會超過二萬三千五百人，如此，就有七萬人莫名其妙地離開了。其中死了的不會超過五千人，所以你的軍隊應該還有四萬五千人活着，但是却不在那裏面。我相信其中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今天還是可以值勤。對於這，你是不是知道得比我更完備呢？假如我沒有錯，假如你有這些人，你可以在最近三天之內打進李集邨。你怎樣能把他們弄到手？將來怎樣能夠防止這種大批的逃亡？

總統這個文人不但是把這些東西寫下來了；他還要記住它們預先來作。亞伯拉罕林肯，這個戰爭與遊獵的仇人，這從來不肯傷一隻獸，僅僅只救了一個印第安人的人，他難道不是變成一個將軍了嗎？當總統在向這將軍講軍事謎語的時候，將軍却和他寫政治書信。在一封私人信裏他說：「我真不耐煩侍候笨蛋了……，馬爾西 Nancy 正和我談到華盛頓那些人，結論是他們都是一羣『偉大的寶貝』……我開始相信他們真想消滅這支軍隊。」

林肯只在附言裏面加一句調皮話以資報復就夠了：「假如任何時候你覺得你能夠採取攻勢，沒有人來限制你。」

於是他就和西華德商量，和國務卿把一切小節拿來討論，以後，在一張命令的末

月，并他的決心月這棟漂亮的——有註集出來：——我打算繼續這場戰爭直到成功，或者直到我死，或者我被征服，或者我的任期完結，或者國會或國家不要我的時候爲止。」這就是林肯清明的思想世界，活躍着邏輯和感情，果決的，有力的，堅定的，正像他用那碩大的多骨的手在許多驚惶不止的水手們眼前有力地，安靜地，好幾分鐘之久把大斧平舉——像他國家的命運一樣。

## 十四

戰爭不斷地要求解決奴隸問題：北方在戰場上愈吃虧，奴隸們的機會就愈好。人們要他們來代替上了前方的人們，需要他們以資安靜北方的激烈派和影響歐洲。函件和報紙上的文章，恫嚇和勸告層層積起來。警衛隊站在解放主義者那一邊；一位瑞士政治家提醒他們，說拿破侖第三打算站在南方那一邊來干涉；奎克教人和教師們到林肯這裏來談這件事情。雖然肯特基依然時而派人來警告他不要干涉奴隸問題，他們的勸告已經沒有那麼多富暗示性的威力了。

「我告訴你們，」林肯又給邊境各州的代表們寫信說。「假如你們投票通過了三月



咨文中漸進解放的議決案，戰爭實質上一定會已經結束了。這樣講的時候，我無意譴責也不想抱怨。那個計劃至今還是結束戰爭之最有力，最快的辦法。讓那叛變的各州準準確確地看到你們所代表的各州無論如何都不會參加他們所提出來的那個邦聯，並且他們也不能把戰爭維持多久。但是如果你們表示出決心要維持你們本州內的奴隸制度，那麼他們就繼續希望終有一天你們會加入他們。……假如戰爭延長下去……你們本州內的奴隸制度就要被磨擦和衝突所消滅……何如把我們那將被戰爭所淹沒的金錢現在先拿到手裏：何如乘此我們還能夠的時候就作，免得將來戰爭會使我們拿不出這筆錢來！你們做賣主，國家來做買主，把那招致戰爭的禍水用買賣的手續把它出脫，較之彼此以白刃相加，而使可賣的東西與可得的價格通通沉沒的又如何！

一方面是用這些狡猾的打算訴之於那些斤斤計較的企業家和農人，另外一方面，當他向兩個解放主義者發話的時候，他又表示了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只要邊界上那些州份接收了我的計劃呵！那，你和我都不白話了！」

邊境各州既然固執頑抗，他的意志也就愈加堅強。有一天，他聽見他的計劃又被拒絕了，那天他正和威爾斯，西華德和西華德的媳婦同車去赴一個喪禮。史丹東，他朝夕共事的朋友死了孩子。朋友的哀傷免不了引起他自己新近的苦痛，他非常的想去和他說

幾句體己話。他的習慣是把大問題放在自己的心裏，三月裏他曾經自己作了決定，并不和內閣商量。現在，他却對他的朋友們第一次公開地講了：

「只要可能我一定要挽救這個政府。我不能夠做的，當然不做；但是簡直不妨就斬釘截鐵地說明白，不把一切辦法用盡，我決不把這場把戲放手……我已經得了一個結論：解放奴隸是軍事上的必要，爲了救國，絕對地必須如此，否則我們就要被打下台。」

解放奴隸或者我們自己被打下台；理想於是而又變了！以前是戰爭的目標現在變成了進行戰爭的手段；以前，那不過是內戰在歷史法庭上的道德的辯護，現在却變成了結束戰爭的必須方法，他現在充分地明白這種發展的矛盾性了，這幾個星期以來，他的思想一定是十分苦痛的。

即使是命運選中了他，要他來把人類崇高的理想實現，但是，他依然是命中註定了要利用一些卑微的手段，暫時努力以求達到一些過渡的目標，他只能作一種富有悲劇性的諷刺底迂迴，來走向他少年時的理想。

他不能不取消了夢想來計計算算。在南方，有奴隸在耕種土地， equal 白人可以上前線去。假如一經宣言奴隸是自由人，他們就可以逃走；敵人的隊伍就要減少，而我方的

隊伍就要加強起來；南方所損失的勞力就要歸於北方。立法手續即使是最溫和的一種也不能使邊境各州來接受這個辦法，因此軍事權力必須取國會權力而代之了。難道在二十年前，亞當斯 Adams 不是就預言過：假如南方會變成內戰，即解放奴隸戰爭的戰場時，大元帥以其最高地位可以採取獨立行動嗎？假如林肯採取了這種決定的步驟，苟且倣安的咒語就永遠不會發生，並且再也不致於在這樣的血戰之後依然還是蒙混着整個問題；一個新的道德立場就會建立起來，以後戰場上每一次的勝利就成了對奴隸制度的勝利。

現在，戰爭已經進行了十五個月，他覺得可以採取這個步驟，不致於像開始的時候那樣足以招致北方的分裂；因為北方既有四個擁有奴隸的州份，而民主黨人又不感覺這件事值得流血，所以，在開始的時候，他覺得他並沒有他這一邊全部的支持。勝利之後，戰時手段將變成憲法，到那時候，也就是北方的法律；雖然眼前却不免產生矛盾現象，因為北方會僅僅解放南方的奴隸而不動自己的；而那些爲了道德和人性的善良而鬥爭的解放主義者們却不能不一面清除南方的奴隸制度，一面忍受或者孳養他自己家庭裏的罪惡。

一年多以後，他寫了一封信給一個非常尊敬的肯特基人，把自己還沒有完全這樣

決定以前，心理的經過告訴他：

「我天然地反對奴隸制度。假如奴隸制度沒有錯，天下就沒有不對的事情。我不記得是幾時我不這樣想，這樣的感覺，但是我也從來未曾了解總統的職位曾經給了我無限的權利可以把我的看法和感覺當公事來辦理。我曾經起過了誓，要竭盡我才力之所能來保持，防護，捍衛美國的憲法。我不起那個誓就不能就職。我也從來沒有以為我不妨起誓以取得權力，又運用權力來破壞誓盟。我也懂得，若在平時治理政事，不論我對於奴隸制度的道德問題有何種先在的，抽象的意見，這個盟誓可以不容我在實際上一意孤行。……難道國家丟了，憲法還能夠保持嗎？」

「依據一般的法律，生命和肢體必須保護；但是，常常地必須去掉肢以保全生命；然而爲了肢體而犧牲生命的事却從來不會是聰明。我覺得有些違反憲法的手段由於它能夠保全國家，從而也就變成了保全憲法所必需，也就可謂合法。不管對與不對，我採取了這個立場，並且現在立誓這樣做，……一八六二年三月，五月和七月，我先後誠懇地呼籲邊境各州接受那補償解放的方法，我相信假如不採取那個方法，軍事的解放以及武裝黑人就成了絕不可逃的必要。他們把那個建議拒絕了，我於是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不得不在兩條路裏選擇一條，要呢我就犧牲了聯邦和憲法，否則我得在那帶色的因素上運

用強烈手腕。我選擇了後者。選擇之際，我希望的是所得大於所失。」

林肯深深地考慮了職務所加之於他的責任；再三再四地他否認了同工者所進行的解放活動；他屢次迫切地提出了折衷辦法——因此惟有經過了內心裏許多的騷亂，他才能夠達到這種偉大的決心。不過，這一次又和他結婚的時候一樣，表面上是突如其來的決斷。他打了個電報給他的老朋友和同行律師史衛特 Swett 在這種時候，少年時候的故交能夠坦白親切地提出意見，這比一打專家們的看法對於他要有益的多。

史衛特一清早就到了，還沒早餐，他就到白宮裏去，談了些關於老朋友們的事情，看了一封警衛隊的來信，其中熱切地主張解放。以後，也不問史衛特的意見，林肯就把大題目打開了，自問自答地考慮這件事在雙方可能發生的後果，自言自語了一個多鐘頭。照聽話的人說來，總統那時「簡直是在朋友面前，把自己的思想變成言語，使他能夠把自己的心境弄得明明白白。」他說完了以後，既不徵求意見，也不發問題，只是希望客人回家時一切平安，請他給老朋友們帶幾封信去。這場事就結束了。

接着，差不多是馬上也像那撻即興式的，並不和誰商量，他突然召集內閣會議。他告訴閣員們說，他已經決定了他的道路，而他們來並非諮詢他們的意見，乃是要把他的宣言念給他們聽。聽了之後，提出對於它的意見。再一度，他表現了他的自信力，使不

知他過去爲人的人們，據此可以認爲他是個獨裁者。他生在那裏，面對那綠色的橢圓形的長檯，週圍是沉默的面孔，把解放宣言的草案宣讀出來。根據後來發表的，該文件雖然大經修改，却絲毫未變更它原來的主張。它最後的定案如下：

「我，亞伯拉罕林肯，美利堅合衆國大總統及其海陸軍大元帥，鑒於合衆國與某幾個州份之間，其憲法上的關係已經中斷，或可能中斷或被擾亂，於此特宣告自今以後，一如自今以前，戰爭將繼續進行，目的在於從實際上恢復這種關係。我已立意於下屆國會開幕時，再度提出一種實行方案，對於其人民當時尙未曾叛變合衆國的所謂奴隸州，各該州或當時已經自動地，或其後能自動地，立刻或漸漸，解放其本州以內的奴隸者，一律致予貨幣的資助，任憑其自由接受或加以拒絕。所有進行取得非洲籍人民的同意，將其移殖於本洲或其他地域，須得當地政府的事先許可和努力，一律可以繼續下去。

「自我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第一日起，在其人民對合衆國叛變的各州，或州內某特定區域，一切被執爲奴隸的個人在當時，其後以至於永遠，完全自由，……元首將於上述的一月第一日，宣告指明當時其人民叛變合衆國的各州，以及州內的某一部分，假如當時有這種情形產生。

最後定案了的宣言中又提到一件事，軍官已被禁止運用部下的武力將逃奴歸還舊日的主人；同時又提到一條已經通過執行的法律：「在曾被敵人佔領又經合衆國軍隊克服的區域中，凡所發現的奴隸一律領受戰俘待遇，永遠免受他們的奴役，並不得重新被執爲奴隸。」

爲了奴隸主和親黑人派之間的鬥爭，這個民族已經把自己鬧得筋疲力盡，爭吵引起了內戰，白種人爲了黑人的原故，把自己人成千成萬的砍倒了。到了最後，當奴隸黨下命令來解放黑人時，究竟這偉大的名詞將把利益首先歸之於誰呢？並不是那些自命爲奴隸的朋友者的奴隸，而是戰線對方敵人手裏的奴隸，是那些北方人根本就管不到的奴隸們。因此，這無從解決的問題就弄得那位最清醒，最崇高的思想家自相矛盾起來，因爲，一面他不能不用刀來解決這問題，另一面，他可不能簡單地揮刀砍去，砍到勝利爲止。事實的邏輯遂使林肯不能不讓朋友手下的奴隸們困處在鎖鍊之中，而企圖把那條鎖鍊從敵人的奴隸們頭上解下來。

內閣吃了一驚。史丹東說：「這一着可是超出我從來所提的意見以外了。」他自己和朋友們所要反對的，他早已都想過了。不過西華德却提出了一點：「我贊成這個宣言，可是對於把它在目前發表是否適宜我倒是有疑問。由於我們在前方屢次失利，一般

人民的情緒如此的低落沉悶，我怕這樣重大的一個步驟會影響不好。人家可能當做是一個枯竭了的政府所採取的最後一着，求救的呼聲……所以，我以為你不妨把它按住，等到有軍事勝利支持它的時候再向全國宣佈，而不必像目前一樣正當戰爭上遭了極大挫折的時候把它拿出來。」

林肯很快就看出了這點考慮的力量。他就把這文件鎖在書桌的抽屜裏面，等候勝利到來。

## 十五

南方的領袖自幼以漂亮出名，正如林肯以醜陋聞名一樣，並且可以說，凡是他那偉大的敵人所缺少的東西，幸運都加之於他。不過也是真的，凡林肯所有的一切他都沒有。

林肯在窮苦飢餓之中生長起來；一切都靠着自己強壯的胳膊和他的命運感；他當過筏夫，手藝工匠工人，店員，以此維持生活，同時爲了滿足他的求知慾，手邊無論是有什麼書撈到就看。而傑佛遜大衛斯 Jefferson Davis 却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在同樣的年



齡，從十四歲到二十四歲時，就打好了科學根底隨後進西點軍校當士官和軍官。林肯在沙勒姆 Salem 躺在櫃檯上背文法，把他心愛的女孩子丟掉了，窮無所歸，而大衛斯上尉已經和一個上校的小姐結了婚。其後不久，正是林肯負債如山，前途渺茫，想要當律師闖闖命運的時候，大衛斯有錢的哥哥替他置了一份田莊，奴才也置得夠對付這些土地，他本人不消在軍隊裏等着升官，就不妨去和太太安居下來去當一位鄉下紳士了。三十歲以後，林肯和大衛斯對政治都發生了深銳的興趣；可是大衛斯只經過了兩年的試用期間就走進國會去當了一位參議員，而林肯呢，十年之久既無官職也無議席，因此一點權力也沒有；林肯在四十七歲的時候，想在參議院弄一個位置而不能，大衛斯已經是陸軍部長，在政府中起着廣大的影響。

他那有些多角形的臉上具有勻細而果決的線條，表現這個人憑着野心和自信驅逐他前進；見出他除了自己的意見以外別人的通通無用，不值一顧，他認為容忍乃是軟弱，他覺得有他的上帝，他的階級，他的家庭，他就安如磐石，一切如意。對於他，無所謂問題，他的智力雖然很強，本質上却受了限制，這樣人有一種精神上的鎮定性使他適於當首領的副手。他這人永不會和低級的人們混在一起，可是要找那比他更高的人，以便把自己拉到他們裏面去；他同人合得來，也愛笑，不過你永遠不會聽見他講一個意味的

故事。他做官，就要把職務準時準刻的辦好，正和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絲毫不苟一樣，他的下屬會怕他那份嚴格性和不知疲倦的精力。當農人的時候，他就聚累金錢廣收奴隸；當陸軍部長，他就集合兵士；當演說家，他是堅決的，極端的，但是只能夠說服那些已經信服了他的人們。

他的步子有彈性，言語伸縮自如，他按照自己對憲法的解釋來信守它，假如他實行內省，結果一定是滿意。爲什麼他要憂悶，拷問他自己的心呢？他的天性中絕無需要提防的罅隙可容懷疑主義溜進去。當然他替窮人們難過，當然他一定要在他能夠時幫他們的忙，並且，雖然他們的皮膚是黑色，他們病了他得給他們醫藥，用聖經來安慰他們。不過，富有的白人却萬萬不可把自己租借的權力放下來，誰要是不講理來要求這個，誰就違背了獨立的精神。他個人有一件嚴重的困難。此人在各方面都健康，鋼鐵的人，漂亮的騎士，雖然不如林肯強壯，却更加靈活——可是從少年時起，他就患了一種眼病，一犯瘧疾，這病就來了，有時候會瞎眼一個時期。因此，他不像林肯有那種壯實的康健；不過，他却有一個專心的太太，他那種風暴生活中所有的危險她都替他分担，這是林肯所沒有的。

他這位太太——他的繼室比他小二十歲——很早就看出了他的弱點。她十七歲的時

候，就給她媽媽寫信說：

「他認爲只有他的才是唯一正確的意見，這一點確實使我受傷。不過，他很叫人喜歡，語音柔和，表現藹然。我覺得他是那種奮不顧身從瘋狗嘴裏搶救別人的人，而事後他會斯多嘴式地不理會事情的結果。」

這樣人，特別是當他發了財，成了功時，自然就會在與南方的生命和榮名有關的事情上，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是這樣，在戰爭開始十二年以前，他在講台上喊起來說：

「這種對於我們祖遺制度的攻擊……我們南方各州的代表決不能在此忍受。如果這一邊要挑起內戰，那麼就讓它來。就我說，每一個放火出賣國家的縱火者我都反對。」

危機到來了時，因爲他是第一有名的演說家所以演辭是極其修整流暢，他的情調和林肯的却是恰恰相反，當他離開參議院去領袖南方政府時，他發表了他偉大的別辭，講的很富於舞台性：

「我覺得，無論討論是怎樣激烈。在座諸君我沒有一位不能在上帝鑒臨之下，依然祝他安好……總統先生，參議員先生的，當前形勢要我報告你們我都講過了，所餘我要講的唯一的一點就是我們最後的再見。」

後來到了李集邨，當他受南方總統位置的時候，演說將終，他抬起眼睛，舉手向

天說：「我宣佈在邦聯短短的但是富有經歷的任期間憲法已經顯然的保護了它。我心充滿了謙恭的感謝和尊崇。上帝呵，信賴地把自己交在你手裏，懇求你祝福我的國家和我的使命。」當林肯第二次被選為總統的時候，他所講的正好和這相反。

兩個世界在交戰中，交戰者之間的對比在雙方領袖身上顯著到變成了象徵。林肯說過：「假如奴隸制度不錯，天下就沒有錯事。」在他說這話之前很久很久，大衛斯曾經在國會裏切斷他北方的敵手們說：「假使奴隸制度是錯的，也沒有你們的份。」

在這一對警句之間橫下了一道深淵。這一個人堅決的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從自己和朋友們合法的佔有權——是祖傳的因此也是動不得的——出發，對於別人的責備蠻狠的答覆說他自己和他的同志們會負那份責任。那一個人從道德的感情出發，不責備任何人，不問誰有責任，什麼也不管只注意一點，一件錯事已經做了。雖然林肯是一個政黨政客，雖然大衛斯是同樣好的一個基督徒（在形式上比林肯還要好），然而於此南方和北方對比起來，一邊是政客，一邊是哲學家，一邊是實際主義者，一邊是理想主義者。這兩位有矛盾的氣質的人之所以分爲各該方面的領袖決非偶然，事實上他們正是它們真正的代表。他們各有是基本上不同的立場，從那兒出發，他們相互進行那偉大的戰爭。李和他們兩個人完全不同，他是美國歷史上許多最優美的人物中之一，並且，照專

家們講來，也是最偉大的軍事領袖們之中的一個。少年時期已經被智識的火炬點着了，被精神的光燄燃燒了。他的父親爲了自由的鬥爭而受傷，而死去，他使他愛慕和景仰蘇發克里斯，米爾敦，洛克和蒲伯。整個少年時期他奉養他早寡的母親，其後二十一歲時他和華盛頓的孫女，阿林吞 *Alison* 的女承繼人結婚。這位小姐愛護自己祖上的精神和遺念，因之也加強了他清教徒家庭的傳統。在聯邦創始者的照像中間，現在有了一個活着的人，他愛國家不減於林肯，他不願見它分裂也和他相似，但是命運却召喚他來領導那一隻破壞聯邦的軍隊。不像大衛斯，他沒有那種自以爲是的性格，他非常寬容，就奴隸問題來說，他的岳父（雖然是南方並且是佛吉尼亞人）曾經跟着 *薩登* 與 *巴* 手下的奴隸逐漸解放，並且在遺囑裏指定了解放那些奴隸的日期。

李有一種寧靜而精力瀰滿的性情，在他砲兵軍官的工作之中，在他幸福的婚姻裏，在他模範性的對七個孩子們的教養中間，這種性情都起了充分的作用。他給他夫人的信件，成了國家的財產。他線條之純潔，容態之高貴，眼光之完美而有力的透明光輝在在都表示此人從來不曾受過野心的蹂躪，他認爲責任乃是語言中最崇高的名詞，他永遠避免前台，只在靈魂的平衡中間尋找快樂。和林肯一樣，他不愛咬文嚼字，可是他的氣質却與林肯絕不相同，（林肯照例讓事情自己發展，最後變成命運的工具）李一開始就情

願作參謀人員，而不愛當一個戰場上的軍官。情願在西點訓練少年軍官，而不願領頭騎兵隊。雖然在墨西哥戰爭中他以個人勇敢聞名，實際上他却如那文士的林肯一樣厭惡戰爭。「我的心爲居民流血，」有一次他攻下了一個要塞之後，寫信回家這樣說。「我倒不是想着兵士們，但是一想到女人和孩子們那感覺真是可怕呵……你永遠想不到戰場上的景象是怎樣醜惡。」美國最大的軍略家其內心却是個和平主義者。

當他感覺到建立生活的基礎正在他脚下震盪時，此人內心的感覺是如何洶湧呵。聯邦的完整受威脅了！對於李，這件事使他震驚正如聽說他的夫人有了外遇或者他的兒子犯了大罪一樣。當軍人，他從來不會採取明確的政治立場；在家庭裏，他是個清教徒，秉承最自由的傳統，當奴隸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的那些日子，他沒有捲進他本階級叫囂的漩渦。「在任何地方，奴隸制度都是道德的和政治的罪惡」，他說。他一直深入問題核心的宣布：「我認爲它對於白人比較對於黑人的罪惡還要大。」林肯基本的思想就是這同樣的話！可是，他却認爲黑人在美洲的情形比較他們在非洲還要好，他說：「他們目前所受的苦痛訓練，是他們種族成長所必需的。並且，人不妨希望這可以準備他們去做更好的事情。這種奴役該有多久只有智慧與天命才能曉得，才能決定。」

說了這些曖昧的話，他就把政治課本翻合上了，繼續專心去弄他的地圖計劃，和

然而時代的疾風再度把那一冊政治課本吹開了，林肯當選為總統的時候，李於是不得不採取決定。他給兒子寫信說：

「除了聯邦分裂之外，我再想不出更加危害國家的事情了。它的意義就是這樣：凡我們所抱怨的一切罪惡累積到了頂峯，我決心除了榮譽之外，把一切犧牲來防止它，因為分裂就是革命……用寶劍和刺刀來維持的聯邦，用爭吵和內戰來代替兄弟之愛與仁慈的聯邦，對於我毫無美麗之可言……假如聯邦解放，政府破碎，我將回到我本州去，與我的人民共甘苦，僅僅爲了保衛它，才把寶劍拉出來。」

又一次是曖昧不明的言語，又一次是一個直率幹練的軍人要求避免衝突的想望。

然而，五個月之後命運來敲他的大門。林肯聽說他是自己手下最能的將才請他去帶領進攻的軍隊。可怕的考驗呵！剛剛不久他說過了分裂就是革命；現在人就來請他擔當這句話最緊的下文，帶兵去攻打他自己的家鄉，也許要把它毀滅！不可能！他拒絕了，兩天之後，他辭去了他在美國陸軍裏的職務，給司各德將軍寫了一封道謝的信，那是他最優美的函件之一

「將軍，對於你一貫的仁慈和顧全，我之感念比對於任何人都要多。我永遠熱忱的

要你能夠贊成我這人。對於你細緻的容忍，我將懷着最感激的紀念歸於墳墓。你的名譽，你的聲譽將永遠在我心上。」

說出了最後幾個字，投下他的指揮刀，向着敵人，那人不過昨天還是他的統領軍官哩。

現在他是否專營私人生活，逃出那磨難內心的衝突呢？這，也是不可能的，他已經作了三十年軍官，一生以來，看着太陽在佛吉尼亞的森林裏，山峯上，流水旁邊上昇和下落。阿林吞全國中神聖中之神聖，對於他，比對於任何人都應加保衛的地方，因為他是它的主人，這片地方難道不正是在邊界上，會遭受第一聲的進攻嗎？他，這向來公認是軍事藝術上的最高大師的人，假如他住在家裏。什麼事也不作，或者最多照料一下傷兵，他怎樣面對那些奔赴前線的父老親故們？他沒有選擇，只能把邏輯拋之不顧，來按他自然的傾向行事了。他，這把奴隸制度當成罪惡的人，他，這把聯邦看成最壞的善的人，他，這把分裂說成革命的人，他，羅伯特李Robert E. Lee帶起了維持奴隸的軍隊，來分裂聯邦，來運用分裂以建立獨立的邦聯。要保衛家鄉的本然慾望驅使他這樣做，因為它正好位在邊界上，所以特別危險。他既然深知它的每一條道路皆通向新幽谷，那麼他在這裏領導軍隊行動，很可能比在那一邊要更好。



可是他要求公平的心是這樣深銳，對於個人自己的判斷他認為是不可侵犯的，所以，通過他的太太，他給在北方軍中當上尉的兒子寫信說：

「讓他依自己的判斷行事，依他的理由，他自己的良心來決定他要走的道路。我不要他依我的判斷，學我的做法。假如我做錯了，或者他還可以替我改正過來，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人人都得依自己的原則來決定。」

何等輝煌的林肯式的寬容呵！哎，一年之後，他又邁進一步。依據岳父的遺囑，他的奴隸們要在一八六二年解放。李以嗣子和清教徒的心遵守了命令。這位領導反對解放奴隸的軍隊的統帥親手寫下護照使他的奴隸們能夠通過南方的戰線，到聯邦軍隊的佔領這裏面去。

和李一樣出色的那個人物一方面像他。一方面又不像他。賈克孫也是出身大家，少年窮困，人果決，服從責任的號召。同時他相信祈禱，每天有幾個一定的時間這樣做，在戰爭中他以此剛強。像林肯一樣相信命運，不過由於他的虛信，性格上比較寧靜得多。他是個專誠的基督徒，星期天他不肯讀一封信或打一次仗，年復一年，他釘在這個渡槽上，釘得緊，好像是真的，臨死的時候，從他的嘴裏流出這樣幾個字：「很好，一切都是安當的。」

他和李有些共同之點：秩序感，對於公義有純潔的愛好，一切事情上都有節制，靈魂是水晶一樣的清明。當他受了傷的時候，李寫信給他說：「你丟了你的左臂，我丟了我的右臂了。」這句話既富於人性，又有軍事上的意義。實在的，這些人不但能夠打仗，並且在偉大的時機能夠寫出偉大的風格。選中賈克孫和林肯同李一樣，是和平主義者，一樣在歐洲不見有名的將軍，單是他那種真誠的基督教信仰已經就足以防止他愛好戰爭。「你不知道戰爭的恐怖。我看得夠多了。我覺得它是一切罪惡的頂峯。……南方如果是在聯邦之內來爭自己的權利，比較脫離了它再來爭，其實是更好。」然而當號角高鳴，家鄉的南方發出了號召時，賈克孫雖然衷心同情奴隸的，至此依然願意爲了反對解放奴隸而戰爭。

在軍役中，他和林肯是非常之不同的，因爲他的責任感幾乎是隨時均不肯鬆弛。遭軍牧師爲了四個逃兵來求情，沒有用處。賈克孫不響。

「將軍」，求情人堅持的說。「想想你對上帝負責任吧。」

於是將軍就用下面一句話把牧師趕走了，「那是我的事。你管你自己的吧。」

他以了無比的勇敢來保存這種表面的殘忍，而在他自己看來，這種勇敢又是全能者給予他的。因爲「我的信仰告訴我，我在戰場上是和在床上同樣心安。上帝已經決定了我的

死期。我自己不用管那件事。不過我是永遠準備好了的。」

死亡來得殘酷地富有諷刺性。這個被所有下屬愛護的人却被他自己兵士的流彈射倒了，抬送到醫院裏去的時候，一個擔架夫又被射傷。命運是如此地磨難一位熱烈的信徒。許多人覺得如果賈克孫不死，戰爭的結尾會有不同。實際上，這問題還有別的因素在那裏決定，一個將軍之死做不了什麼。封鎖與高度的人力最後將爭取勝利。雖然勝利本來還得好幾年。

## 十六

回在交戰者中間，歐洲站在隱密之處，大體上是同情南方。兩年以來，拿破侖都想干涉，但因他的目標——征服墨西哥——有相當危險並且與此不大相干，所以他才忍住了，沒有對北方採取確定的態度。俾斯麥保持了中立的形式，但是後來承認他還是同情根本階級的人，南方的地主們。舊世界的大事們之中，只有沙皇公然贊助北方，因為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剛好把俄國的農奴解放了，他認為這是一個方便的口實，藉此建立他的親聯邦政策，同時又可以為他那基本的反英政策作一種道德掩護。

因爲英國必然地是傾向南方，假如她一干涉，那就是決定的。對於不列顛那種生意，北方是敵人的繁榮法本應成爲慾望的目標，而南方呢却只能供給各種必須的原料，但是那些現在都被封鎖了，主要的自是棉花，沒有它，不列顛的主要製造工業就變了毀滅的威脅。南方要種棉花，離家對之無所責備，因爲不過八十年以前，這聯邦就是從祖國分離出去，政治家自然歡迎這美國分裂開來，否則五十年後，她可能向英國的海軍威權挑戰的。甚至於道德家們，最低限度其中有人以都擁護南方。有人僅僅因爲它是弱者，有人，像格萊斯東，認爲是愚蠢；有人，像狄更斯，認爲無論什麼理由，戰爭總是不對的。底沙，瑞萊拚命中立；可是達爾文，丁尼孫，和約翰，司徒爾特。穆爾公然同情奴隸和解放者，總算替不列顛的名字保存了一份榮譽。這些開明的人們不單替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所支持，便是那些受着封鎖的災害，因工廠停工而幾於餓死的羣都至人也歸附在他們這一邊，因爲正人們知道自由的權利並不完全由皮膚的顏色來決定。人羣對戰爭果實是熱心的。

這是一國體統一般的傾向。其時恰好有一條英國郵船，特倫特，由新從哈凡那開來，北方一發美胆的將軍官停住了這條船，上去把兩個南方派去歐洲的使者抓下去。對英的戰火燒至華府，北方的人們都覺得自己的憤怒有了法律的根據。倫敦

單糾紛之措積大抵洋家揆着荷馬式的威者，一邊叫着要求歸還使者，否則就是戰爭，另一邊却對他們海上的英雄高呼着熱情的讚頌。而此時林肯却一平如水。雖然好幾位閣員們都在噴着白沫，他，正像對付約翰勃朗那件事一樣，明白誇張是嚴重的錯誤，承認歷史的形勢有它逆轉的任務，他決定再一次得罪輿情：

「我怕叛徒們會變成白象。我們必須固守美國對付中立國家的原則。恰恰爲了上尉威爾基士 Captain Wilkes 那一類行爲理論和行動我們曾經和大不列顛打過了仗的。如果現在大不列顛抗議這種行爲，要求釋放他們，我們得把他們交出去，承認我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道歉，這樣就永遠使她要遵守中立國之間的關係，因此承認她已經錯誤了六十年。」

他在西華德的外交照會裏，用上了非常着重的語氣，可不知在海洋那一邊，垂死的康沙特親王 Prince Consort 也正在羅素勳爵 Lord John Russell 起草的照會上下着同樣的工夫。道歉和釋放使者在倫敦產生了傑出的印象，因爲英國愛好這種行爲，其結果是當兩方使者到了以後，待遇很是冷淡。又一次林肯在國家的危機關頭拯救了她。

對於克服了的土地，他的對待方法也是非常小心的，不能有懲罰的問題發生。

「破了的蛋不能補好：但是路易西安那現在不用作什麼，只消恢復她在聯邦裏面原

來的位置，把那已經破了的蛋隔開來。她作得愈快，不能彌補的傷害就愈小，政府再也不能夠頑那種賭掉一切，而敵人袖手旁觀的把戲。敵人必須明白他們不能用十年工夫來作推翻政府的試驗，並且假如他們失敗了他們依然能夠無災無害的回到聯邦裏來。如果他們還是盼望聯邦有恢復原狀的可能，我加入……說「現在正是時候。」

他又給路易西安那的軍事總督寫信說：「盡一切的可能，使人民在這些選舉中間有機會表示他們的願望……無論如何，儘可能使之表現最大多數的人民……當然，被選的人必須品格可靠，願意如從前一樣，宣誓擁護憲法，並且人知道他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會有貳心。」

這時期，林肯還在等候勝利，以便他因在抽屜裏的那份宣言放出來。軍事形勢愈來愈惡劣。一位新將軍蒲伯，在八月底被李打敗了，又是在布爾朗Bull Run，他的軍隊向首都潰退，人心震動，李因此可以進攻瑪麗蘭，一部份的責任該馬克烈朗負起來，他似乎成心要蒲伯打敗仗，確實他沒有執行進兵的命令。他亦沒有因此免職，事實上他的位置更鞏固了，因為他受命把潰軍重編起來。這件事完全是林肯的主意，差不多全體閣員一致反對。雖然馬克烈朗長於編組軍隊，雖然他仍然爲兵士所愛戴，雖然他是民主黨，爲了政治上的考慮，不便於撤換他，無疑地林肯是把他保留得太久了；不久大家就看出

總統把馬克烈朗的道德價值估計過高了。

無論如何，在這種情形之下，信仰和迷信使他發了個誓，把他內心憂疑的全部恐怖都揭露出來了；他向上帝起誓要在敵人被逐出瑪麗蘭立刻把宣言發表。他一生之中，從來不曾做過第二件這樣感情的行爲；在別的時候，即使有同樣本能的傾向在活動，外面總有他那諷刺的幽默把它掩蓋起來，躲在一些故事的烟幕後面。不過，假如，我們想起他喜歡注意記號和預示，愛解羅，相信命運，想起關於放棄幻覺他所說的那些憂鬱的話，我們就不免推想他和所有的偉大人物們一樣，在決定的時機，絕望的危機上，會找天象術數來領他的路。儘管他把它們叫做「上帝」或者「基督」，無論他是對上帝或對他自己或者（照他自己的話）對雙方在發誓，名字毫無關係。

——他本性樂於聽別人的意見，好游疑，好守候事情的發展，現在卻不得不違反本性的燥急不止，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春場（真的是兩年以前嗎？）他被選爲總統，卻無權干涉，現在，又是，做了統帥，依然無權，只能希望勝利到來把宣言從抽屜裏解放。四圍是各種聲音，愈來愈迫切的要求他說出解放兩個字——可是，他的判斷他的盟誓不許他聲明那兩個字早就準備好了。

部長們，都是解放關爭中著名的戰士，到他的房間裏來了。他對他們說：解決奴隸

制度的時候一到，我相信我會願意執行我的責任，即使要我的命也在所不惜。先生們，許多生命要丟掉的呵。」根據這一項談話的報告，末了一句話的聲調是憂傷而疲倦，卻是帶着微笑說出來的。一天有幾個奎克教徒來看他，把他自己的話背出來，逼得他只能招架，不能還手。有一個人說他已經改變了主意，他卻答覆得頗有力：「是的，我改變了，一個人要是不能夠一天比一天聰明，我倒不大能夠看得起他。」他對一個熱心家用一種真正農人的口吻說：「先生，光是通過一道法令並不能解放奴隸。你儘管把牛的尾巴說成一條腿，但是總不能真的叫一條牛有五隻腿呵。」

天有時候他在柔婉的話裏，滲上許多刺人的祕密諷刺，芝加哥一些教會裏的代表很容易聽出來。

「宗教信徒一律相信自己代表着神聖的意志，可是他們給我的意見和忠告却極端相反，我相信其中總有一邊的信仰是錯的，恐怕雙方都有錯。我希望我不至於冒瀆，我覺得假如上帝要把他的意思告訴別人，在這種和我的責任有關的問題上，大約他會直接告訴我；因為我素來不善於自己騙自己，除非這一次我特別糊塗，否則，我在這件事上還是懇切的依賴天命。假如我知道它是怎樣，我就怎樣做！不過，現階不是顯奇跡的時期，我想大家的承認我並不盼望什麼直接的啓示。我得研究關於這件事許多具體的事



實，確定可能的行爲，並且看出那些智慧而正當的舉動……

「我發表一章解放宣言究竟有什麼好處，特別是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我不願發表一份全世界都知道是能說不能行的宣言，好像教皇的老生和慧星開仗一樣！我既無法在叛逆的州郡推行憲法，我的言語如何能夠解放奴隸？國會新近已經制定了法律，凡自叛徒手下逃到我軍佔領地來的奴隸們一律自由，並且受保護，有什麼理由以為這文件現在所能做的會比它更多呢？然而我卻看不出那條法律召了三個奴隸到我們這邊來……例如前不久在布爾朗及其附近幾次戰鬥之後，本着暫時休戰的契約，有一批人從華盛頓出來掩埋死者和抬運傷兵，叛徒就把隨行的黑人抓起來，重新把他們變成奴隸。」

「我看這是一個實際的軍事問題，由它對於剿叛戰爭的利害來決定。……我們能夠替黑人做多少，我不敢必，假如我們把他們武裝起來，我怕武器不久就要落到叛徒手裏去。而實際上至今我們武裝白人的兵器還不夠呢。……在這邊奴隸州的聯邦軍隊裏有刺刀五萬隻。假如依你發表宣言，他們轉到叛逆方面去，那就成了嚴重問題了。……凡能見出上帝的旨意的，我都做。我相信我雖放肆的討論了你們的意見，我卻沒有傷害你們的感情。」

那些牧師頭腦的代表們幻想着只有人類的幸福才是在危機關頭，他無情的把這個幻

想爲他們打破了。似乎因爲這些人走來和他算賬，卻擺出一種言情戲的場面，把他弄得愈加現實起來。儘管他開口上帝，閉口上帝，他話裏內容再沒有那麼離上帝更遠的了。因此牧師，小冊專家，報紙作家們都罵他是涼血的，反黑奴派總統，這，我們難道會引以爲奇？他爲了談到「黑人問題」而被罵，爲了避免羣衆所愛好的感情主義而被罵，有什麼奇怪呢？何怪共和黨在各州選舉中遭了大失敗？何怪格利雷，紐約講壇報有勢力的編輯，用公開信責備總統在路易西安那表現得缺少力量？他說：「邊境諸州那些化名的歐治家，獻議，講理，威脅，林肯過分地受了影響……大部分正規軍官和許多義勇軍對於維持奴隸制度，比較鎮壓叛徒關心得多，我們不能滿意。」

林肯是不是擺出威嚴的架子，披着氅衣，指揮手下人寫一封半官式的回信去呢？就在收到這張報的那一天，他也親自寫一封公開信，用着蘇格拉底式的筆錄去答覆。這封信是林肯最光輝的函件之一：

「我剛剛讀完了你十九號的信……如果其中的說法及其對於事實的假定我知道有錯誤的地方，我不在此時此地推翻他們。如果有些推論，我相信是不合乎實情，此時此地我也不加以辯難。如果其中顯然有一種燥急的，命令的口吻，我尊敬老朋友，一個認爲他的心腸沒有差錯，置之度外……」

「我要拯救聯邦。我要在憲法下面抄最短的路去拯救它……假如有人以爲若不能同時保有奴隸，就不能保有聯邦，我反對他們。……這次鬭爭，我主要的目標是保存聯邦，既非保存，亦非毀滅奴隸制度。如果用不着解放奴隸就可以保存聯邦，我做；如果解放奴隸能夠保存聯邦，我做；如果解放一部分，令其他的保存原狀而聯邦依然可以得救，我也要做。我若就奴隸制度及有色人民有所舉動，是因爲我相信如此於保存聯邦有利的原故……假如任何時候，我相信我所做的有害於我的使命，我會少做一些，反之，任何時候，我相信我所做的於使命有益，我會多做一些。如果錯處指出來是錯，我會改正；如果新觀點顯出來是真觀點，我會把它緊緊的抓住。在這裏我是依據職務上的責任感，來說明我的目標，至於我一向明白表示的個人意見是：無分地域一切人都能自由，於此我絲毫不願有所改變。」

你的，A. 林肯。」

在歐洲，任何一國的元首，不曾發表過這樣一通文件，甚至於在平時也沒有，用公文形式的也沒有。即便在美洲這也是獨特的，有一位別的總統對有偏見的報紙批評這樣答覆過嗎？這樣的從郵局寄信使細思熟慮不可能，這樣的在報紙上答覆，使人人（連商人在內）都能讀到，用這樣的言語使西方無知的老農，東方最狡黠的律師都能懂得，

這樣的富於邏輯又富於政治，不離事實而又最高的道德感，有誰這樣寫過呢？這樣做了之後，正當格利雷進攻時，他對朋友們說着出氣：「這使我想起一個大個頭，他老是挨他瘦小老婆的打，不敢回手。人家責備他，他就說：『由她去吧。這於我無損，可是於他有益。』」

## 十七

而宣言還是被鎖在抽屜裏！不，總統，身經百戰的戰士，可不是一個感慨家；他懂個的是機敏，時時準備行動，即使他暗中相信自己與使命，目前他可是愈來愈小視情感。他愛自由過於愛黑人，然而他對於聯邦的忠誠又超於他對自由的愛好，在政府中幾年來他的所行所為已經是證明，但是在他對黑人的談話裏，也顯出了也對於黑人的同情。

此時在他的房間裏有幾位黑人領袖，為首的是一位黑種牧師。關於利用國外殖民以安插自己已被解放的弟兄的計劃，他們來問他的意見。他請他們坐下來，告訴他們國會已經表決了一筆錢，由他支配來應付這件事，接着他就坦白地談到一般問題：

「你們中間有許多人因為生活在我們之中，受苦很大，而我們呢因為有了你們也在受苦。一句話，彼此都不舒服。只要承認這一點，最低限度這是我們應該分離的理由。我想你們在這裏是自由人。」

「是的，先生。」

「或者你們已經自由了很久，或者終身都是。在我看來，你們的種族受着一切人種所沒經的最大苦難。不過，即使你們不再當奴隸了，你們距離和白種人完全平等的地位還有很遠。別種人所佔的許多優勢，你們都沒有。人的志望是在其為自由人時，能與最好的人們享受平等，然而在這廣大的大陸上，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與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是平等的。到那對待你們最好的地方去吧，你們依然會受到限制……即使我要改變，也不可能……如果沒有奴隸制度和有色人民，戰爭根本不會發生。因此，為雙方的利益，我們都應該分開。我知道你們之中的自由人們，即使能夠把情形改善，也不大願意走出這個國家，至於其餘的人們因為是奴隸，所以倒能夠依據這個條件來獲取自由。」

「我們的人民不願意你們自由了的有色人民雜居在我們中間，這本是殘忍。現在，如果你們能夠來替白人開頭，你們可能開放一座大門，使更多人能夠自由。至於那些身

爲奴隸的人們，奴隸制度壓低了他們的智力，如果我們來從他們開始，我們的材料是很不中用的。但假如智慧的黑人們，卽如在座諸位，能來推動這件事情，則所能成就的必然很多……華盛頓將軍身受的苦比他當英國選民時所受的要大了很多，可是因爲他爲他的同種人造了福，雖然他自己並無子嗣，他卻爲朋友們的子孫造了福，所以他還是快樂……我不知道你們對於我們種族抱有多大的好感……我並不覺得你們有極大理由愛好他們……不過無論如何，你們還是喜歡他們……假如我們不知道白人和黑人一樣，也愛他們的自尊心，那我們就弄錯了一輩子……因此我請你們認真的考慮，不僅把它當作你們自己的問題，不僅當作你我雙方眼前的問題，而要把它當作是好好地安排了，就於全人類有益的事——益處，並且不限於眼前這一代而已。」

林肯又當起引誘人來了！或者，我們不如把他比之堂璜，此人把堂娜愛菲娜 DOÑA ANITA 從愛情的鎖鍊裏解放出來了之後，就告訴她他們兩個實在是分離了更好。他告訴黑人們頂好是決心搬走，否則免不了人家要趕他們去流亡，注意他在這裏所用靈活的心裏接觸，不錯，奴隸制度是最大的不平——可是，難道把它剷除了，人們就彼此相愛嗎？

這一天，他們環坐在他的週圍，他是獨自一個和他們在一起，這是有生以來的第

一次，林肯，一個白人和許多黑人在一起；無論他們舉止如何適當，教育如何好，無論他如何感覺他們應該與自己有同等權利，然而他感覺到他們和自己人之間一切的不同。他們坐在那裏，用他們深黑的，哀傷的眼光帶着懇求的望着他，他問一句話，立刻從那些黑色的嘴唇裏就答覆說：「是的，先生。」他是不是在雙重意義下的「先生」，「老爺」，「主人」呢？他們那種游疑的，或者竟是奴順的口氣，難道不是他們父兄所帶的鎖鍊的遺音？這些鐐銜所發的魔力究竟能破壞嗎？「即使我要改變也不可能。」「我並不覺得你們有極大的理由愛好我們。」於是他進而造成了華盛頓的影子，叫他們知道爲什麼他們應該爲了少受教育的弟兄們犧牲自己。

宣言還是在抽屜裏纏綿不安，等待勝利到來。他每天早上，常常在晚上，到陸軍部去讀最後的電報。「我到這裏來，」他有一次對職員們說，「是爲了逃避我的災星們。許多人跑來說只要見我一分鐘，那意思是，假如我能夠聽他們的故事，能夠在一分鐘之內答應他們的要求就夠了。」他把所有的報告都拿來讀，希望在最近的情報中得到他所要的消息，並且知道沒有什麼消息被人家按住不讓他曉得。之後他寫他的信，慢慢地細心思索，左肘歇在桌上，手支着前額，望着窗外，嘴唇動着，一句一句的念出來，然後才寫在紙上——正和他年青時候一樣，想滿意了，才寫出來，幾乎就用不着改動。不是

五十年以前的事嗎，那時他在印第安娜的小木屋裏，常常用木炭在板上寫草稿，要經過很久的思索考慮才用寶貴的紙把它寫出來！即使是過了二個三十年，也不會有什麼新的方法，新的尊嚴來改變這位多骨的人那種緩慢而沉重的節奏。

陸軍部這一間小小的電報室對於他還有一種意義。它代替了那店舖。幾年以前，他總愛坐在那店子裏的一袋釘子上面，聽人家談話，自己講故事。現在這小房子是一首和會心人們聚面的隱室，一種方便的中立地帶，不會有闖來的訪客麻煩他。照例，他坐在椅子邊上，把右膝垂在地上，這樣奇怪的坐着，慢慢一封一封讀着電報，讀完了又從頭讀起。有一次，他說：「噲，我猜葡萄乾我已經夠受了。」職員們望着他莫名其妙。「我認得一個西部的女孩子，她老是吃得太多。有一天，她吃了許多葡萄乾，後來又吃了許多別的東西，弄得自己大不舒服。過了些時，葡萄乾來了。她張嘴喘氣，望着他媽媽說：「噲，我現在會好些的，我猜，因為葡萄乾我已經足夠受了。」

他盼望勝利的心愈來愈急。夏天裏，他和家人到離城幾里的一所很簡單的小房子裏去住，不遠就是殘廢老兵們住的地方。到那裏去時，常常遇見長串長串的救傷車，上面都是在最近一場戰爭受傷的人們。有一次，一個同行的朋友寫着：「他的態度和表情顯出極其深沉的悲哀，他停下來，指着受傷的人說：『看那些可憐的人們，我受不了！』」



這種苦難，這種生命的損失可怕啊。」那朋友就把他某一次說的話講給他聽：「不怕，勝利會來的。」林肯嘆着氣說：「是的，勝利是會來的，可是它是慢慢地來。」

他聽說有幾個年青的奎克教徒被抓去當兵，強迫着違反自己的原則去拿起武器，他吩咐把他們放回家去。史丹東爲了紀律的原故，表示反對。林肯回答說：「這是我迫切的願望。」又一次，二十四個逃兵判了死刑。林肯在死刑命令上簽字。那將軍說：「總統先生，要是不把這些人拿來做榜樣，軍隊就很危險。」

林肯說：「將軍先生，美國啼哭着的寡婦們已經太多了……別讓我再增加她們的數目，因爲我不會做的！」

他到前方去時比最簡單的中尉還要謙和，他自己對自己說：他沒有軍隊裏的官銜。「我週圍都是軍人……在目前的地位上來講話不大合式。」

他向一個團的兵士說：「你們的上校代表他自己和你們表示對我滿意，認爲在國家四面都是困難的時候，我履行職務時的做法是對的。對於你們這種善心的說法我非常非常感謝，另外，我告訴你們，國家依靠你們以及和你們一樣的人們，其實比我更多。」

另外一次，他用俏皮來打發傻子們。閱兵的時候，一位軍官越位擠到總統的車前來

告狀。他說他的將軍（那人在場）當天早上威脅要槍斃他。林肯滑稽地望着那兩個人，於是表演式的對那告狀的附耳小聲說：「假如我是你，他威脅說要槍斃我，我就不會信任他，因為我相信他會那樣做的！」

祭旗大典舉行時，有位在場的人說：總統當時有兩付面孔：一付是一位政治家，裏人，在望着遠方；另一付是一個精靈的觀察者，用眼睛衡量着旗杆的粗細，覺得它太細了——不久果然證明了。

「敵人在前方共有幾多人？」一個人問。

「一百二十萬，」總統說。

「天哪，你不是瞎說？」

「真的，先生，一百二十萬——毫無疑問。你看，凡我們所有的將軍，一打敗仗，就說敵人人數比他們的多了三倍或五倍，我非相信他們不可。我們共有四十萬人在前方，三倍四是十二。」

不過，在這焦急盼望的時期中間，有一次林肯的神經真受不了。一年半以來，每天，每一點鐘都是個人的興奮，這使他疲倦起來。有一天，工作很重，完了到晚上，有一位剛從病院出來的上校來找總統。那人說他的太太原來在醫院看護他，後來她回去的

時候，船隻相撞，她淹死了。現在他知道她的遺體已經找到了，他想請假去搬屍。戰鬥即將發生，陸軍部長不答應這件事，所以他到總統這裏來。林肯原是自己一個人在房間裏，上衣脫了，週圍都是公事，正在沉沉深思，這時默默聽他講話，接着爆發起來：

「我就沒有休息麼？難道就沒有一點鐘，一塊地方能容我逃避一下來人？爲什麼你要跟我跟到這兒把這種事來麻煩我？爲什麼你不到陸軍部去，他們不是管這些公事運輸之類的嗎？陸軍部長不好？那恐怕你就不該到河上去？……你得記住我還有別的事要做，……爲什麼你要跑來向我的人牲求情？你知道我們是在戰爭中間嗎？知道大家都是受難和死亡嗎？你知道平時很高興做的一切人性的仁愛的事情都被戰爭蹂躪，變成非法了嗎？知道現在顧不到它們嗎？眼前只有一個責任——打仗。……你太太應該信任政府爲傷病軍人準備的照料情形。無論如何，你不要把這些家事煩惱來找我。呃，全國家家都被憂傷打碎了，可是千萬別家家都來要我幫忙。我的担子已經夠重了。」

那駭壞了的軍官向來聽了許多故事，說林肯如何如何仁愛，這一下，只有滿心失望的退出來。他走回旅館去。第二天一清早有人敲門。他開開門總統站在那裏，衝動的抓住他的手說：「親愛的上校，昨天晚上我是一條野獸，我不能原諒我的行爲。我的確是疲倦到了極點，但是，我沒有權利向一個把生命獻給國家了的人，特別是一個在極端痛

苦中來要我幫忙的人，無禮。我一晚上都自己後悔，現在特來請求你原諒。」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剛才見過了史丹東，通行證在這裏，車子在下面，他們可以同車到碼頭上去，那上校可以趕下一條船動身。

## 十八

後來，九月中勝利來了。馬克烈朗倒底打定了主意進攻，在安提亞塔姆 Antietam 把李將軍打敗了。這一仗雖然沒有決定性，李可是不能不退兵，在東方這有限制的小戰場，幾英哩的進出很重要，而對於疲倦了的北方和懷疑的歐洲這消息的效果尤其大。「請你別讓他們全師而退，」林肯給馬克烈朗打電報說，接着又親自趕到他軍中去。但是馬克烈朗懶得很，他不肯追擊敵人。

就在這當兒，成功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更大，因為英國本來已經準備承認南方是獨立國了，這一來，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態度重新考慮一下。

勝利使林肯更加急躁不安了。他的時機已經到了，必得遵守他的盟誓，立刻行動。就在這一陣子，安提亞塔姆的前後，他寫了一段備忘錄：「上帝的意志在遂行。在偉大

的鬥爭中，雙方都以為自己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可能雙方都不對，必有一方是不對的。上帝不會在同時對於一件事採取正反兩面的態度。在這次內戰裏，可能，上帝的主意和雙方的主意都不相同。然而人類工具，依其自身的作為，最適於實現他的主意。我差不多即可以說這大約是真的。上帝要有這場鬥爭，要它還要延長下去。只要他的偉大威力在戰鬥者心中運行，本可以無須鬥爭即能將聯邦保全或毀滅。然而鬥爭起來了。雖然起來，他還是可以在任何一天把最後勝利交給某一方。然而鬥爭却還在進行。」

在林肯，這種文字的獨白是很少的，因此愈見其價值之深，特別是寫它的時候底重要性使之如此。我們看進他裏面那類哲學家的心。沒有一句話為自己辯護，也沒有一句話傷害敵人，甚至於與上帝契合的寧靜自信都沒有——這就是林肯晚年用以稱呼命運的東西。無從證明他相信有一個人格的上帝，或有一個上帝的兒子。而在另一方面，他那澈頭澈尾的命運主義使他假定命運另外有一些決定的東西，是他所不能知道的，否則為什麼上帝不肯結束戰爭呢？整段備忘錄是一個悠長的問題，至今還是無從答覆。它本能地對於一切發生了的抱着懷疑主義，懷疑他自己日夜盡心盡力工作的一切。在它裏面，三次出現了一然而——來打斷內容，這一然而——兩字是林肯自幼以來言語和文章中的特色，在他的憂鬱底小小王國裏，注入了日常主絃底旺陽的精力。

就用這一個「然而」林肯振起了自己的力量，因為無論命運的意志如何，無論戰爭的目標為何，這一點，最低限度他是相信，即奴隸制度是一種不平，應該取消。勝利之後五天，他召集了內閣會議，却並未告訴閣員們什麼特別原因。林肯這位在吃了敗仗，首都危急，閣員激動時依然保持了平靜的人物，現在當危險已過的時候，反而大大的興奮起來。他要把那偉大的宣言公佈了，同時滿座那些從不知道他的秘密動機的同工者們，他要向他們攤開自己的內心要求了。二十年來，他就切望能作這件事情，一年半以來，全國都在鼓動他採取決定的步驟，但是問題中的牽掣使他隱忍不前。而現在他要自作主張來行動，其間沒有絲毫的外來勉強。政治家懷疑步驟的結果，因而產生了猶豫，這是一面，另一面，他面對着一成不悔的決定，氣質上天然畏縮，——流浪而不規則的生活中所有的躊躇曾經兩次妨礙了他的結婚計劃，有一次真的使他在結婚的日子跑掉了。這一切合起來，使他對着同事們期待的眼光時愈加覺得蹙蹙不安。他怎麼辦呢？他拿起一張最近期的滑稽報紙把華德 Artemus Ward 的一篇諷刺文念給他們聽，華德的俏皮話他向來是大大佩服的。

在坐的一羣中間有沒有誰了解他呢？其中有人毫無問題是不以為然的，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了被召集的嚴重原因時。難道總統是這樣一個沒骨頭的薄希米人？甚至於在他生

命中這樣重大的時期，當他的國家在經歷這樣嚴重危機的時候，他都忍不住俏皮，忍不住他的幽默嗎？不過，後來他還是把報紙放下講起話來了：

「你們知道，關於這次戰爭和奴隸制度的關係，我想了許多許多……當叛軍還在弗烈德力克的時候，我就決定等他們一從瑪麗蘭趕走，我就要公佈解放宣言，……我自己與自己約好了，並且，」——遲疑了一下——「和造我者約好。叛軍現在已經被趕出去了，我要來實踐我的盟約……我並不要你們在這一點上講什麼意見，因為我已經決定了。我講這話除了爲尊重你們之外，毫無別的意思。對於這問題，你們每一位的意見我都知道，……如果我所用的詞語，或在其他小地方，你們無論那一位認爲應該改一改，我會高興的照辦，……關於這件事或者其他的事，我知道許多人會作得比我好；假如真情相信這許多人之中的任何一位，超乎他們對於我的信任，而我也能心悅誠服，假如我知道有何憲法上的道路可以使他拿到我的位置，我無所爭執。我會快快活活的讓他來。不過——雖然我相信目前人民對於我的信任不如以前，但經把一切都考慮了之後，我可也不知道有誰更被人民信任。並且，無論如何，也沒有方法能使我把地位送給誰。我在這裏，我得盡我所能，負起我應走的路的責任。」

難道我們不感覺此中的猶豫，悞惶？難道我們看不見在座的人們，嘴唇上眼睛裏表

現了嚴肅的，一致的沉默？難道我們感覺不到那種獨白的氣息？爲什麼他要說他可能把他的位子讓給別人？爲什麼他那樣差不多村夫式的堅持不要他們的意見？因爲他已經集中了他一切原始的精氣神來緊抱這偉大的決定，然而現在，面對着這決定的時機，他依然內心戰慄，正如那含蓄的青年一樣，當時機到來，要他表示那久經考慮，時時迴避的愛的信誓，他內心却在發抖。因爲有着詩人天性的他，向來歡喜把各種考慮拿來比較輕重，因而做不出衝動的行動來，到了現在，第十一點鐘，巴不得有人來替他做這件事。不過他還是說，「我在這裏，我得盡我所能的來做。」或者，像他跟着不久又說的一句話：「我只能信靠上帝我沒有做錯事情。」

現在，部長們似乎懂得他了。根據他們以後的報告，他們甚至於注意到了，在他說出一「造我者」那幾個字以前，他那種微妙的猶豫。時機的偉大，這位要解放奴隸的可憐的西部人一種弱人的形態好像是感動了他們共同的人性，稍稍討論了一會之後，他就告訴他們，當他在困難而着急的時候，他怎樣像孩子一樣跪下來發誓，只要敵人趕出瑪麗蘭，他就把它當作發表宣言的信號。

並且，好像是不許自己有回頭的可能，就在那一天，亞伯拉罕林肯把他的宣言向世界公佈了。



## 十九

效果真可怕。全部北方陷入了大混亂，股票市場立刻下落；選舉發生了不利；民主黨宣傳說，千萬白人被迫去流血，只爲了使他們的父老兄弟們將財產被人劫奪。在南方，人們手指都不會動一下；並沒有一個兵士從前方調回來看守他們被解放了的奴隸；而奴隸們還是安安靜靜的在田裏做苦工；於是南方的報紙勝利地叫起來說奴隸們非常幸福，不願自由。歐洲的恫嚇雪片一樣的飛來，僅僅有一個慶祝的呼聲衝破那詆譏的合囑。蘭開夏千萬工人們，雖然是因爲缺少棉花進口以致於失了業，落在飢餓線上，還是多謝林肯爲人類所做的事業。只有他們懂得這個人，他是他們的自己人，他有他們的心，這人曾經說過了：「財富是多餘，是我們所不需要的。」

他沒有十分不安。和副總統寫信說：「六天了，報紙和私人的評論，雖足以滿足一個人的虛榮心，股票可下落了，軍隊的來源比過去來得更慢了。冷靜的看去，這是非常之令人不能滿意的。六天以後我們的軍隊，反而比六天以前更少了些，……北方充分用呼吸響了這個宣言；但光是呼吸並不能殺死敵人。我願意我能夠寫得更起勁一些。」

兩黨的內部也起了騷動，因為在交戰團體內部政黨中的分歧也還是存在。只有信伏了的解放主義者們贊成新政策，其餘即使是老朋友或同黨黨員們，如卡爾蘇爾茲，都批評他。林肯給蘇爾茲的答覆露出了他的一些困難：

「假如我能夠做得更好，我應該接受批評，……我覺得我不能夠辦得更好，所以事實備我，我就不服氣了。我明白你現在願意接受非民主黨人的幫助，只要他們「真有心。」對。我也不要求更多。但是究竟誰能夠判斷心，或者「真有心」呢？如果我必須拋了自己的判斷來接受你的，我也就要接受其他人的；那時別人勸我拒絕一切，我也就得拒絕一切，剩下來就沒人了，無論是共和黨或者別人——或者甚至於你自己。因為要曉得，我親愛的閣下，有的人「真有心」，可是他要說你做的事情不好，恰恰像你批評我的一樣呵。

「我怕到最後，困難還是在於我們，而不在於某一將軍。我不願數落任何人——當然更不願數落我的同情者；可是我不能不說明，我需要成功多於同情，而同情者在助我成功方面，比較那些被指為反對派的人們，可沒有顯出更多的證明。我覺得，在戰場上雙方在行動方面所得所失都差不多。用血來封印他們的信仰，貝克爾——和其他的人，「共盡了人力之所能；可是，……司提芬和「其他的人們，」誰也不是共和黨，其中至

少有幾個曾經再三再四的被人向我告發，說是同情於分裂者，這些人難道又比上述那些人做得少嗎？」

戰爭期間這些政治領袖們的態度是這樣麻煩，這樣令人為難，甚至於像蘇爾茲這樣的合作者都要來責備總統，至少是抱怨他；而親信朋友的責難自然是加倍傷人。可是，任什麼也不能使他和久經試驗的故交生分起來。把這封坦白的信發出去了之後一兩天，他把蘇爾茲請來，早上七點鐘在火爐旁邊接見他，自己穿龐大的拖鞋親熱地拍他的膝蓋說：「現在，小伙子，老老實實告訴我，你是否真的把我當成你信上所寫的 那種可憐蟲……我的信鞭打了你沒有？我不是有意傷你。我想我們真的是相互理解的，假如是這樣，那就沒有什麼。」以後，林肯就把新將軍們的事解釋了一番。

最糟糕的是：勝利之後又沒有跟着向敵人逼近的首都前進，雖然林肯用嚴峻的電報去催，全國都在盼望着。林肯去閱兵的時候，馬克烈朗故意給總統一匹劣馬騎。他自己原是能幹的騎士，所以希望那瘦長條子的文人在兵士們面前丟臉。那將軍帶領着他光輝燦爛的參謀人員們順着戰線放馬飛馳，同時有咯咯的鼓聲，高亢的號角和迫擊砲火助威，文士的總統却也恰好表現得和他一樣漂亮，儘管他還得把自己的高帽子拿在手裏。到了現在，馬克烈朗運用曖昧工夫的原因漸漸弄明白了。在安梯亞塔姆之戰以前，

在米島上馬克烈朗接得了一個民主黨的使者，紐約市長，這人來請他當一八六四年的總統候選人。條件只要他答應用一種方法進行戰爭，其結果是以和解南方。馬克烈朗考慮一番之後，就用文字答應了這個辦法，不過，後來接受一位將軍的勸告，他把那文件毀了。那一戰以後，妥協家又來了，要他寫了一封接受的信，有幾位久已要求進攻的將軍們風聞消息，都辭了職。在內戰中間，馬克烈朗的行爲究竟等是叛國到了什麼地步很難說。不過林肯是打定了主意，如果李能夠逃脫羅網，他就要取消這位拿破侖，他公然說馬克烈朗是真的不「想」傷害敵人。林肯在營裏過了一夜，黎明時起來和一個老朋友出去散步，守候日出，並且看兵士們起身活動。向下望着那景象，他搖着手，說道：

「這是什麼？」

「唔，不是波塔瑪的軍隊是什麼？」那一個說。

「不是」，林肯說，「是馬克烈朗將軍的衛隊。」

五個星期之後，馬克烈朗還是不動，說他不能進兵，因爲馬累了，林肯簡單的打電報他：「對不起，請問自安梯亞塔姆以來，你做了些什麼事弄累了馬呢？」後來又說：「敵人的路是一個半弧，你的是一條直線。你的道路和他的一樣好……我就要追上去……至少在李集邨打敗他……如果我們不動，我們一輩子也不會成功。」這樣滑稽地寫

了之後，末了他說：「這封信並不是命令。」

但是同時，經過哈烈克 *Halleck*，他嚴厲命令馬克烈朗進攻。緊接着：「我要求直接了當的答覆，你不肯進攻，你的主意是不是想把各州新募的兵歸併到舊隊伍裏面去呢？」

後來，在十一月裏，他把馬克烈朗那民主黨員撤了職，換上了共和黨員白恩賽 *Butts*，可惜太遲了。時機也不到，因為敵人已經鞏固了他的陣地。十二月。白恩賽在弗烈得里克堡遭了一場敗仗。

同時內閣發生了危機使林肯和國家的形勢愈見複雜。國會大大的不滿意西華德溫和的政策；指派了一個參院委員會去見總統要求撤換西華德。因此西華德提出了辭呈。西華德的事引起了且斯和史丹東都要辭職。林肯非常不願失掉這三位極其重要的左右手，其中，至少，且斯和史丹東他認為是無人能夠代替的。他把這事情拿在手裏，竟能對付得十分圓滿。九個參議員來攻擊西華德時，卻發現全體閣員，只除了西華德，都在座，大吃一驚，他們不得不在整個內閣之前陳述他們的意見。且斯站在西華德一邊，認為非教訓他們不可，林肯也衛護西華德。

其後不久，他打發威爾斯去見西華德勸他不要堅請辭職；以後威爾斯就要回來報

告。同時他打發人把且斯和史丹東請來，在總統面前聚齊，不久威爾斯就回來了。

「你看見他嗎？」林肯坐在火爐邊問，他急於要知道西華德的消息，卻不肯在且斯面前說出他的名字。

「看見了，他答應了。」

於是且斯說既然他是危機的根源，他也準備了辭職書。林肯的眼睛放起光來，趕緊問：「你送辭職書的人在那裏？」

「我自己帶來了，」且斯說，從口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我今天早上寫的。」

「給我，」總統說，便把他的長胳膊長手指向且斯伸去，且斯却是猶豫着不想把文件交出來。但是林肯把它拿走了，立刻打開說：「這就打開了一個死結！」這時候，史丹東面對火線，不肯在這豪俠的就餐面前退却，擠進來說：

「前天我告訴你我要把辭職書交上來，先生，我要你也考慮我現在已經交了的辭職書。」

「你回部裏去吧，」總統回答說；「我不要你的。這，」把且斯的信拿起來說：

「就是我所要的；我放心了，我的路平了；困難解決了。我也就不留你們了。」

過了幾天，林肯寫了兩封同樣的信交給且斯和西華德：

先生們，你們都向我交了那些辭職書……我已經知道了便你們各有理由要求辭職的情形；但經最慎重的考慮之後，我審慎的判斷，覺得公衆利益不容許這樣做。所以，我請求你們繼續各自執行自己的部務。

你們忠順的僕人——

一個農人，一個筏夫，後來一個律師。但是最出色的是一個懂得人心的人，他懂得他們的弱點和微妙變化！這樣，所以林肯能像塔里爾 Talleyrand 或者別個舊世界的外交家一樣，解決險厄的危機，雖然他們的本性與活動和他的是那樣不同。

## 二十

失望之餘，林肯對於紀律也漸漸抓緊了一些。有一位年青的旅長由於不小心連他所帶的一隊騎兵通通被俘擄了。林肯說「丟了那些馬真可惜。隨便那一天我都可以派一個旅長，可是馬，每一匹就要值政府一百二十五元哪。」

他給一個西部的軍官寫信：

「你請求我作爲好意，派應爾甘將軍的軍隊到肯特基去，因爲他們是從肯伯蘭峽 Cumberland Gap 來的。這件事表明你並沒有認真的想。這個例子造出來明明就要破壞

軍隊……我誠懇的希望戰爭是一樁比較容易，比較愉快的事情；可是，它並不容許有放假的日子。」

有一個少校說，雙方的軍隊都不該佔彼此的上風，應該讓它們彼此消耗得疲敝了，於是成立妥協結果奴隸制度無恙，有人把這些話報告了。他就在調查報告書後面寫（雖然那軍官據說是忠誠的）：

「在我看來，任何美國現役軍官完全不容許有這種情緒……因此約翰克 John J. Key 少校即免去美國軍隊的職務。」但是，有一次，他拒絕赦免一個奴隸販子，並且在他的死刑書上簽字，這時候，他心裏的痛苦大約和那被判決了的人所感覺的差不多。

另一方面，他生來的同情心却施之於黑人和印第安人。無論是種族鬭爭或是階級鬥爭，他總是站在弱者的一方面，所以，不管他的懷疑主義如何，人不妨把他認為是一個比天天上教堂的人更好的基督教徒。有一二百個印第安人被控參加了明尼受塔暴動，有人建議把他們斬首，他要求一個特別報告。「假如記錄裏沒有寫出這些犯人中間更有罪的爲首之輩，那就請把這些情形給我寫一個更仔細的報告寄來。三星期之後，他又向軍法總監討法律上的意見「假如我認爲只應將其中一部份的人置於死地，究竟是必須我自已來指定，或者我可以讓當地軍官去指定呢？」



後來，事情到了參議院手裏，他給他們寫信說：「一切欲一方面既不失之太寬，以致鼓勵將來類此的行爲，另一方面又不失之太嚴以致變成了一件真正殘酷的行爲。爲了要首先把侮辱婦女的人們處死，我曾經命人把審判記錄仔細考查了一番，出我意外，這類罪人只有兩個。」結果，三十九個被處死了。年青的林肯曾經和印第安人鬥過，但是沒有弄死一個人，而且救活了一個；現在，老年的林肯，最高統帥又救活了二百六十二個印第安人。現在，他一定比那一天不得不堅持奴隸販子死刑的時候更快活吧。

十二月國會開會時，總統個人正在不斷地兩面作戰。執行宣言的重大日子快到了，而戰爭的命運却變化無恆，大部分都是不利的；朋友們對於他的做法懷疑，而敵人報之以輕蔑。他疲倦，他精神不振。有一位六年不見的老朋友見了他的樣子，十分吃驚：

「改變……簡直是可怕。他的鬍子長了臉上更加灰白……眼睛在他那大大的眉毛下面深陷下去，眼光似乎沒有了。……整個臉上佈滿了憂容，眼中流露出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這完全不像從前的林肯呵。」

不過，時間緊急了。戰爭雖已膠着，這激動的一年却望着它的流沙滾走。許多人說他不會敢執行宣言。事實上他却正在準備執行宣言的許多細節。南方存小部分的區域沒經加入分裂運動的免予執行，使全體能得到更明確的印象，宣言乃是一種懲戒性的手

段。同時他還要考慮新的困難，即被解放了的人將如何安插。如何能把他們好好的編入軍隊，如何他才有把握使軍官們把他們和白人一樣看待。他對於一種軼軼蟲 Tiger 很感興趣。這種東西會鑽進腳上的皮膚裏面，使人跛足，海地的黑人們大受其害。有什麼醫藥可以治這種東西呢？這種害蟲怎樣可以滅絕呢？與他商量很多問題的一位黑種牧師簡直是爲他發了狂。「他待我像一個人。他沒有一秒鐘使我感覺到我們皮色上的分別。」

天然他知道那宣言所含的矛盾性。英國報紙譏笑他，說他在令不能行的地方就解放奴隸，在他的統治區域，他都保留那制度，他讀了一定非常氣苦，危險的實際誰也不如他看得清楚，他經過了再三再四的考慮猶豫，才面對了它們，有一次他帶着他那種有表情的微笑，說：「我們像捕鯨人一樣，追捕了很久很久，才把魚叉插進了那怪物，可是我們必得小心自己怎樣把穩了航綫，否則他尾巴一擺，我們大家就都要落到永恆裏去了。」

一面他決心把已經解放了的黑人編入軍隊，因爲這軍隊原是爲了解放他們才組織起來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奇奇怪怪地把目標和手段混淆起來，而且許多例子說明解放他們不過是爲了不久就讓他們在戰場上毀滅，雖然如此，他却能夠把形勢的動心之處，

銘於異常適當而感人的言語裏面。勝利之後，有些黑色的人們會記住他們自己曾經招口閉嚴，把牙咬緊，把眼睛瞄準，把刺刀端平，幫助人類走向這偉大的完成。」

雖然他十分認真，他的幽默却總不會離開他。有一個神學博士的教士在新年以前來找他問宣言那天執行。林肯把眼睛霎一霎，說：「唉，博士，你知道彼得本來是要作那件事的，可是到了時候，他不幹呢。」

過後不久：「上帝容許人們把自己的同類當奴隸。他容許戰爭，他面前是一個奇怪的場面。我們在我們這一邊，求他把勝利給我們，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是對的；可是在那一邊的人也向他求勝利，相信他們自己對。他把我們怎樣想法呢？……至於黑人……他們將來會怎樣？我想起最初讀的幾本書中，有一本『伊索寓言』。版本很老，有些好頑的很粗的木刻，其中一張畫着四個白人用一隻臉盆裝了冷水，把一個黑人放在裏面刷洗，想把他洗白。剛剛他們覺得快成功了的時候，那人遭了涼，死掉了。現在，我們打完仗時，黑人也會着涼死掉子呢。」

林肯是這樣的懷疑者，雖然他剛剛還表現了那樣情感上的熱忱，雖然當新年來到的時候，他尖銳地感到了由他署名的文件所含深遠的意義。這文件不過是九月那一份的架子：

「在我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了一道宣言……其中除別事以外，有如下……現在，我，亞伯拉罕林肯，合衆國大總統，時當事實上的軍事叛變反對合衆國政府及其權力，現以身爲合衆國海陸軍大元帥所賦予的權能，入爲鎮壓上述叛亂軍事上的必要起見，於此我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第一日……指明諸州及……州內各部分……在叛變中」。（名單列出）

「……在上述諸州以及他州內諸部分一切被執爲奴隸的人民現在以及自今以後，完全自由；合衆國最高政府及其所屬海陸軍當局將承認并維持上述人民的自由。

「我於此禁止被宣佈自由了的人民採取一切騷亂行動，除非爲了自衛的必要；我並勸告他們，在一切可有的情形之下，爲合乎情理的工資而忠實勞動。

「我再進而宣佈使大衆週知此種人民只要適合條件，卽應爲合衆國服軍役以衛戍要塞，障地，據點以及其他地區，並且在上述軍役中使用各種船隻。

「誠懇地相信這次舉動出於正義，爲憲法所容許且爲由於軍事上的必要。我祈求人類對於此舉的周詳判斷以及全能上帝對此的恩惠。

「證實上述的一切，我簽下了我的手跡並加蓋了合衆國的印鑑。

「在我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又即美利加合衆國獨立第八十七年一月第一日，

成於華盛頓府。」

林肯自把草案寫好時缺少倒數的第二段。在除夕那天他向他的內閣宣讀。一般地說補充之點都沒有什麼重要。不過且斯指出來說，在這種事情上，提到神明原委是適當的。

「對，我忘記了，」林肯同意說，就把那一段加進去了。

在那天下午和元旦早上，他把文件好好抄了一遍。他興奮之至，以致寫了一封粗暴的信——總司令哈烈克將軍 G. B. HEIKER，談到軍隊首長之間紛爭的事：

「假如在這種困難裏你不幫忙，你就正在我需要你支持的時候，辜負了我……如果你不這樣做，你的軍事才藝於我沒有用處。」哈烈克抗議，當天林肯就把那信撤消了用的這樣一句漂亮話：「撤消了，因為哈烈克將軍認為暴戾。」

千百人民都湧到白宮來替他拜年，他不得離開他的辦公櫃子。下半年過了一半，他才回到他的辦公室來，一面拿筆沾墨水，一面對那候着他的簽字的西華德兒子說：

「我有生以來，從未像這次簽字時這麼有把握，覺得自己一定對。可是，今天早上從十一點起，我就在接見客人，握手不止，弄得我的胳膊都硬了，麻木了。現在，這些簽字是要受人仔細檢察的。假如他們發現我的手有些發抖，他們就會說：『他有悔恨

的心。」可是，不管，事情要這樣辦！」

這樣，在最後一刻，他的巧智和他對於自己的歷史使命的信心混在一起，不過，他知道前者是暫時的，後者却是永恆的。他預先看到從這一個戰時手段將產生一個平等底新公式以補足創國諸人所留下的基本觀念。他覺得這種種的幾筆將把自由帶給一切在奴隸制度的詛咒下面受難的無辜人民，其中最後的一個也非例外，無論是黑人。無論是黑白混血種像他多年以前在南方奴隸市場裏所見的那位年青姑娘，他們身上的鎖鏈都要被它粉碎。所以，慢慢地，堅定地，他在文件的腳下寫：

「聖伯拉罕林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解 放 者

(林肯傳第四章)

基本定價

中華民國卅四年  
十二月初版

原 著：魯 德 威 夷  
譯 者：楊 剛

美 學 出 版 社

重慶：五尺坎鐵板街六號

聯 營 書 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

……院門

慶 三 聯 分 店

重慶廠製印

